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天堂鸟



《天堂鸟》之 README

有人问我，《天堂鸟》是否是我的一部力作？我回答是啊。不过每一部我的作品都是我心目中的力作，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即使是对待文章，有偏颇的话，也会觉得不公平。

《天堂鸟》真的是个蛮可爱的故事，虽然依旧是“鬼话连篇”不过，和《知恩鸟》相比，“鬼话”少多了。而且，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又是短篇的布局，看起来不会太累。

City 我，喜欢天野朗晴，她是日下佳佑和天野云龙的孩子，却一点也没遗传父母的好脾气。（大多数人家都是这样子的啦），不过她不坏啊，肯为朋友牺牲鲜血呢！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她的脾气倒和小界是个契合，也许两人都是为对方而生的怪物！

本故事另一个主角天国界，如你所料，是个吸血鬼，有晕血症的吸血鬼？少见吧。

天底下唯一能让朗晴安分的人，象个训兽狮。把朗晴这个危险的老虎驯服得象个小猫一样。

还有就是几个被“小猫”咬到的人了。无辜牺牲品：苏·纳尔逊三世；有间谍任务的高庙增；精力充沛的三上，对朗晴的咆哮免疫的天野百幕川

唯一一个反派角色就是樱冢护了，他是我从日本漫画上摘录下来的人物。（哪一部日本漫画？忘了！）其实也不是一个太坏的人，因为谁都会有争强好胜的心，一直被压抑为第二，当然会不平衡。City 我有同情弱者的善良之心。

有人曾经质问我，为什么故事主人公都是日本化的双姓？City 先在此声明：鄙人绝对爱国！若在战乱年代，说不定还会是个英雄呢！取双姓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称呼对方的姓，很好听，也好区别。有同感吗？你也改个双姓的名字好啦，不过听说新规定了一部《姓名法》，想改个名也很难。

故事内容讲述一个本身能在天堂般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放弃了她模式般的“幸福”生活，情愿奔赴别人眼中地狱，并在“沦落”中找到了自己永恒的快乐。

这，听起来象个梦，的确也是我的一个梦。一个人，很难放弃身边的一切，因为不知道放弃之后的结果。象朗晴那样能找到幸福的追寻者，毕竟只能在故事里叱咤风云，而多数过着牵强生活的芸芸众生，当无力改变环境时，只能改变自己。其实我很同情也很佩服这样的人，他们能面对事实，勇敢搏击。而朗晴却只能算个逃避者，只是她能幸运地逃到小界的庇护下，能有她这种运气的人实在不多！（City 我好羡慕！）

故事的开始是“晴空万里”，结局是“雷霆万钧”。就象最后一篇中的TOP__“爱来之前，万里无云；爱到之后，雷霆万钧！”很形象。不过爱没那么可怕，祝福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有爱来临。不管爱得精彩还是平淡，都有不时的快乐，永世的幸福！

《天堂鸟》人物表：

天野朗晴：个性爽朗，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主人公，有点恋母情结，是天国界的感情俘虏。

天野云龙：朗晴的父亲，除魔驱鬼家族天野家的长男。七十二代的天野家族族长。

有点毫无原则的善良。

天野世人：天野家族第七十三代族长，继承天野云龙让出来的位子，不是直系继承人。一点都没有野心。

天野百慕川：天野家族第七十四代族长。可以算是朗晴同一家族的哥哥，在学校是特异能力社的社长。对天野云龙崇拜得不得了，对朗晴却不在乎也无可奈何。是个体质不太好的男孩，为此老受朗晴捉弄。

日下家的老太婆：朗晴的外祖母，一贯的女强人。对所有的人的要求都很高，喜欢独揽大权。故事中所有很强的角色看到她都要逃。抱歉地很，没给她取名字。

日下佳佑：朗晴的母亲，是个温柔的美人，性格上有点软弱，和天野云龙是绝配。

（朗晴这么认为的）

日下佐依：佳佑的孪生姐姐，和修罗王双双出逃尘世。有着神农王的身份。很厉害。

不大会让她出场。

天国界：一个有恐血症的吸血鬼，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能征服朗晴的训兽师。

有点迟钝。

天国帝：用朗晴的话来说，是个漂亮得天地不容的吸血鬼，小界的父亲。以天野云龙为敌，却从未真正交过手。

苏·纳尔逊 III：纳尔逊三世，是个贵族，朗晴外祖母的妹妹的孙子。很会摆酷。

三上义(yi)：天野云龙的弟子，连天野云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留的他，抬杠的本领能和朗晴打个平手。倾心于小界做的饭。

樱冢护：特异能力社的副社长，樱冢家的传人，是个阴阳师。事实上本领比天野百慕川高强，但因为天野家的名声太响，所以一直屈居于百慕川之下。

高庙增：C大毕业的高才生，受命于日下家的老太婆，对朗晴的学校生活进行监视。

其实对朗晴往往很照顾。被朗晴称为“和尚”。

御风巳：几乎是所有大学不良团伙的头目，是那种学习好得一塌糊涂，打架也能得心应手的全能天才，并且被说成继承了天国帝的外表，天野云龙的风度。因为父亲管辖的原因，圈内人称“少爷”。最大的愿望是能和天野朗晴单独相处，偏偏朗晴忙得没空理他。也许是天底下唯一打得赢朗晴的人。

City

序

在我还小的时候，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听故事。

外祖父偶尔会在一个悠闲的午后给我讲许许多多的童话和传说。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无一例外地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传说里的天兵天将却总是人仰马翻。

惟独有个故事很特别。它发生在天堂——

祥和单调的天堂让一只不安分的小鸟发了疯。它想出了各种古怪点子想让那里的人们活跃起来。于是举办了天使舞会、派队、篝火节……于是天堂失了火；于是大难临头；于是上帝为了惩罚这只小鸟，把它逐入地狱……

“后来呢？”我问外祖父。

“后来？后来故事就结束了。”

“啊？~~就这样啊。”我意犹未尽。

“那你说会再发生什么事呢？”祖父希望能听到我的“高招”。

那时我的小脑瓜里也没有特别的点子，只觉得上帝好不公平哦，象拂落一粒灰尘一样，把那只小鸟踢出了天界。

后来，祖父过世了，我也渐渐长大，身边的变故让我知道——世上除了童话和传说外，还有一个“现实”。但天堂鸟的故事却时不时困扰着我。

于是我会想：天堂鸟被逐出天堂之后会去哪里呢？

它会到人间流浪吗？或许，还会去地狱闯荡吧。

但无论怎样，这只耐不住寂寞的天堂鸟肯定会开开心心地活给上帝看，向他证明——天堂有天堂的快乐，地狱有地狱的幸福。

外祖父，你对我这个自创的结局是否还满意呢？

——你的天野朗晴

天堂鸟 I

一只只能高飞的鸟，自愿坠入地狱，它要寻找的乐园，并不是别人所恩赐的天堂

@晴空万里

“你可以从这里带走三样最钟爱的东西。”外祖母把我领到自己的卧室，她的手指一一点过房内的所有的摆设：全家照，金质的奖杯，迷你的组合音响，奇形怪状的玩具……“然后永远离开这里！”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虽然我早有预料，但在十八岁的生日之际就要这样被赶出家庭，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什么才是我最钟爱的呢？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十八年，我到底会眷恋什么？

“你可以慢慢的想，在午夜 12 点之前做决定吧。”

外祖母真是一个苛刻的人呐，把一切都计算的那么精确。她只允许我在这所房子里呆过我十八年来的最后一个日子。我可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哟！

不会让她等那么久。

“最钟爱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就已足够了。”我的目光扫射着房间里的一切，“但很遗憾，这里没有我最钟爱的东西。”

我慢慢走出房间，走下楼，母亲正很担心地坐在客厅里。看见我下来，她很紧张地站起身：“外婆没有为难你吧，你们没有吵架吧……”

“怎么会呢，妈妈。”我尽量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今天可是我的生日，我才不想吵架。”

外祖母面容严肃地从楼上下来，她来到花园，向来参加我生日宴会的宾客和朋友们宣称：“这孩子选择了一无所有，从此不再和日下家族发生任何关系！”接下来是宣布取消我的继承权，警告家族成员不得以家族名义向我提供帮助……十几年前的怨恨终于在这一刻痛快地报了愁。

该怎么说呢？此刻我的心情反而很轻松。令我恐惧的事，结果再糟糕，但终于过去了，一直害怕的我现在反而不怕什么了。不必担心如何应付母亲愁苦的脸和外祖母不知何时会射来的幽怨目光。

但现在这个时候，可不能表现我的轻松，每一位来宾正以一幅同情的目光看着“落魄”的我。母亲也在我身后饮泣着，本来就水汪汪的大眼睛，现在蓄满了泪水真的，很美！

当然现在也不是我欣赏陶醉的时候，我走过去安慰这个一筹莫展的女人：“妈妈，别太伤心啊。我已经在外面租到了房子，也找到了室友，我们办好了所有的储蓄，也买好了保险，还添置了家具，并且离学校和我打工的地方都不远，我会用功读完这半年书并且考上大学的，我已申请了好几家学院呢，就等联考了。”

“照这么说，你都安排好了，根本不必我担心嘛！”母亲一下收住眼泪，但还是显得很委屈，“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想让你有个惊喜啊！”虽然我知道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但宴会场上的气氛毕竟活跃了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和外祖母不和，外祖母对我的排挤是在意料之中吧，况且，他们都知道我不是那种离开家庭就会饿死的人。

“很抱歉，虽然现在我还是主人，但想先告辞一步。”宴会才开到一半，我就想开溜了。

“回公寓吗？”

“是啊，室友在等我呢！回去晚了，她会不给我开门的！”

“嗨！还有门限啊。”母亲终于笑了，她的笑容比泪水洗面的样子更动人。

“你现在走出这个门，便永远也不可能迈进来了！”外祖母提醒我。

“恩！”我凝重地点点头，小心翼翼地迈出那个门槛。回头时，宴会依然在进行着，母亲向我挥着手，外祖母立在阴影里板着脸。这不是她苦苦等候的一天吗？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就象我的名字一样朗晴。十八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雨后的晴日呢，我在阳光普照的时候诞生在这个屋子里，紧接而来的是孛生妹妹雨痕，她比我更幸运，出生时遇见了彩虹，所以才有雨痕这个名字吧，她的生命也象名字一样，多彩而又短暂。如果她依然能活在我们身边的话，谁能保证我们不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呢？

如果真的这样，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也不会孤零零地走在人烟稀少的大道上缅怀过去的日子。不过我依然憧憬着将来。或许我得不到外祖母的祝福，但总有人会为我的生日举杯相庆，真想赶快飞奔到公寓，那才是我的家嘛，

或许气氛有点怪，但我的将来可不会“一无所有”。

@天国无界

说起现在和我同居的室友，实在也是个很奇怪的人。“物以类聚”吧，严厉的外婆，善变的母亲，不负责任的父亲，现在又有了一个敢于翻天覆地的室友。

天国界。听这个名字就有点怪怪的，和她相识的前后，更是怪的离谱：新学期开始没多久，辅导教师就命令高三的学生停止一切在校的课外活动。这次的球赛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高中的练习了。

一开始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不知从那里飞来的“导弹”球，快、狠、准。只觉得扑面而来一阵旋风和剧烈的疼痛感。我马被簇拥着来到医疗室。

“被眼镜的碎片扎到了？呀！流了不少血。”医生一面替我包扎，一面安慰我，“还好，没伤到眼球。”

还好？我真想宰了那个投球的家伙。但好象不用了，他们说，那个投球手也被送到了医疗室，比我更痛苦地躺在床上晕厥了。

晕血症？有没有搞错？我才应该是有权利呻吟的人哪！

结局是：我捂着受伤的左眼，非常“好心”地去探望隔壁房间的凶手。

“天国界”？她的病例单上这么写着。哼，哼！我不会忘了你的！

事实上伤口还没有怎么好，我就已经把她给忘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反正我也是个会时常出意外的人，如果每件事我都要计仇，那可有的我好忙的。但千不该万不该，她要在餐厅里重演这出悲剧“这到底是什么？！”随着一声女人的尖叫，一杯番茄汁脱手而出，然后一滴不漏的撒在我的校服上。

“朗晴，千万不要生气！”陪同我而来的同学连忙把我按在椅子上，并固定住我的头，不让我看到背后的肇事者。

“我有吗？”强按耐住怒火的我，表情一定很难看，但大人有大量的不准备计较了。

偏偏却有个不怕死的，冲到我面前。

“真是对不起，如果不介意的话，就让我来替你清洗校服吧。”一个看起来很面熟的女孩跑来致歉。

“哎呀，没关系的，乘天野还没有介意这件事，你就快回去吃你的午饭吧。”我的同学把她推到一边。

“这怎么可以？我天国界可从来不推卸责任的。”她很勇敢再次挤到我面前。

“惨了。”不知谁在边上小声地喊。

天国界，天国界？我用手指敲着桌子想着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哦！”我拿筷子直点她的鼻尖，“你就是上次用球打中我脸的人？”

“哎？！”她好象很无辜，“什么时候？”

“在你晕厥之前。”

“哇啊！”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仿佛见了鬼一样，“你……你就是那个流了一地血的人？”

她好象刚醒悟过来，因为我的脸上还有上次受伤残留的痕迹，但为什么她的表情就象受伤的人是她？

“现在明白为什么叫你不要靠近她了吧。”围观的同学在她耳边小声的说：“她可是我们学校鼎鼎有名的……”

“不良少女！”对方没敢把话讲完，我就把它接了下去。“对于我来说，你就象是送上门来的‘点心’唷。”

天国界好象吓呆了，象一根树桩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把语气变得更加邪恶一点：“好久没有动手了，你来陪陪我吗？”

“……还好，还好，没有留下伤疤。”她可真大胆，脑袋凑得离我很近，目光在我脸上游走着。

“你在说什么？”

“在说你没有因为我而破相啊，我很担心呢。”

“什么嘛，迟钝的家伙！我在向你挑战哎。”

“我？”她东张西望，“为什么。”

“想和你打架而已。”我有点不耐烦了。

“但是你上次的伤还没好呢，况且打架会流血。”

我倒忘了，这个女孩有晕血症。那岂不是很有趣了吗？

“你怕血吧！所以才扔番茄汁？但不管有什么原因，今天我是找定你了。”反正刚开学，又没有体育运动，无聊的很。

“就算我不晕血，但打架会流血，也会让你痛吧！如果你真的看我不爽，作为赔罪，我帮你洗一学年的校服好啦。”

“我才不要！”怎么会这样？第一次碰到对手即不拔腿就逃，也不莽撞行事的人。

难道到了高三大家都象长大了一样，就我还象个小孩子吗？

“喂，喂。天野的校服从来不用洗的，她每个星期都扔掉一套。”边上又有人好心地提醒她。

“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没想到这倒触怒了她：“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还不能实行校服制！而你在这里每星期扔一套？”

这家伙是学生会的吗？管得好宽。校服的事都是因为外祖母的规定，她拼命的改造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彬彬有礼，形象端庄的淑女。虽然一直都在白费劲。

“喂！怎么人都围成一堆？这里可是餐厅！”值勤的老师跑了过来。突破人群看到了一直令他头痛的我。

“天野朗晴？现在才刚刚开学耶。你在餐厅里……”

“我知道，若要打架的话，我会到外面去的。”这点面子总要给先生的，到了高三了，双方都希望相安无事。

“都回去吧，马上就要上下午的课了。”老师把那个天国界远远地拉离开我，仿佛怕我欺负她一样。事实上被欺负的人是我哎！没看到她对我凶巴巴的？

真不爽，那个天国界，这回真的记住她了。

十八岁的生日转眼就要到了，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我猜都猜的到。所以乘现在还是秋天我要安排好退路。

“你一个人住吗？”置业公司的小姐多虑的问：“不嫌太大了吗？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同居者，相对来说，房租也会便宜点。你还是个学生吧？”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换上便服的我，还是学生那种单薄的样子吗？

两房一厅，煤卫独立，高层。条件不是很好，房子也不太大嘛，一间做

卧室，一间做书房，地段和房型都和我意，况且只住半年，租金对我来说还负担得起，因为从八岁起我就开始存钱，就为了以防十八岁的那天，不会被外祖母踢出家门后，流浪街头。银行卡上的高额数字，一半还得感谢母亲的大力支持。不过有个室友也不错，可不可以饲养宠物代替呢？

去签约的那天，打死我都不相信会遇到冤家对头天国界。

“你们都是学生吧？一起住不是很好吗？”经理指着做在角落里的一个女孩，“她要的房型我们一时无法安排，两个女孩住一起既安全又能互相照顾。”

是谁呢？好象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

“嗨！天野朗晴。”果然是熟人。

我的妈呀！天国界！她好象没事似的，笑着向我打招呼。

“你们认得啊，那样更好了。”经理笑眯眯的。

好个头！我真想在他半秃的脑袋上敲一拳。要我和天国界住在一起，以后被她凶的日子岂不是更多，让我这个最容易出意外的人，和她那个会晕血的家伙同居，还有安宁的日子过吗？

“你也要搬出来住啊。”她关心地凑上来，害我紧张的倒退一大步。“我是因为母亲要去度她的新蜜月，但我想继续留在这里读书，毕竟已经到高三了嘛！但又没有长辈可以来照顾……”

谁要听你的家庭史？我心里在喷火，但却说不出口：“我……这个……”知知唔唔，这哪象我一贯的作风呢？但为什么，在天国界面前，我就感到无形的压力。她总能夺人声势。不！偏偏是夺我的声势。

“感情这么好，一起住不会有问题的。”经理开始起草文书了。

“我要和天野一起住了吗？没有我要的房型了吗？”

“很抱歉，小姐。但你和同学住一起不会觉得受委屈吧。”经理说。

怎么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不问我会不会受委屈呢？这可是我先订的房子哎！

“啊，没关系的，以后就要和天野一起住了。”她转过身，面对我，“请多多关照啊，我会帮你洗校服的，不会再让你浪费了。”

说的好伟大。但有一刻我迷惑了，天国界好象不是一个计仇的人，也许这也是她迟钝的一种表现吧。隐隐有种感觉，我的生活会有巨大的变化。这种感觉只有在雨痕夭折的八岁那年有过一次。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个能翻天覆地的人。

结果，我和天国界搬到了一起。

“朗晴！别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

“朗晴！不要浪费水！”

“不会做饭就别在厨房瞎折腾。有我在，你不回饿死的啦！”

“朗晴！帮我杀鱼。”

“哇呀！血！”

……

这就是我的同居生活。真的很热闹！

小界（现在我是这么称呼她了）是个温柔起来让人怜爱，怒吼时，会让我躲在房里痛哭的女人。但若不是她在我身边，不会洗衣煮饭的我，生活绝对不会这么井然有序，至少现在我很少打架了，因为每次我受伤回家，她准会惊叫得全幢楼都震撼，然后哭得好象我做了天大的坏事一样。不过在我的

训练下，她晕血的次数也少了。

我们两人，在互补互助下迎来了冬天，迎来了我的十八岁生日。

走出了日下家族的产业，眼前渐渐变得热闹起来，我住的公寓就在不远的前方。小界说好要给我举办生日聚会的，不过条件是我要在九点之前回家。现在还差三分二十秒！

我放弃了迟缓的电梯，直接爬到十二层。按了门铃却没有人开门。

“不会吧，我只晚了一点点！”我用拳捶着门，“小界你太无情了吧！”

“你说什么？”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天国界一脸臭臭的表情。

“没什么！”我矢口否认。

“生日快乐！”门终于打开，扑面而来的是飘散的彩带，热闹的气氛，所有的朋友都在屋子里，祝福声快掀塌了天花板。

这……这就是小界所说的生日聚会吗？太……盛大了一点吧。

“大家一直在等你呢！”小界把我推到人群中。

“好棒！”这是我唯一的评价，这比起在日下家族的祖屋里举行的宴会对我的意义更重要。

“结束了吧？”小界问。

“什么？”

“就是和外祖母的关系啊。”

“恩！”我点点头，“但现在我不想谈论这个。”

“好，去许愿吧。”她拿出了自己亲手做的生日蛋糕，这可是我第一次看着自己生日蛋糕是如何做出来的。

十八岁的愿望很简单：“愿我身边的人都能快乐。”

“为什么会许这个愿，我以为你会祈求金榜题名。”

“这可是特意为你许的愿呢。如果你能开心一点的话，我的日子也回好过一些吧。”这是大实话。

“什么意思，说我虐待你吗？……其实我蛮快乐的。”她东张西望。

这就好。和她同居的日子真的不赖。小界就象个女主人，殷勤地照顾着每一位客人。

连当初为我们找房子的经理，也俩参加聚会了。

“我说过，你们住在一起会不错的吧！”他自夸着。

真想告诉他，当时我再冲动一点，就要对他举菜刀了。

时针渐渐挪过十二点，我的生日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结束。躺在沙发上，无力的看着小界忙碌地整理着凌乱的房间，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如果你过十八岁的生日，我会把它办得更热闹的。”我说。

“我已经过了十八岁了，小丫头。”她揉揉我的头发。

什么？小丫头？我可一直认为是她的保护者。或许在她眼力我真的只是个什么都不会做，只会滋事逞强的小丫头。

“快去睡，明天虽然是双休日，但是要补习！”

乖乖的，我去了卧室，在睡梦的迷糊中，客厅的灯好象亮了一夜。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在乎呢？即使我曾对你张牙舞爪过。难道这就是对上次事故的赎罪？你能坚持多久？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

天国界……天国……如果天国有界限的话，我一定不会相信！

@同居时代

早上醒来，洗的干干净净的校服放在床头。现在我只有两套校服了，一方面是因为外祖母的不再资助，另一方面是因为小界的管制。

我反而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日子了。

早餐在微波炉里，今天要带点什么书，都一一列在便条上。天国界早早的到学校去了，而我总喜欢多捱几分钟。

又快迟到了！我可不想再后门偷偷溜到座位上，那样危险度很高。如果是别的老师还可能当做没看到，但今天第一节是语文课，那个腹藏炸弹，眼冒金星的高庙可是“四大名捕”之一，最会变相体罚了。

呼，还好！到了校门口还没有打预备铃呢，大概小界怕我迟到，把家里的钟都拨快了。

我磨磨蹭蹭地走在楼梯上，难得体验休闲的心情。

“有没有听说，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个‘双天搭档’？”

“是不是那两个高三的天野朗晴和天国界啊？”

“听说她们还住在一起呢！真不知天国界怎么会和那种人住在一起？”

“那种人，走在她身边都会觉的冷。”

那种人？指我吗？这一群人竟敢在我面前议论我！

“日下家族的大小姐：天野朗晴吧，她可是十足的危险人物呢！传闻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设计害死了孪生妹妹，最近又听说，她被日下家族赶了出来，报纸上都有的登哎！”

“她父亲不是天野家族的长男吗？还未生下他就失踪了。”

“日下家族不是和鬼有联系嘛，她母亲嫁给了历代负责驱鬼除魔的天野家，但听说她阿姨却和修罗鬼私奔了。”

“是不是真的？”

“这故事都快变成我们这个城市的观光历史了。”

“……”好详细，比我这个幕内人还要清楚！我都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了。但是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家事，是会受到报应的。他们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要不要我来给你们做点补充啊？”我皮笑肉不笑的凑上前，

“天野？你……这么早……？我……我们……”

“我也后悔来的太早了。”我甩甩手脚，呆会儿会很有用。

“我们……不……知道。”

“太可惜了。但以后说别人长短的时候，应该留意，那人是不是就在你背后！”说完，我就对着为首的人挥去了拳头。

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我清晰地听到他的惨叫和骨头破裂的声音。这个学校真是无聊，根本找不到和我匹敌的对手。

“站起来啊！有种的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好象已经有一群人倒在地上了，但我的怒气才刚刚升上来，为什么我会那么嗜血？

“够了，住手！”好象老师来了。分开人群，走在最前面的是高庙增。

“是你啊。”他好象预言家一样，“开学至今，我想你不会安分得这么久的。”

“至少我今天可没有迟到。”打架这等大事是要惊动教导处的，象高庙这样的小角色也只能管管迟到和纪律的问题。我不会栽在你手上，不要一副得意的样子。

高庙增，这个C大毕业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人，竟然能当中学的教师，简直亵渎教师的职位。进校的短短几年就被冠“四大名捕”的称号，可见他的手段有多毒辣，而且还“丰富多彩”。他的志愿就是要那些被他惩罚过的学生，心服口服。

在被押送至教导处的途中，高庙增的目光一直都未曾离开过我，干嘛这样？我又不会逃。

口头的警告，八百字的检讨。这件事就算完结了。

“老师和学生的反映很大呢，朗晴。”校长私下对我说，“倘若下次再发生这种事的话，我可就众意难为，要让你退学了。”

高三退学？不是开玩笑吧？但校长好象真的十分为难的样子。想想进校至今他为我开脱过不少次了，我也不想再麻烦这个老头。

“放心吧，我不会在校内打架了。”我保证，其实也不知是否能做的到。

“今天没迟到吧。”放了学，小界问我。

“没有。”我咕哝一句。然后等着她来责备我打架的事。

“那就好，以后每天这个时间出门，就不会迟到了。”她象没事似的对我笑。

不会吧，即使我们不同班，她的消息也不该这么闭塞啊，

“今天我又和别人打架了。”鼓足勇气我对她说。

“哦？”

“去的早，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样啊。”

“喂！你怎么这种态度？”

“我……怎么啦？”

“讨厌！”对于她的无动于衷，我好气愤。原来她根本就不关心我。什么同居者嘛，连想从她那里听到责备的话，都那么困难。我转弯奔向另一个方向，不和她一起回家了！

不回家又能干什么呢？路上车来人往，大家都很忙的样子，街区的公园里，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正玩的不亦乐乎。

无所事事的，我去了网络咖啡馆。在网上漫步到天黑，知道显示屏的另一端有人过着比我还要荒唐的生活。他们挥霍着精力、时间和金钱，却在网络上炫耀般的呻吟着自己的空虚，真不知道和这些人聊什么。

“咦？天野朗晴？不回家吗？”一个毛骨悚然的声音钻进我鼓膜。

今天是不是大凶之日？又碰见冤家对头高庙增。早上就被他看好戏，现在又让他瞧见我很颓废的样子。

我紧盯着屏幕，摆出一副“我不认得你”的表情。

“你还穿着校服呢，这么快就不准备认老师了？”他干脆坐到了我边上，“没有机器了，就和你合用一台吧。”

好不客气！出了校门，我才懒的理你。

“你不用吗？那就让我玩MUD吧。”说着就抢走了键盘。

“泥巴”游戏？好幼稚！这个C大毕业的高才生也会陷在里面拔不出来？

“哇哈哈……！”我当场暴笑出声来。

“干……干什么？”他窘红了脸。场内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们。尤其是他手足无策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教师的风范。

“让给你吧！”端了饮料我就走。让偶像教师当众出了丑，心情一下大好

起来，但不妙的是，抬头看表，已经过了门限了。

现在我若回去，小界一定会连刚刚的那笔帐一起算。为什么当初会选高层楼呢？如果不是住在十二层的话，还可以想办法翻窗进去。

出了咖啡馆，自己都不知不觉的在往回家的路上走。低头想着回去的借口，迎面撞上一个人。应该说是它直挺挺的竖在那里让我撞的。

哇！天国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小……小界，刚刚我……”我是想说对不起的，但却说不出口。

“对不起。”

什么？！这句话却被她先说出来了，感觉就象在梦里。

“为什么？”我问，象个傻瓜。

“刚才没有在意到你的心情，真的对不起。”她好象很懊恼，“你以为我会骂你两句吧。”

“是啊，无论你说什么都好，但你却什么都不说。好象我不存在一样。”

“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气晕了吧，关于我打架的事。”我很小心的问。

“这倒没有！我认为不管你做什么，都有原因的，即使打架也一样啊。”

她好象很了解我，但我却对她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很坏的人，受到小界的照顾，还要给她添麻烦。

“为什么不吭声了？”她问。

“小界。”考虑了好久我才说，“你是不是认为，和我住在一起很麻烦？”

“是啊！”她回答的干脆利落。

好坦白！

“我就知道自己不是个称职的同居者。”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称不称职，应该是由我来评定的吧。”小界说，“只要我认为可以就行了。”

“那么我还可以喽？”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马马虎虎。”她斜眼看我。

这是什么话？我嘟着嘴。

“朗晴是个很善良的人呢。”她终于夸我了。善良好象是种美德吧，我真的有那么好吗？

“真不知道，在咖啡馆里被我作弄的高庙增，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班的高庙先生吗？就是他打电话通知我，我才知道你在哪里的呀。”

“咦？那个和尚？也会做好事？”我有点搞不懂，这就叫人心叵测吧。

“为什么要叫他和尚？”小界迷惑地问。

“因为啊……”

我们已经到了家，声音渐渐湮没在电梯里了。很快十二层里就会有一盏灯亮起来。

也许这个城市有许多象我们这样的同居者，这些都是由独立生活的憧憬和群居生活的本能造成的，所以避免不了有磕磕绊绊的事。

但无论怎样，请珍惜身边的伙伴吧，毕竟他（她、它）已经介入了你的生活，就象我一样，不也接受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天国界吗？

“祝福所有的同居者们，都有丰富、快乐、精彩的日子。”

这就是 1204 室房门上的标语。很不错吧。

@兼职英雄

高三的学习生活的确很紧张，但我却忙中偷闲，有一份兼职的打工。那是在一家食品配菜店里做外卖。这份工作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离家不远，又可以骑车运动，还有可观的薪水。

那里的老板娘是一个很和气的寡妇，带着一个还很小的男孩，她不是个有野心的女人，生意一直维持着不大的规模，但东西都很精致可口，在这一带名气不小呢。小界也常来帮忙，老板娘都显的很热情的样子。

这个时节已经开春了，对于高考的日子，大家都开始了倒计时。

“你不会很忙吧，”老板娘关心地问，“我可以给你少安排点班。”

“没关系的，到了考试的时候，反而是最轻松的日子。”这是我一向的论调。

“那么，多注意身体啊。”老板娘为我加油，她还给了我一包亲手做的枣泥糕，这是我和小界都喜欢的点心，一路上，我强忍着食欲，不让自己半道上就把它统统吃光，虽然到了家，一大半仍是我的份。

第二天是休息日，也是店里最忙的时候。很早我就到了店门口。

老板娘好象一夜没睡的样子，在店堂里忙碌着，也没有顾上照看孩子。

“很忙吗？”我问，昨天还没那么忙呢。

“是啊。”老板娘终于可以停下来歇口气，“昨天很晚了，却接到电话定单，说是日下家的老夫人今天过寿，要送百打的寿桃过去。”

“那个老太婆！”我已经忘了今天是外祖母八十大寿了。

“什么？”

“没什么。他们应该早一点送定单嘛，也不必让你忙成这样。”我愤愤不平地说。

“他们是大客户啊，我们一直受日下家族的关照呢！等我把点心包扎好，又要劳动你送过去了。”

何必那么客气呢？我只是个打工的而已，老板娘的心肠太软，才会这么辛苦。

今天会很忙，小界昨天给别人补课到很晚，我不想叫醒她，还是自己多跑几趟吧。

于是我说，“我先带孩子去吃早饭，等一切打理好了，就送过去。”

“那就多谢了。”老板娘什么都好，就是客气得让人吃不消。

日下的祖屋在市郊，我从小路穿过去。倘若不是熟门熟路的话，要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

今天祖屋里好热闹，金字塔的高层都陆续地往这里聚集。

“送外卖！”我从边门走进厨房。

今天有什么大人物吗？一路上的检查都好严格。

“嘿！不要在厅堂里东张西望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保镖，对我粗声粗气的喊。

“人家只是看看嘛！”我的真正目的是想看到母亲而已。她不在客厅，会不会在卧室？在偏厅？

“没什么好看的，放好东西快出去！”他竟然过来把我往外拖。

“放开我！”我也怒斥道。

“在干什么？宴会还没开始就吵成这样？”这庸懒的声音我好久未闻了。

“表少爷。”保镖终于松开了我的手臂。乘这机会，我头一低马上开溜。

“别想跑，朗晴。”当做没听到，我往外冲。

“你母亲在会客厅，难得来一回，不想见见她吗？”

“卑鄙小人！”他竟然利用我的弱点牵绊我。

“谢谢。”

我的这位远房表哥苏·纳尔逊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令我头痛的一个。自大、傲慢，而且是花花公子的典范。

“好久不见呐，苏。”既然被他逮住，只好听天由命了。

“是好久不见噢。”他懒懒地笑着，“自从你被扫地出门，这是第一次看到你，还是这么有精神嘛！”

“托你的福……”

苏得寸进尺，一把搂住我的肩，对刚才那个保镖说，“你知道这是谁吗？她可是天野家的长男和日下家最引以为豪的次女的爱情结晶。”

那一套话，唬得对方一愣一愣的。

“他们的爱情结晶是天野雨痕！才不是我。”

“！”他好象有点吃惊，“原来你还是很在意的嘛。”

“少捉弄人！快带我去见母亲。”我也不知道刚才怎么会说这种话，肯定是看见了苏，而丧失了理智。

“别急嘛，反正姨婆不会那么快下来。不和我这个唯一的表哥叙叙旧吗？”

苏的祖母和我的外祖母是姐妹，什么表哥，我才不愿意承认和他那么懒的人有血缘关系，虽然我也不勤快。

“纳尔逊三世！敬请您让路。我自己去会客厅。”

“怎么一下说的怎么正经？”他倒吸口冷气。

我拨开这个算盘珠子，径直走向会客厅。希望别再让我碰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人。

“朗晴！”

我有不祥的预感，但却不得不转过身。

“爷爷，奶奶。”

“这丫头，来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祖母把我搂到胸前，很心痛地说，“搬出去住的日子还好吧？”

“还好啦，我不是胖了吗？”我边说边从祖母的怀里逃出来，从小最受不了的就是她这一招。

“那姓日下的老太婆，凭什么说把你给踢除日下家族？你可是我们天野家的孙女哎！”爷爷好象对这件事还是不能释怀。

“我知道，我知道。”我连连安慰两老，要他们压低声音，这可是在日下家的祖屋里，隔墙有耳嘛。

“当初可是她拼命争取你们的监护权的……”祖母又开始唠叨了。

好想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联姻的呢？不过祖父祖母还不是不记前嫌来拜寿了吗？日下和天野两家真有说不完的牵连。

“呆会儿见吧，爷爷、奶奶。”我把两老送到前厅，兀自松了一口气，这会总可以让我看看母亲了吧。

妈妈在会客厅里面拟订着今天的节目单。

我就在门口静静地看了一会，然后默默地退出来。

“这么快就要走，连话都不说？”什么时候，苏悄悄地站在我身后？

“你这样子，会害人短命的！”

“除非有人做亏心事。”

“我又没做亏心事，又不是我愿意跑进来，只不过送外卖而已。”

苏在偷偷笑，笑我的不打自招。

“原来你在外面还在兼职。”

“那当然，不象某些人，坐吃山空。”

“算了，还是吵不过你。”苏举手投降。

“我才不想和你吵呢，无聊透顶！我还有东西要送过来。”

“那就让我来送你。”

“不敢劳动您。”

“就让我为那可怜的，遭人遗弃的表妹献一下殷勤嘛，否则，我怎么好意思来继承你们日下家族庞大的遗产？”

原来，新的遗产继承人就是他？听他的口气不是很高兴的样子，不会是嫌那笔钱太少了。不过作为日下家族的继承人，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我相信他也是被我外祖母设计陷害的不幸者。

“我同情你。”在他肩上拍了一掌，我忍不住偷偷躲到一边放肆的大笑。

“你不必表现得那么明显嘛。”可怜的表哥一扫往日庸懒，潇洒的神情，如临大难般的颓丧。

当那部香槟色的宝马停在食品店门口的时候，正巧遇上了想过来帮忙的小界。

“这是……”

“我租来的车，和租来的司机。”我不想和这浪得虚名的花花公子有关系。

“嗨！我是朗晴租来的表哥。”没想到苏还厚着脸自我介绍。

“喔。”小界迟钝地点点头，“我叫天国界，朗晴的同居者，请多多关照。”第一次没人欣赏苏的幽默，这令他很惊讶。

“知道今天会特别忙，所以来帮你噢。”小界已经干起店里的活了。

这里不是有个免费劳工嘛，我勾勾手指，苏乖乖地把大包的点心搬到车上，让这个我一贯看不惯的表哥做苦力，真是太爽了！

“笑咪咪的，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小界绕到我身后问我。

“当然有，回去再告诉你。”

苏终于搬完了所有的货，那张略现苍白的贵族的脸，更是累得毫无血色。这可不能怪我，谁让外祖母定了这么多寿桃，一大半都是浪费掉的，小界最恨浪费了。

“我做完了！”苏向我邀功。

“恩，还不错……那你为什么还不走？”我踢他一脚。

“你不和我一起走吗？”苏很惊讶。

“为什么？已经没有我的事了嘛！”我在装傻，明明知道苏是奉外祖母的命令，要带我去日下家的祖屋。虽然她曾说过，不允许我再跨入日下家的大门，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想在她生日的那天看到我的脸，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真卑鄙的够可以。我才不轻易地如她的愿呢！

正当我和苏对峙的时候，老板娘跑了出来：“朗晴你还没走吧？”她问，手中捧着一个漂亮的糕点盒，“这是给日下家老夫人做的寿礼，我特意赶制

的呢！你能帮我带过去吗？”

“……？……好，好吧。”看着老板娘渗出细细汗珠的脸，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我都不忍心破坏她的好心情。

“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日下家经常对我们的照顾。”

“我会把话带到的。”我保证，突然觉得老板娘好可怜，那个老太婆这么利用她，她还觉得受恩于别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宝马的跑车本来就不太大，在堆满货物的空间里，我只能抱着老板娘的心意坐在驾驶座边上。

“干嘛一副自我嫌恶的表情？”苏一边开车，一边留意到我的闷闷不乐。

“看前面啦！我可不想你把车子开到逆车道上去。”因为捧着个巨大的点心盒，我的视线被挡去了一半。无聊中，便悄悄地打开了“老板娘的心意”。

是个大蛋糕！很好吃的样子。蛋糕顶层有几个可爱的糖人，是卡通的寿星公和一群孩子。大概是取子孙满堂的意思吧。

我坏坏地一笑。拈起一个糖人把它给吃掉了。

“喂！你在干什么？”苏可怕地大叫，把车子开成S形。

“鬼叫什么？！”我不以为然，味道真的很不错哎，与其被浪费在宴会上，还不如现在就被我品尝，老板娘的手艺真是一流。再说外祖母看到糖人的造型也许会认为是在讽刺她吧，不要吃力不讨好。

苏还在为此冒冷汗，我抓起另一个糖人塞进他嘴里，现在他就是共犯了，同甘共苦吧。

“真的很好吃。”苏终于点头认可，我乘他还没有上瘾，连忙把剩下的糖人都保存到肚子里。

等我们赶到祖屋，宴会已经开始了。看来买日下家族面子的人还真不少。外祖母还没有下楼，母亲权当女主人主持着露天的宴会。

我和苏挤到院子里，看着服务生把老板娘的蛋糕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这么漂亮的蛋糕简直是无与伦比。只是谁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品尝过了。

“嗨！朗晴。姨婆在偷偷看你哎！”苏的眼光还算锐利。

我早就知道外祖母在二楼的窗口偷偷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反正我来就是给她看的，没什么好脸红。

“姨婆对你还不错嘛！”苏不明真相地说，“虽然把你赶了出去，但还很关心你啊，就算能远远地看着你也好。”

“哈！”我冷笑一声，“才没你想象的那么伟大，她想看到我的理由，只不过是想要看到这张脸而已。这张和雨痕一模一样的脸。以前她想雨痕的时候就会看着我这张脸发呆，看得我毛骨悚然，现在她想看，还得费尽心思呢。”

“是吗？她也很可怜啊！”苏的同情心有开始泛滥。

“害得老板娘熬夜，连小界也要在休息日来帮忙……我才不会同情这个以为钱能办到一切的女人呢！”我板起脸。

这个话题就在我们之间冻结。为了缓和气氛，我只好扭头东张西望。

今天的宴会盛大得有够奢侈，虽然这是外祖母的爱好，但她好象邀请了许多我很陌生的客人。大家在歌声美酒中畅谈，一点也不象是个老人的寿宴。

“好热闹噢！”我说，同时也看到在华服的人群里，表情呆板，动作紧张的保镖。

象是一道风景线穿梭在院落四周。

“都是些政府的保安呢。”苏向我透露内情。“雷将军今天也来了。”

那个有着“雷神之椎，战神之剑”称号的雷将军吗？近来战场无事，他倒很空嘛。

姓雷的是外祖母的至交，两人相识的时候，一个是待嫁少女，一个只不过是预备役的军官。几十年来，不知凭着什么本领，姓雷的爬上了将军的地位，而且还“威名远扬”呢。人家都说是凭借日下家的财力，他来祝寿，给老太婆撑足了面子。但我知道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可是母亲忠实的影迷哦！就连母亲隐退结婚之后，他依然是紧定不舍的人之一。

谁让我有个混蛋老爸，放着妻儿不管而让别人有机可乘呢？不过母亲的毅力实在吓人，雷将军的进攻少说也有十几年了，她却看不出有任何的反应。

今天的情景和往常一样，只要随着保镖的包围圈，就能看到雷将军高大的身材，而顺着他的目光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

我向母亲走去，这在保镖的眼里，身份不明的我，可是对将军产生了莫大的威胁。

还没走到她身边，我就被几个魁梧的身影给拦住了。

“让我过去！”我恨得牙痒痒，这些狐假虎威的家伙，真想打上一架。

“抱歉，请和我们来一下！”他们想抓住我，而被我轻易地挣脱了。这样的拉扯在小范围里引起了骚动。

“怎么会那么吵？”雷将军懊恼有人打扰了他正准备献殷勤。而母亲则一眼看到了我。

“朗晴。你来了？没被外婆看到吧？”她很忧虑。象只快被吓坏的兔子。

“当然没有，我只是碰巧送外卖而来的。”我上前安慰她。瞥了一眼二楼的窗台。

看到我和女主人那么熟，一脸凶像的保镖才悻悻退下。雷将军却凑了上来。

“是朗晴啊！在外面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我是成人了嘛，当然会照顾自己。”我挺直了腰板回答，虽然比不上他的身高，但可以提醒他，连我都那么大了，就别再打我母亲的主意了。

这招好象无效，姓雷的仍在攻击我的弱点：“你外婆不是不让你再踏进日下家的吗？怎么那么快就打破你的誓言了？想母亲了吧！”他话里的意思好象我是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一样。

“朗晴是点心部派来送外卖。是我拖的来的。”苏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

“谁要你多嘴！”我踢他一脚，转过身指了指另一边，“喏！那就是我们老板娘赶制的蛋糕。”

“很美味的样子。”雷将军点点头。

“的确很美味。”我轻轻嘀咕一声，又很谗地看了一眼。这一看，吓得我心脏停跳一拍。

“糖人！糖人！”我急忙拉扯苏的衣服。

“你还没吃够吗？”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脸。

“什么啊？！”我扁他一拳，“快看蛋糕上的糖人！”

老板娘的蛋糕亭亭玉立地站在桌上，顶端立着几个小糖人。没什么特别。但是……“糖人不是被你吃掉了吗？”苏也很惊讶地问。

“你也吃了啊！不要说得象是我独食一样。”

“也许……是点心师现做的吧！”苏自我安慰。

“骗人！今天的点心都是从老板娘那里送来的；再说厨师又忙得要死，会管这种额外的事吗？”

有天大的疑问只要亲自去看就明白了。

我和苏走近蛋糕。苏乘没人注意，伸手把糖人摘了下来。两个脑袋都凑上前去，要看个究竟。

根本不是什么糖人嘛，而是蜡人，就是可以当蜡烛点的那种做成人形的装饰品。做成寿星的样子，端踞在蛋糕上。周围的蛋糕上都有这种蜡人。也许是准备在高潮时，点燃助兴的。

“我以为是在闹鬼呢！原来只是个蜡人而已。”这就叫做贼心虚吧。我重重地喘出一口气，把蜡人丢还给苏。

苏没接住，蜡人掉在地上碎掉了。

“呀！可惜，我去叫管家再拿一个来。”苏毫不在意地把它踢到桌子底下，对于食品以外的东西，他好象缺乏兴趣。

但是我吸吸鼻子发问道：“是什么怪味道？”

“有吗？”苏也学我的样子。的确有股刺鼻的怪味，不该在这些甜美的点心堆里出现。

“是硫磺。”我很肯定。这是火药的味道。

追根寻底，我们找到了火药的来源就是那个被苏踢到桌子底下的蜡人，从它破裂的蜡衣里漏出一小堆黑色的粉末。

“这究竟是什么？蜡人还是烟花呢？”苏再次把那个怪物拾起。蜡人被踩得扁扁的，蜡衣下包裹着黑黄色的火药，撒了苏一手。

看那火药的比例成分，蜡人头顶上点火的引线……

我开玩笑地说：“这就象是一个炸弹嘛！很老土的那种。”

话出口以后，我们两之间一片沉默。

“……”苏也想轻松地笑一笑，但我的玩笑真的好象是事实哎！

在证实管家没有订购任何蜡人以后，苏更紧张了。莫名其妙的蜡人，包含着炸药成分的硫磺，混在宴会中，只要有明火……

真不敢想下面可怕的场面，如果没有来这里就好了。但现在我要把母亲救出来。

苏悄悄地和警卫、保镖联系上。一时人群里涌动起一股暗流，所有的保安都在搜寻蜡人，但是蜡人有好几百个呢！他们能把每一个都找到吗？只要有一个漏网，就足可以在宴会上造成严重的事故。

我都有点佩服起破坏者的办法了。今天这个戒备森严的宴会，动用了庞大的警力，要在名目繁多的高尖技术的仪器检测下，把危险品带进会场，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用最原始的方法，把炸弹制成蜡人，虽然爆炸力大大减小，但可以躲过众人的耳目，连警犬都嗅不出来。

好聪明！只可惜策划者没想到，有人会对小小的蜡人感兴趣，苏会笨笨的把它打碎，又碰上我这个谗猫鼻子的人，这就是他的不幸了。

苏这时正忙得头头转，我告诉他，只要找到蜡人把它们的引线拔下来，炸弹就暂时失效了。

我也有任务啊尽快找到母亲把她带离这是非之地。

姓雷的怎么还在黏着母亲？我拼命想挤到他们那里。今天的危险事件八成是冲这家伙来的。还是把老妈带离开他身边为好。

“朗晴，”苏又跑来，“来不及了！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的蜡人的，桌子

下，角落里肯定还藏着几个。该怎么办？”

怎么办？我是超人吗？只能求上帝来管这种事了，问题是上帝听的到吗？是不是要结束宴会？如果我擅自做决定，外祖母会砍死我的。

我用甩头，脑子好乱，却看到为宴会中乐队搭建的高台。真是太棒了！

我一下子跳上高台，面对其下莫名其妙的人群，发挥着表演家后代的天赋：

“嗨！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宴会中有个特别的助兴节目寻找失散的蜡人。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蜡人了吗？还有很多这样的蜡人就藏在你们的身边，快看看四周，草丛里、桌布下……看谁能找到这些藏起来的小家伙？如果找到了，就拔去它们头上的引线，会有意外的惊喜！只要能找到蜡人的来宾，我们的女主人日下佳佑小姐会送上她的礼物。

想知道会是什么吗？那就快行动吧！”

大家都在看着母亲，她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极有风度地微笑点头。这也是我一直钦佩和仰慕她的原因。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苏在台下，傻瓜似的张着嘴。

“但愿我能知道。”虽然是打草惊蛇，但也能把坏人引出来啊。

又不幸被我言中！

随着众人找到隐藏着的蜡人的一连串欢呼。有一边的人群却掀起了喧然大波：两个肇事者一手捏着几个蜡人，一手拿着打火机，用自杀的方式冲向雷将军的保护圈。

“是炸弹！”有人这么喊道。一时尖叫声四起，人们各自拥散着，那些所谓受过特训的保镖，早被人群挤到了一边，狼狈不堪地遥望着雷将军。

“叫你的人离远点。”肇事者冷静地命令道。但他略显颤抖的手，显露了内心的慌乱。

雷将军显然不习惯接受别人的命令，依然霸道地说：“凭你们两个，就能挟持我了吗？”

“这里还有很多人呢。”对方自信得很。显然把所有的来宾都当成了人质。

雷将军一时语结，毕竟在场的人士来头都不小，把事情搞砸的话，他也不敢承担全部责任吧。

“只要你能答应我们的要求，结果就不会太遭。”其中的一个威吓者低低地说了几句话。好象和姓雷的在谈判。

在说什么呢？我走近一点。雷将军有什么好犹豫的？母亲还在他身边呢！

“嘿！这家伙是谁？”另一个挟持大家的坏蛋，对着我尖叫起来。

原来好奇心太重的我，早就突破了他们的警戒线，伸长了脖子在偷听。

“我……我和姓雷的才不是一伙的呢！”我连忙声辩。但对方犹如惊弓之鸟，其中的一个慌忙点燃了蜡人的引线。

点燃的蜡人炸弹被抛向了人群，滚落在母亲脚下。

“见鬼！”我暗地里诅咒一声，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随着一声令人胆颤心寒的怒吼，一个魁梧的影子扑了上去，以夸张的形式拔掉了烧到一半的引线。

是谁抢了我的风头？

好象不必猜，都知道是姓雷的在那里充当英雄。我也不输他啊，看到母

亲有危险，被惹火了的的我，两下就摆平了，那两个依靠土炸弹来吓唬人的坏蛋。不知比雷将军的饭桶保镖要高明几十倍。

有种手拿炸弹的人，竟然连最基本的打架功夫都不会。唉，现在的社会真是越来越退步了。

两个家伙灰头土脸地被我扫荡在地上，还没爬起来，就被乘势赶来的保安架了出去。

回头再看看姓雷的，手中捏了个拔除引线的蜡人讨好似地对母亲说：“我也找到了蜡人，你能给我什么奖励呢？”

真不想再看下去了。虽然知道母亲能应付这种场面，但没料到会被雷将军捡到便宜。

现在一切都平安无事。我也悄悄地从侧厅溜了出去。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吹捧雷将军是个英雄。母亲也在履行我许下的诺言。

走出了大门才发现，不属于所有人中的那一个苏，早就在门口等我了。

“送我回去吗？你对外祖母的命令可执行得有始有终呢。”那个老太婆整个宴会都没有下来过，只会躲在楼上，看着别人经历危险。

“我可是自愿来送我们的英雄的。”他又懒懒地笑着。

“我吗？兼差打杂的英雄？”我眨眨眼，“你少讽刺人！”

“兼职英雄也很伟大呢！”苏坐进了宝马，把我驮了回去。

伟大？这可是个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过的词。

在店门口下了车，苏送了我一个今天的纪念品一个蜡人。做骑马英雄的摸样，就是宴会上的炸弹嘛！

“对啊，我偷偷藏了一个下来，蜡人炸弹可是很少见的呢。”苏把危险品丢给我，挥挥手很“潇洒”地扬长而去。留下一串宝马扬起的灰尘。

开什么玩笑？要我把这个蜡人带回家？家中有小界这么迟钝的人物在，我还嫌麻烦不够吗？掂了掂蜡人，我随手把它丢进了垃圾桶。

晚上是最美妙的时间，今天兼职英雄的经历便成了我带给小界的晚安故事。

但是半夜里我突然惊醒。天呐！我竟然把一个炸弹丢进了垃圾桶！！

“什么事？”小界揉揉朦胧的睡眼，看着我一脸紧张的表情。

“没什么。”我再次钻进被窝。真希望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或许这又会引发一段英雄的故事。

世事本身就在不断轮回的嘛。你身边的蜡人会不会也是一个炸弹呢？点起来小心哦，小心蜡人的报复！

祝今夜无梦。

city 留言：辛辛苦苦终于把《天堂鸟 I》给写完了，说辛苦可不是盖的哎！因为 city 的电脑有一天发威，告诉我本卷属于非法格式，打不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能抢救出一半的文稿。写完的《兼职英雄》也丢了好多，等于说又重写了一遍。city 是不是很伟大？

恩，叹完了苦，好轻松！现在来说正经的。

大家看到有《天堂鸟 I》，肯定猜到会有《天堂鸟 II》。事实上的确有！并不是 city 故弄玄虚，而是上面所述，因为电脑怪脾气所害。不想因为一个事故就把数据都给丢了，所以，我就分部保存。否则 city 我也就无颜面对读者了。

有人问：朗晴和小界究竟是什么关系？朋友？仇敌？姐妹？情人？夫妻？（吓一跳，椅子翻了）？city 想反问：“你认为是什么关系呢？”眨眨眼睛，心知肚明吧。

《天堂鸟》的前篇是《知恩鸟》，那是关于朗晴的母亲一代的故事，有鬼当主角哦，是个很帅的鬼呢！city 是不是又在妖言惑众？做广告嘛。

欢迎继续阅览《天堂鸟 II》哦。

会不会有《天堂鸟 III》呢？我也不知道！

面包会有的，如果看得不尽兴，会有《x x 鸟》飞得来给你充饥的啦。city 相信等待是种美丽的感觉，只要不被那些等待的人劈就好了。

City？

天堂鸟 II

爱来之前，万里无云；爱到之后雷霆万钧！

@幸福之旅

毕业典礼真是一件无聊的事啊，大家都为即将要到来的高考担心，学校却硬要把大家凑在一块。

“你们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啊！哈，哈，哈。”好象只有校长在一边独自开心。

“朗晴，你的‘夫人’脸色不太好哦。”后排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你说……什么？！”我慢慢转过脸，咬紧的牙齿发出咯咯声。是谁不想活了？竟敢污辱我和天国界。不过自从小界决定和我一同考 C 大以后，这种传闻好象越来越多了。

只是第一次有人够胆当着我的面说。

“是……是……是真的！”

真的吗？我扭过头，的确前排的天国界好象很难受的样子。

“不要紧吧？我扶你去医务室。”边上的同班男生好象很殷勤。

“不敢劳动你！”我上前一掌推开他，扶着小界走出礼堂。

“不要紧的，朗晴。只是很闷。”小界好象喘不过气来的样子。

“但你的脸色真的很差耶！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和她住在一起的我，怎么什么事都没有？体质的问题吗？

医生经过一连串的检查，半晌才告诉我：“没有什么大碍嘛。也许是礼堂的空气不好。”

“可是她那么难受……我能做点什么呢？”躺在病榻上的小界真的很虚弱的样子。

“这么干着急就能帮上她忙吗？”医生也笑我的无知。

是啊，我什么都帮不上。往常都是小界在照顾我的。现在除了看着她发呆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要好起来啊。”趴在床沿边我对沉睡中的小界说，“你答应要陪我考C大的，不可以黄牛噢！”

本想尽一个朋友的本分，守在她身边等她醒的，但最后睡着的又是我。

“你今晚就准备睡在这里吗？”天国界的声音很遥远地传来。

“这是哪里？”我揉揉睡眼朦胧的眼睛。小界已经站在床边了，再看看自己正霸占着她的床。

“明天学校停课复习，医务室也要关门，想在这里陪标本吗？”

“不想！”我伸个懒腰，头发乱乱的，校服皱了，手臂上还被初夏的蚊子了一个包，不过看到小界好象不再难受了，我比刚才开心了许多。

“人家关心你嘛，还这么嘲弄人……”我嘟嘟啾啾的背起书包回家。

想到今天就要和这个学校说再见了，走出校门时特意回头多看了一眼。

小界也停住了步伐，她看到的是校长仍站在走空了的礼堂门口，来回徘徊着。

“老头子……”我低低的喊着对他的“敬称”，觉得他真的又老了几岁。

“还有点胶卷，我们去留个影吧。”小界建议道。我说不要，但腿却往礼堂的方向走去。

校长关上了礼堂的门，转身看见了我们。

“天国界，身体好点了吗？”他关心地问。

“好多了，能和您和个影吗？”

“还是你们合影，我来按快门吧。”他说。

“老头子！小界可是特意想和你合影呢。连我都没有这个殊荣。”我的语气酸酸的。

“看样子是最后一次留念了啊！”校长又开始感慨。我不喜欢他这个样子，这时候他真象一个老人，以校长作为职业，就要能承受和每界毕业生的分别啊。为什么要那么颓废呢？每年不是都有新生来让他头痛的吗？

“不要这样子，老头。”我说，“好象末日要来临一样，让我都不能安心离开这里，是不是和我过不去……”

“喂！喂！朗晴，你这是在安慰老人吗？”小界在背后猛踢我的脚。

“……啊……我不会再这样了。”校长终于展开了笑容，“毕竟当校长三十多年了，还是朗晴比较了解我啊。”

看！请将不如激将，我的话还真有用。

乘着夕阳还没从天边消失，我们拍完了所有的胶卷。

“高考完后，我们会把照片寄的来的！”和他告别之后，我远远地向他喊道。

校长依然站在礼堂门口向我们挥着手，夕照的斜风里飘来一句话：“祝你们幸福！”

“他在说什么呢？”我挠挠头。

“在祝我们幸福！”小界一脸的泰然自若。

“……这个老头子……”我东张西望掩饰着自己的难堪。

“不要脸红嘛！”小界拍拍我的肩，往前走去：“快点回家啊！”

对啊，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和小界共住一个屋檐下真的很幸福。

“有时候幸福的定义不是什么皆大欢喜，也不是要演绎出一段惊天骇地的感情大战，只要一个手势，一句话，就能让人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一个大文豪所说的话，我一直都感到困惑。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处于国破

家亡、妻离子散的时候，幸福的感觉好象不仅仅限于快乐而已吧。

回家后，我问小界：“老头子所说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小界说：“……在医务室里醒来时，看到你正守在床边，突然感到好幸福虽然你毫无睡相的趴在床上，还差点把我挤下去。”

“这样啊……”我微有领悟，“那么，象现在，我用小界做的饭菜把肚子塞的饱饱的，也觉得好幸福！”

“……”

什么是幸福？这可是旷世的难题。但何必要有一个呆板的定义呢？只要有幸福的感觉就行了。

从那一天以后，我发现自己长大了很多。以前总以为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如今，背负上了别人幸福的祝福，就一定要履行义务啊。我不能保证会给小界永远的幸福感，但我会尽力的！

从今开始，我们踏上了一个未知、漫长、坎坷……但绝对会营造幸福的人生之旅。

@父亲们的礼物-----考前的日子

好热的天，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美其名曰说是在家中复习的我，其实只不过在消暑而已。

“小界，我们去旅行怎么样？”我躺在床上翻着地图。

“好啊。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天国界停住了翻卷子的手。想确保一下自己没有听错。

“对啊！就现在。”我兴致勃勃地说。“要复习的都复习的差不多了吧，考前不应该这么紧张啊。我们就乘这个旅游的淡季出去玩，一定会很开心……”

小界好象听呆了。

“我是认真的。”我向她保证，“看！我连路线都计划好了：京都附近有座九泉枫山，那里是朝拜的圣地噢，我们正好先去京都看看C大的环境，再去九泉枫山玩几天。这个季节定车票很快就能办妥。怎么样？好不好？”

“既然你都计划好了，还问我干什么？”小界走向了另一个房间。

“……你不会生气了吧？……就当我说好了。”我有点后悔，房间里传来奇怪的响声。

“小界，你在干什么？”该不会气得摔东西吧。

“收拾衣服。不是说要去旅行吗？”

“……哇！太棒了！”虽然提出建议的人是我，但最后我还是兴奋莫名。

新干线的车票真的很好买，旅游的淡季，连服务生都显得特别的殷勤。三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京都的土地。

“乘车到C大只要半个小时。”义务导游好心地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在C大联络住宿。每到考季都有很多学生事先住过来，用功地K书。”

“谢谢，我们只是来玩的。”小界好象比我更投入这次旅行。导游却满是惊讶，在他眼里，我们或许只是浪荡子而已。看到他奇怪的眼神游走在我们身上，连我都觉得自己很怪。

半个小时后，我们站在了一幢古老朴实的建筑前。

“这就是 C 大的主楼吗？”我抬起头仰望象钟楼一样尖尖的屋顶，“好破啊！”

“蛮有味道的。”小界好象很欣赏，不断地点着头，还拿出相机横一张竖一张的拍。

在偌大的校园里面，我们逗留了近两个小时，总算看遍了所有的楼。总的来说，对于古城京都，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和我想象中的相差不远。

地处偏僻的地段，象公园一样有着茂密的丛林，沧桑的外表下仍然有先进的教学设施……今年秋天就要来这里报到了……咦？我好象很有自信的样子。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莘莘学子在考前跑来这里 K 书 C 大本身就具有感化人的气质。

小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兴趣，连路边的长椅都要拍照留念，而我，则比较注重 C 大的学生。

有斯文木讷的，意气飞扬的，呆头呆脑的，如猫如鼠如羊如狼的……好象和一所高中没什么大的差别嘛！只是在我所读的高中里，没有这么臭屁的人那个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象鼯一样悄然无息的人。

为了不破坏小界的兴致，我已忍了很久了。

“朗晴！”小界好象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叫着，“那是什么草，铺了油绿的一片？”

“我不认识。”没人告诉过她我是个“花草盲”？不过在丛林的那边的确有一大片的矮草地，墨绿色的叶子铺了一地，仿佛时刻准备抽出花蕊一样。

“那是菜！不是草。”杀风景的声音从背后传了过来，吹得我脊椎阵阵发冷。是那个有“跟踪癖”的男人。

“是学生为做实验种的油菜，你看叶子上是不是象铺了一层油般的光亮？”插话者戴着一幅黑边的眼镜，从他那不堪挺拔的鼻梁上滑下来一半，露出一双亮的有点调皮的眼睛，配上一张娃娃脸，撇去颀长的身材不谈，我也许会断言他初中还没毕业。

“跟了我们半天，你只想告诉我们这些吗？”我问。

“……我只是觉得你们比较特别……”他有点为难地说。

低俗的套近乎的开场白。C 大的男孩都那么差劲吗？就象高庙增那样？

“我们只是来 C 大看看而已。”小界说，“象这样子的情况，不多见吧？”

“很常见。”黑边眼镜说，“但你们是最无拘无束的一对。C 大里能看见这么悠闲的人，真是一大奇观呢！”

哦？是吗？象小界那样拿着傻瓜机对着建筑物乱抓拍一通，而我则象时刻准备捡钱包似的一路低头走，这……也叫悠闲？？？

“我们是从水城来的，今年也准备考 C 大呢。”留我在边上发呆的时候，小界已经和他攀谈上了，他们好象很投缘。

有完没完呐？我上前拉拉小界的衣角：“小界……我饿了……”虽然刚才消灭掉一桶冷饮。

小界犹如突然醒悟过来，“呀！这么晚了！我们还要去九泉枫山呢，希望将来还能在 C 大和你相逢啊。”

我把她往校门外推。眼镜却在背后嚷道：“哎……和你们一块去怎么样？”

“不要！”我用杀人的眼光瞪他，这么不知趣的人还是第一次碰到。

“九泉枫山：因为山上遍地种植枫树和有九眼泉水命名。不过听说至多只能找到八个泉，小界我们多住些日子去找第九泉吧！”我捧着旅游手册，照本宣科。

“你……不饿了吗？”小界擎着京都特产的点心问我。我凑着她的手，在车子上把那些不知名的东西统统吃光。

“到了耶！”从窗口看出去，根本看不出这是个风景区。我们在空无一人的车站下了车。如火的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格外的长真有一点可怕。

既然是个朝拜圣地就应该有庙宇吧，沿着大道旁唯一的小径往上走，果然看到了一个很古老的牌楼，古老得连上面的刻字都看不大清楚。过了牌楼就是一长串青白的石阶蜿蜒到山顶。

“朗晴，这里好象香火不旺的样子。”

“也许是个懒和尚在主持。”

小界和我手牵手并肩走在石阶上，阶道两旁的树木刺探出凌乱的枝桠，在地上投出张牙舞爪的影子。

“说不定上面有个鬼庙呢！”我故意压低声音吓吓她，“吸血鬼！”

小界的手在我手心里颤了一下，看到她抿紧唇、脸色惨白的样子，我有点内疚，把手臂环绕过她的肩，想给她点温暖。象小界这样有恐血症的女孩子，被吓晕了，岂不是要我背她上去？

时间是公正的，磨蹭了大半天，总算让我们爬到顶了，也不能说是到山顶，只不过走完了半山腰这段石阶路。

根据以往旅游的经验，景点处应该有商店、旅馆、餐饮部……这里倒好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让我们看到了庙宇。石阶就是通到庙宇园子门口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好象走错地方了。”小界说。

我也转头看看四周：“好象来的不是时候。”如果白天来就不会这么恐怖了。在昏黄的阳光里，没事也会吓出病来的。

但我们两个都没有拔腿就走，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好奇心也驱使我们走进来。

“有人吗？”我虚张声势地喊道。

“有啊。”

本没期望会有回答的我，突然听到黑漆漆的空间里传来人的声音，也倒吸一口冷气。

从寺庙墙角的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很悠闲的样子，慢慢踱到我们面前。

哇！美男子！大众偶像型的人物。就算光线很黯淡，我又有点近视，仍能从对方的举手投足之间看出他的风度。不过事情好象越来越不对劲，破破的古刹，人迹罕至的地方。在月亮快升起来的时候，跑出一个偶像。

“小界……我想回家。”哭丧着脸。我准备打退堂鼓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对方好象受到了伤害。

“师父！”又从阴影里跑出来一个。现在是二对二了。不过这一个的声音比较有活力，而且很耳熟。

“是你们啊！”后来者竟然这么亲热地打招呼，“我想你们也该到了。”

“是眼镜兄。”小界认出了是在C大遇到的怪人。

“我不认识你。”我也认出了来者是何方神圣，几乎和小界同时说出这两句态度截然不同的话。

“要吵到屋里去吵吧。”先前被称为“师父”的长者建议到。既然有资格做C大学生的师父就应该是个老头了吧。太可惜了。

其实师徒二人是从庙宇边长廊拐角处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房间的灯光还把长廊照的一片雪亮，只是因为背后所以我们没看到灯光，还以为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游魂呢。

房间里面好现代话，和庙宇外表的破烂不能相比。一墙面的屏幕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山上的一草一木。

“你们是守山人吗？”小界问。

“而且还是这座庙宇的驻守人噢。”眼镜说，“你们是外地游客所以不太知道，这里已经封山好几年了。”

“怎么会呢？”我摊开旅游手册。“这上面说九泉枫山可是京都的一大风景圣地呢！”

“每年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善男信女到这里烧香拜佛。”

“恩……你这本旅游手册早过时了。”眼镜看了看说，“别在人多的地方买这种东西啊，他们都会把卖不出去的推销给不明真相的旅客。”

“我怎么知道人多的地方，也会有卖不出去的东西？！”

“好啦，朗晴。”小界拉拉我，接着问，“为什么要封山呢？”

“因为这里传闻出现了吸血鬼！”

“骗人！”我白他一眼。难不成真被我说中？那我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乌鸦嘴了？

“倘若真是骗人的，这里就不会那么冷清了。”眼镜扶了扶滑到鼻尖的眼镜，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每年到了考季，都会有许多考生来这里求签祈福，忙都忙不过来……”

“那你为什么不在C大就告诉我们？”我质问他。

“你根本不给我机会说嘛！”他倒恶人先告状。

“那你们还敢在这里住？”小界很好奇。

说到这里眼镜就两眼放光：“我可不怕，因为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我叫三上。

而且……”他神秘兮兮地指着，自从进屋以来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不说一句话的另一位说，“看到我师父了没有，别看他年纪轻轻，他可是有名的除魔驱鬼一族天野家族的长男，天野云龙呢！我就在这里向他学法术啊。师父真的很厉害，我可是亲眼看到他驱鬼的……”

三上的声音越说越低，因为我的反应实在太可怕。

“朗晴！冷静点！冷静点嘛！……”若不是小界拼命抱住我不让我冲上前的话，我根本无法保证会对天野云龙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终于给我碰到了，天野云龙！面对这个在我们还没出世之前就逃避母亲的男人，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我只想做的就是：一拳打青他那俊秀的脸！不知道他在哪里倒还好，十八年的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一但他就真实地在我眼前出现，看到他过着如隐士一般悠闲的生活，我就来气！

“这是……怎么啦？”三上大张着嘴很呆的样子。

“你……和我有仇吗？”天野云龙茫然地说。他当然是一头雾水，在他潇洒离家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女儿了呢！

“我也知道自己得罪过许多人，如果你真要报仇的话……”天野云龙又是一幅很无辜的表情。就是这种表情骗的我妈很惨。

“你根本没有得罪过我。”我按捺下了怒火，冷冷地说，“也许我还要谢谢你呢……”谢他生了我。

“你要谢我师父，但是为什么要带着想杀了他的表情？”三上挺身而出，“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我师父的。”

我才不会杀了他，倒有种想自杀的冲动。

“我好象在哪里看到过你……”天野云龙沉吟着。

我注视着他，也许他会想起些什么。

“恩你倒象佐依呢！……”他笑道。

“啪”在他的笑脸上清晰地印上了我的五个指印。

“天野云龙，你这个笨蛋！难道日下佳佑在你心目中一点地位也没有吗？！枉费她等你这么多年。”我对着那张愕然的表情咆哮。

“你……是她的……什么人？”他用纤长的手指扶弄着被我打伤的脸。

“女儿。”

“哦？她和谁的？”

“你的！”

“……”

真受不了！不想再看到他白痴般的表情，我跑到长廊里来透口气。唉！我苦笑，他和母亲倒很般配呢，都是超级迟钝的人。

“你有够笨……！”房间里传出小界对他责备的声音。

过了很久，三上和小界走出来。我也只能看见天野云龙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的背影。

“抱歉。师父好象受了点刺激。”三上说，“我先带你们去住宿房间吧，时候不早了。”

“不要紧吧？”小界搂住我的肩膀，轻声安慰我，“明天都会好的。”

明天？希望如此。只是今夜，谁也不会睡好。

小界一直为我守夜到很晚，天亮之前终于哄她去睡，而我仍呆呆地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色开始有了点微红，在山中就不象在都市，周围都好安静。我拉开门，走到长廊上，清晨的山风吹到脸上，抖去了倦意的我，变的好清醒。清醒地知道昨晚的事不是一场梦。

等我左右看了看之后，才发现一整夜不睡的人，好象还不只我一个。

天野云龙坐在长廊上，清晨的雾水凝结在他的头发上，可见他坐在那里的时间不短。

风吹起他的短发，把他宽松的衣服吹得宛如羽翼，但他雕塑似的表情好象恒古不化的冰一样，只有从那双痛得在颤抖的眼睛才能看出他心里的不平静。

象傻瓜似地看了他半天，我竟然一点气都没有。终于能明白母亲为什么能对这种男人苦苦守候十八年，假如他不是我父亲，我也会爱上他的。他那近乎完美的外表，几乎是无懈可击。

“嗨……”他看到了我，但却说不出什么，也许他根本就没记下我的名字，这点和母亲很相识，在以前老把我和雨痕的名字忘掉，也分不清我们谁是谁。

“我叫朗晴，晴朗的意思。”我坐到他身边。

“哦。天野朗晴。”他低声地重复道。

“你好象很自信嘛！怎么知道我一定跟你的姓？”

“因为你是佳佑的女儿啊。”他笑着说，露出很相信自己女人的表情，“当然也是我女儿嘛。”

这么天真的笑容，让我都无法反驳。

“佳佑……她还好吗？”他终于问起了母亲。

“你想知道，为什么不亲自去看她？”我冷冷地说，“不会不记得回去的路了吧。”

“我怕看到她母亲啊！”他感叹道。“外婆还是那么凶吗？”

“别问我那个老太婆的事，我已经脱离日下家族了。”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了，看样子他和我有同样的恐惧症。除了母亲也许没有什么人能忍受得了外祖母的蛮横霸道，独揽大权。

“如果她可以的放弃家庭的话，我可以带她去天涯海角……”天野云龙望着天空说，象在回忆着什么。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你这种甩甩衣袖、说走就走的勇气。”

“但你很象我啊。”他说。

“你以为这是我自愿？”我正色道，“想知道吗？我是被逐出家庭的，因为我杀了自己的孪生妹妹。”

我直视他的眼睛，想从中看出哪怕一点点的震惊和厌恶，但我只看到如水的双眸，清澈得不见阴影。

“喂！我在说我杀了你另外一个女儿哎，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么木？

“不会的。”他又是一幅自信的表情，“你有双象我的眼睛。但你的眼里没有阴影。”

是吗？怎么和我想得一样。这句话只有母亲听说了事故后，对外祖母这么说过，她一直说我有一双父亲的眼睛。也许是这双眼睛给了她支撑下去的希望。

“还有一个孩子叫雨痕。”我接着说，“在我们八岁的时候，遇到了车祸，她死了，而我却活着。外祖母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也许真的是我把她推到车轮下的。我一直不希望有人分享属于我的一切。她死后，我都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和后悔……”

“你在撒谎。”天野云龙插话道，“你说得倒很平淡，为什么却痛得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真的吗？”我愕然。他看得出来？

“当然。我是你父亲嘛！”他抚摩了一下我的头，“我一点都不怪现在我只有一个女儿。象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父亲，根本没资格拥有天伦之乐，但我却看到了女儿能成长得那么好。……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不象有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儿。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当父亲的人。”

“怎么会？该不会你想耍赖不想叫我爸爸吧？”他戏言道。

“……爸爸……。”本以为我不会说的，但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从来没念过这个词，显得很别扭。

父亲露出好幸福的表情。

“但这不表明，我就能原谅你出走十八年了，这样对母亲不公平！”我立刻恢复常态，思维清晰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他挥挥手，很无奈地说：“但我在这里有工作啊。”

“你不会告诉我，真的在这里杀什么鬼吧。”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三上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才有那么好骗。

“做为天野家的孩子，难道你不相信有异族的存在？”父亲很惊讶。

“又没真正看到过，叫人家怎么相信？”我反问，这也许是常人对鬼怪学说者提出的最普遍的质疑。

“你应该看的到啊。”父亲说，他把手放在我的额头，又指向空中，“有没有看到空气里浅浅发光的小点，那些都是精灵呢，有善有恶，但对人都无大害，它们是游荡在黎明前的最后一批。”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他该不会是有老年痴呆症吧，那呆呆的样子，完全沉沦在自我的世界里，这也是它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吗？我开始担心起来，天呐，三上是怎样忍耐他的？

父亲全然未发觉我在发呆，反而安慰我：“没关系，你终究会看得见它们的，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谈话，做朋友，你还会看到很多异族。”

“我会努力的。”我敷衍他。脑海里浮现出科幻电影里，那些怪物的可怕镜头。

我可不想有能看到怪物的特异功能，要是能选择，我情愿当一个迟钝的普通人，好象我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嘛。

正在遐想翩翩，背后传来老鼠打架的声音是小界和三上躲躲闪闪地挤在门后，偷笑。

“父女感情不错嘛，我还以为你们会打起来呢。”三上向我们做鬼脸。我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问：“我爸爸这个样子有多久了？”他推推眼镜，不明所以然。

“就是一个人说着乱七八糟鬼怪、异族的事。我想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什么啊！”三上瞪我一眼，“亏你还是他女儿，连他的能力都不相信？你究竟是不是天野家的人？”

“天野家族只不过是从事古老的文化祭祀而已，没听说过是要和鬼打架的啊？”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这么说的，连祖父都没有炫耀过什么。

三上又从头把我打量了一遍，好象我才是个不正常的人。“我想连外人都比你懂得更多。你没听说过师父和修罗王的故事吗？”

“听过一点，那只不过是个传说嘛！难道你也道听途说？”我真的不相信鬼怪，说什么母亲的双胞胎姐姐和修罗王私奔，修罗王是什么东西？还有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一段希奇古怪的爱情……大家族一向都会招来众人的非议，不去理睬就可以了。

“难道你怀疑师父在自说自话？你不相信他有别人所没有的能力？”三上问得很认真，我也认真地点头。

“我也有能看到异族的能力呢！当然没有师父的强，所以我才专门拜倒在他门下学习啊。”三上很荣幸的样子，就差没在额头上贴“天野门弟子”的标签了。

我一时语塞，真是物以类聚，想从三上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太可能了。

小界正和父亲交谈得愉快，她好象有能和所有的人相交愉快的能力。这让我觉得很不爽。

“小界！我们今天还要去游山呢，你不是要去找温泉吗？”我催她上路。

父亲转过头笑着说：“我刚和你朋友聊到你们一起生活的事，她很善谈呢。天国可是个少见的姓。”

看样子他们已经彼此介绍过了，根本不需要我来多嘴。

“我来当你们的导游好了，深山里不安全。”三上很多事地说。

“不要！”我嘟起嘴，“我们不会迷路的啦，就算碰上什么鬼怪，它们看我是天野家的人也要礼遇三分吧。你不是说父亲很厉害的吗？做女儿的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让她们自己去玩吧。”父亲对三上说，“现在不是中旬，天气也不错，山上应该还太平。她们的旅程表可没把我们算在里面哦！”

毕竟是父亲。真了解我的心意，现在轮到我对三上做鬼脸，拉着小界去准备了。

“这是急救讯号机，万一有问题，师父和我会很快赶到。”三上指了指一面墙的荧屏，“很多时候我都看得到你。”

这个讯呼机我在滑雪的时候用过，而全方位的监视仪，对我们来说太夸张了一点。

谁愿意旅游的时候时时被监视着？怪不得这里游客稀少都被吓跑的。

我和天国界从来时的庙门走向后山，很顺手地，我把讯呼机丢在了门口。

山上的确风景宜人，很快我们登上了山顶，从上面望下来，那个半山腰的庙宇就象儿童的玩具。

脱离了城市的束缚，原来这种感觉竟然这么棒！

我们按照约定去找九个泉眼。一天下来果然很有收获。

晚饭，大家在庙宇里吃了一顿团圆餐。三上告诉我，饭菜都是父亲做的。

“你在虐待我老爸吗？这也算徒弟？真不合格！”

“别怪三上噢。”父亲却为他解围，“平时他都呆在学校里，我一个人在庙里住，当然要学照顾自己。三上放假的时候也帮我做很多事呢。”

“小界也很会做菜呢！”我推荐着同居者，“在家时都是她烧饭煮菜。”

“还说我虐待别人呢，自己却动用童工！”三上马上抗议。招来我在桌下的猛踢。

“朗晴受你照顾了！”父亲跪谢小界。

“哪里，我也很受她照顾啊。”小界也跪着回礼。

“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啊？”我和三上大眼瞪小眼。看起来小界就象父亲的女儿一样。

乖巧懂礼。而我是个局外人。

不看他们了，吃饭、吃饭！

“如果你不是和师父有六七成象的话，我就要怀疑小界是不是他女儿了。”偏偏三上这个时候火上浇油。

“如果你想打架，就直说。”我用筷子点着他的鼻子，“正好我心里很不爽！”

三上一副受委屈的样子：“我说吧，脾气一点都不象。”

“朗晴的脾气倒象佐依呢。”父亲笑着看着我。

是吗？母亲原来和她的姐姐性格这么不同，这倒象我和雨痕。只是……

“今天你们去找泉眼了吧。”三上打断我的思路。

懒得和这人说，反正他从监视器里面都看得到。

小界猛点头。三上得意地拿出一张地图，上面把泉眼的方位标得清清楚楚

楚：“拿着这个，你们找起来会方便许多。”

“我说……你怎么尽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对他瞪眼。原来计划就是和小界在山中浪漫地找九个泉眼的。却插进来三上这么个不知趣的人。

“谢谢。”小界好象很开心，也许今天走了太多的山路，让她觉的累了吧。她小心地把地图放进背包，里面还有被我扔掉的讯呼机。

这么小心，怕在山里迷路吗？不错嘛。这样我就能和小界永远地呆在一起了。

“你在做什么黄粱美梦？”三上看到我笑眯眯的在遐想，忍不住问。

“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从桌边站起来，“今天好累，我要去睡了。”

和父亲道了晚安，小界跟我一块回房间。

“你们睡一间吗？”父亲奇怪地问。

“习惯了嘛！”我回答。他微笑点点头，不再多问。

“你父亲为人很温和哦。”小界临睡前和我说悄悄话。

“就是说我很凶悍喽？”我不满地说。

“不打自招。”她看着窗外的月亮偷笑。

“什么嘛……”山里的月亮好亮喔，即使不太圆。我竟然在这么亮的月光下呼呼地睡着了。在小界的身边，有时真的很有安定感。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找泉眼，事实上是在山中放肆地大玩打闹。但奇怪的是，三上标给我们的地图上只有七个泉眼，我们也只找到七个。导游册上不是说，至少能找到八个吗？

不过这并不重要。令人高兴的是：小界的身体在山中调养的更好了，也许是温泉浴的功效，而我的近视也减弱了，都可以不戴隐形眼镜遮丑。这也是温泉的功劳吗？

不过怪事也越来越多。

山中好象不只我们这一撮人，在游玩的途中我能听到别人的谈话声，是父亲他们要找的鬼吗？不过小界也听到了，该不会是异族了吧，也许是伐木头的工人，不知道这座山是不是禁止砍伐，三上自称是守山人，他应该知道的，也许我们还能抓到偷猎者呢。

不过每次回去和三上抬杠都来不及，根本没时间问别的事。再说哪有六月的偷猎者？想想都不太可能，还是不要被这家伙笑话了。

在泉眼寻找之旅宣告结束之后，我们还没放弃在山中的游荡节目。

我建议，既然九泉枫山只剩七个泉眼了，我们又没办法替山改名，倒不如再挖两个泉眼凑够“九泉”。

说干就干，在已知泉眼的边上挖，应该很容易达到目的的。小界和我都参加过野外夏令营，挖土打洞根本不在话下。

就在我们快完工的时候，遇见了那个奇怪的人。

他就在枫树林边上，倚着一棵叶子还没红的枫树看着我们干活。如果不是他先发问的话，我们专心得都不会注意到他。

“你们两个在忙什么？”他悠悠地问道。

突然听到小界以外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差点一头栽到新挖的坑里面。

“你想吓死人啊！”待看清对方只不过是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我拿起工具就想找他算帐。

“朗晴，算啦！”小界及时救了他一命。

“好凶的女孩子。很久没碰到了。”他说话的口气倒很象父亲，慢条斯理、

悠然自得的样子。也许山里的人都是这种德性的。三上除外。

“我在问你们在做什么呢！”他简直是在刨根问底。

“你不会自己看吗？”我白他一眼。

“在挖洞？”

“说的好听一点，我们在进行自然景观的人文建设。”我自豪地说。

他当然是听不懂。而且还教训我们：“这里的土地是不准随便乱动的。”

“我们又没有‘随便’乱动，而是在建造泉眼啊。”我声辩，“况且这里的土地又不是你家的。”

“这里就是我的领地！”他把手掌张开，虚拟地拂过整个山头，“你可是在我头上动土呢。”

好狂的一个人，听口气如同他是这里的霸王一样，我会怕你吗？

“但我已经把这里挖出两个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问他，几乎是在向他挑衅了。

他好象没料到我会说这么耍赖的话，怔了怔，竟然笑出了声。

“本来以为会遇到同类，竟没想到能遇上这么个灵牙利齿的人……”他象在自言自语，又好象不准备和我争，转身走进了枫林里。

“干什么这么小看人！你以为我天野朗晴会怕和你单挑吗？”我冲过去对着他的背影喊。

“天野朗晴？我会记住的。”他回了一下头。

“就怕你会忘！”我立他刚刚站的枫树下也不甘示弱。过了好久，才慢慢转头说：“小界，他……他突然不见了。”

“嗨，回来啦！今天又有什么好玩的？”一回到寺庙就碰到了三上。这小子最近刚考完试，空得很。

“今天碰到鬼了！”我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吓他。

“你不是看不到鬼的吗？”三上臭我。

“这就叫活见鬼啊。”我说，“在山上看到一个象鬼一样阴森的怪人。”

“今天是月圆前夜哎！会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事。”

“是吗？原来这样啊。”我点头。

“喂！你这人很奇怪哎，既然不相信鬼神，但为什么能接受怪事的发生呢？”三上把我也看成一个怪人。

“因为我毕竟也是天野家的人吧。老爸对不对？”我对着走来的父亲说。

“小界说你们今天看到了陌生人？”父亲问。

“一个怪怪的家伙，我们差一点打起来。”

“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父亲的问题很奇怪。

“什么漂亮嘛，他和老爸你比的比哎。”

“少贫嘴。”父亲拍我的头，三上在一边做出快呕的状态。

“是啊。”我正色道，“是个帅得天地不容的男人。自大的另人想吐。”

“他很厉害的，再碰到他不要妄想和他打架了。”父亲劝道。

“你认识他？”我很惊讶，父亲怎么会认识这种人？

“是个故人。”父亲不愿多说。但三上却多舌了：“师父，那人难道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吸血鬼？”

“有没有搞错？吸血鬼？那它的蝙蝠呢？他的黑色披风呢？他说话的时候没有露出尖尖的虎牙啊！”我反问。

只是父亲没有否定三上的疑问，对我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他只告诉我们，

在满月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干什么说的那么吓人？在接近满月的时候连父亲都有了变化，好象更有生机，甚至有种危险的美，我才不要父亲是这种怪物。

暗地里，我向三上打听吸血鬼的事。

听说当吸血鬼以常人形态出现的时候和父亲的交情还不错，他们一度是朋友呢！不过人鬼相隔，那个吸血鬼现在晋升为鬼王了！异族把九泉枫山当成了老窝，闹得人们不得安宁，作为有天野直系血统的父亲被请来锄魔驱鬼。父亲一直在找机会和他一决胜负。

每当六月月圆的十五、十六，他都要到山上去会那个鬼王，只是对方总躲着不和他见面，不知今年会怎么样。

哇！好刺激！三上说得绘声会色，我和小界听得津津有味。父亲和修罗王那场人神共泣的一役，象个遥远的传说。但说不定，我们有眼福能看到他和吸血鬼的大战。届时我要去卖门票。

“很晚了。再不睡，当心鬼来捉你们哦！”父亲在客厅里探出头催我们去休息。

那一晚，我都在半梦半醒中；小界在床上翻腾了一夜；客厅里的灯到了早上都没灭，照出父亲端坐在地上的影子，如尊恒古不化的雕像。

“老爸好可怜哦。”我说，“他要打倒的敌人是他以前的朋友呢。”

“他很有勇气啊！”小界和我在客厅门口窃窃私语，“都不曾有过丝毫逃避。”

“谁说的？”我斜了一眼客厅，“那他干吗逃了我妈十八年？”

客厅门哗啦一下被拉开，父亲站在门口一脸的尴尬：“小丫头们，你们好象在说我的坏话噢。”

“不要做贼心虚嘛。”我调侃他。

今天是十五。是个好天气，晚上会有很大的一轮月亮吧。父亲真的会去“捉鬼”吗？如果他被鬼捉去了怎么办？他有三上说的那么强吗？

总之，我还是怀疑他的能力。如果母亲在这里会怎么劝他呢？不过她根本就不会说什么，她可是那种勇于送夫上战场的女性呢。

“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父亲看出了我的犹豫。但我有什么事好管？都是小界在管我哎。

十五的白天就在惶惶不安中度过。

晚饭后，我的眼睛一直追随着父亲的影子。偏偏他很休闲地坐在角落里看书，连动都不动。

电影里面和仇家决斗的前刻不是应该很紧张的吗？主角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他的宝剑，擦得连钝锈的古剑都能光彩奕奕。对亲人还有说不完的话，就象在对牧师忏悔一样。

我已经准备好当那个牧师的角色了。谁叫我是他身边唯一的血亲呢？说不定，他还能怀念母亲一番。

但父亲安静得另人可怕。他在看什么？是不是什么失传的秘籍？现在才临时抱佛脚吗？

费了一番力气，我才看清那书只不过是本三流的科幻小说。这和天野家长男的身份根本不符嘛，父亲在搞什么鬼？

“朗晴，你在干什么？”父亲看我蹲在他面前偷看书名，很诡异的样子。便皱皱形状极佳的双眉问。

“没什么！”我象个弹簧一样弹起来，“今天月亮不错啊。”

“月亮还没出来呢！”三上在一边挑拨。

“啊，我知道了，你在担心我吗？”父亲真木哎！明知顾问。

“今天不上山，就在家里处理家务吧。”父亲说得很悬。

他是不是要养精蓄锐？沐浴熏衣？不过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看不成好戏还有明天呢。

看父亲胜券在握的样子，我放心地丢下他去找小界。三上说小界不太舒服，已经回房了。

房间里，小界独自躺在床上睡着了。她没有发烧但好象很难受。都是因为父亲的事，我都没有注意小界这几天的异常。

“你要好起来啊。”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不会在让任何事分散我的注意力了。”也不知她在梦里是否听的到。就象做完了例行的祷告，我也快快乐乐地去做美梦。

半夜里一场真实的噩梦降临在我们身上。

“朗晴？！朗晴？！……”好象父亲在叫我，他的声音是那么陌生，我都不想醒过来。但他摇得我都无法再睡着。

“干什么？”最终我被他从梦境拖回到现实里。

“天亮了吗？”我气嘟嘟地坐在床上，小界没有告诉过他，半夜吵醒我会很麻烦吗。

我会故意找茬打架噢。

“太好了！”父亲象过感恩节似地抱着我。

“喂，喂！虽然你是我老爸，但被怎么帅的男人抱着，我会很不舒服的！”我从他的拥抱中挣脱。他这一招是不是向祖母学的？抱得人家喘不过气来。

“你刚捡回一条命，还这么生龙活虎。”三上讨嫌的声音又飘了出来。

我们正在父女情深的时候要你插什么嘴？讨厌！我毫不客气地瞪他一眼。

但他说我捡回一条命，难道刚刚我很危险吗？小界一直和我在一起，她怎么样了？！

想到这里我也不管父亲异样的眼光，满屋子找天国界。

我找到她了。但小界象受尽了委屈似的蜷缩在角落里，把头垂得低低的，好象在饮泣。

“小界，怎么啦？是不是三上欺负你？”我连忙跑到她面前。

“不关我的事，不要冤枉我！”三上赶紧声明，退得远远的。

不是三上吗？但也不可能是父亲啊。难不成，我在睡着的时候也会张牙舞爪吗？好象有这可能。

小界低着头一直不吭声，她被吓坏了吧。我慢慢扳起她的脸。

她脸上除了有泪痕外，嘴角还渗着血。

“你不要吓我。小界！”我用手抹去那血丝，“怎么搞的？是谁？我去找那个混蛋拼命。”

小界一向有恐血症，我从来不会把红色的东西放在她面前。为了她我连打架的次数都减少了。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让她流血！

“老爸？”我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父亲，他应该知道，但他故意避开了我。三上也扭过头，一声不吭。

“为什么不说话？你们想包弊那个人吗？”

“不是的，朗晴，不是你想的那样。”小界无力地说。

“连你都不肯说？难道真的是我？我是那么暴力的人吗？”我茫然了。

“不！”小界哭得连力气都没有了。让我又气又心痛。

“朗晴……看看你的右颈。”父亲终于开了口。

什么意思？我伸手拂过脖子。

手心里有血，很痛。我终于有了感觉血正淙淙地从颈动脉慢慢往外淌。

父亲过来用一块毛巾帮我把血止住。小界一直不敢抬头看我，我流了那么多血她都不来关心我一下。

也许我也是迟钝的人，但不久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小界嘴角渗出的是我的血！

怎么会这样？小界她是吸血鬼吗？她是父亲要消灭的鬼族吗？

房间里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伫立在原地各自想着心思。

“朗晴，我……吸了你的血。”小界打破了沉默。

她的声音让吓了我一跳。吓得我不敢看她的脸。我情愿这句话不是由她亲口告诉我。

随便什么人来说都好，只要不是她。

“是吗？……我一点都不痛。”这是真话，感觉早已经麻木了。

小界吃惊地看着我，重复道：“我是个吸血鬼，朗晴！”

“别说了！”我心情恶劣，“我管你是什么！只要你依然是天国界就好。”

“不要骗自己了，看着我！朗晴。”小界哀求的语气里，有着命令的味道。

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才敢把脸转过去。小界仍旧是我认识的摸样，不是呲牙咧嘴的鬼怪。但她的神情中却多了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西勇气。

她好象鼓足了勇气，准备承受惩罚。

“我不是一个人，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小界象认罪似的坦白，“连我母亲都知道这一点。从前，我很怕血。其实更怕你呢，朗晴。虽然那时候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却知道你是学校里最会出意外的人。我想试着和你相处，也许你会帮我克服恐血的毛病。这样一试，便再也分不开了。你不仅治好了我的恐血症，甚至还唤起我对血最本能的渴望。你就象我的寄主一样，也是我的食品。”

我安安静静地听着，象在听一个莫不关己的故事，毫无感觉。惊讶、痛苦、这一切好似随着血液淌光了一样。

小界依然残忍地说下去：“你不觉得，最近我很异常吗？你身上莫名其妙的肿块是哪来的？那些都是我技艺不熟练时候下的口。只是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身边的我，是一个人人想得而殊之的吸血鬼，你真是好笨的天野家族的人！为了不被你发现，我顺从你，讨好你，有一天你终究会丧命在我手中。今天就很不幸，在我忍不住品尝美味的时候，被你父亲当场抓住。好可惜……”

“够了！”我打断她。她通篇的谎言，让我心痛的得窒息，“你说：呆在我身边只是为了害我，但当遇见我父亲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落荒而逃？他有能力把你看透。”

你说：对我的好都是在演戏。但你的付出早已超过你应该所得的，只有我在耍赖般的享受。你以为只要骗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十恶不释的坏蛋就可以让我好受了吗？你才是一个够笨的吸血鬼！”

小界被我骂呆了。我不允许她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我能判断自己所看到的：她为我的生日宴会忙碌了一整个通宵；她会在我耍脾气的时候沉默，然后在半夜凌晨满街的找我；小界的为人让她并不缺少朋友，但她却一直容忍我这个恶劣的同居者。

“我才不在乎你是人、是鬼，是爱我还是害我，反正我不会洗衣烧饭……我想我是离不开你了。如果你要吸血的话，我有很健康充足的备货啊，这样你就不会妨碍到别人了嘛。”

我知道自己绝对没有那么好，却理所当然地挥霍着她的付出。这已成了习惯，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她的日子，真不知会是如何的暗无天日！也许没那么夸张，也许仅仅是一段日子，但那段日子也会要了我的命。远比被吸血鬼整死还要惨。

小界又在哭，我知道她现在是很放心地在流眼泪。她哭起来象我母亲一样能把眼泪表现得艺术化。

正在我欣赏的时候，父亲在边上尴尬地咳嗽一声。

天呐！我忘了房间里还有两个超级电灯泡。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以除鬼为职业的天野家族某代掌门。

“老爸！你该不是要除魔扬善了吧？不过你可不能动小界一根汗毛，否则我跟你拼命！”我毫不客气地说，急得小界在下面直拉我的衣角。

“恩……你打的过我吗？”父亲的表情就象猫逗老鼠。

“你想试吗？”我真的蠢蠢欲动。

“我是你父亲哎！”

“反正这个父亲象是天上掉下来的，最多不要罢了。”我快人快语，让一屋子的人大跌眼镜。

“既然这么说，我也不用顾父女情宜了！”父亲威胁我。他好象真的敢说敢做。

“喂，老爸！”我有点紧张，发现自己处于下风，硬的不行来软的，“你也不是放过了佐依和修罗王了嘛，为什么不能放过小界。我毕竟是你女儿哎，更何况，你连一点父亲的义务都没有尽！如果你真的这么说的话，我马上要母亲改嫁！”

这一点也许戳到了他痛处，父亲一怔，有点受打击，不过马上恢复过来。突然之间变得象个奸诈的老狐狸。

“放过你们当然很难，不过，只要你能答应我一些事……”他在故弄玄虚，我却急得快出汗了。

“你要和小界好好相处噢。”

“当然！”

“不可以让小界的身份暴露出去。”

“废话！”

“明天晚上，你们和我一起去山上，有件事要了结。”

“可以吗？”我望望小界，最终点了点头。

“那么就没事了。”父亲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说，“我想，三上和我也该出去了。”

三上听了父亲的话，象大赦一样，急急往外跑。

“早该走了！”我在背后嘀咕。

“早点休息，别让伤口再裂开了……”父亲的话被我砰地一声关在门外。

现在是我和小界两个人的世界了。真想让刚才的悲喜剧继续下去。

“还痛吗？”小界查看我的伤口。

“不痛了！”我逞英雄，虽然还很痛，“让我看看你的牙……”

真的，小界的确有尖尖的虎牙，蛮可爱的。

“只有在月圆的时候才很尖。”小界说。

“也只有月圆的时候你才会想吸血吧。”

她点点头。我应该早发现的，每月中旬她都会焦躁不安，如果我能及时满足她的需要的话，就不会搞得天翻地覆了。

“对不起。”小界依然在为我的伤口内疚，“我的技术实在太糟，才会让你血流不止。幸好你父亲赶来了。”

“没关系的，我来陪你多多练习好啦。”这样的对话是不是有点怪？我马上换个话题：“小界，是你把父亲叫来的？”

“当时我想叫人，拉开门，你父亲已经在门口了。我就马上叫他帮忙了。”

这个老头子！简直是预谋好的嘛！原来他说要处理家务事，就是指这个。不过，小界也真是诚实的吸血鬼。知道父亲看穿了她都不和我说。

“你在想什么？朗晴？”小界还有些忐忑不安。

“我在想也要咬你一口，这样才公平。”我坏坏地露出自己不太尖的牙齿。

“搞什么？”小界逃避着。

一时房间里热闹非凡，才不管父亲有没有在外当电线杆。

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月圆之夜。做了半场噩梦，半场美梦。

很早我便爬起来了，小界还在打呼噜，昨天她累坏了。

父亲还坐在长廊上，象在欣赏风景，又象在等我。

“老爸，早！”我坐在他身边，想和他做一次真正的谈话。“今天有好多萤火虫。”

“萤火虫？”他觉的奇怪。

“那边亮亮的小点啊。”我指给他看。

父亲笑了笑说：“那些是我和你说过的精灵，你真的能看到了。”

“精灵？”这回换我奇怪了，想冲过去看个清楚。

父亲拉住我，叫我不要打扰它们。我只好远远地观望。

过了好久，我终于知道那些不是萤火虫一对对有翅膀的精灵在空中飞舞。美的象幅不真实的画。

我真的能看到异族了！昨晚还碰到一个呢。这种能力的突然到来是不是和小界有关？这让我想起我是来找父亲算帐的。

“你知道小界是个吸血鬼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兴师问罪。

“这件是由我来说好？还是小界亲自告诉你好呢？”父亲问。

我沉默不语。心里却知道：如果是父亲告诉我的话，我会不信，怀疑父亲有问题；如果是三上这么说的话，我会当场和他打起来。

“但我会受伤哎！说不定还会死掉呢。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声辩。

“你认为小界会让你死吗？”父亲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不过我原谅小界理所当然，但为什么你也会放过她？”这点让我最搞不懂，昨天我还以为，小界逃不过父亲的手心呢！父亲会不会欲擒故纵？

“吸血鬼不一定是坏人啊。”父亲说得干脆利落。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但是……但是……你为什么还要答应留在这里除鬼？”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原来父亲也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大人的

世界真的很难懂。

六月十六。鬼会在山上做什么呢？

“他们在山上相聚，就象人一样和亲朋好友聚一聚，叙叙旧。”父亲回答我的疑问。

原来鬼也有象人类中秋节似的节日。八月十五变成了六月十六。

月圆的时候，好象理所当然会发生奇怪的事。“因为那时候月亮在地球的背后，离地球最近啊，它的引力可以改变地球上众物的平衡，象潮汐啦……”我滔滔不绝地卖弄不知从那里贩得来的“知识”。

三上斜眼看我们：“少在我这个天文系的高才生面前，班门弄斧。”

“少臭屁！”我从后头踢他一脚。

因为答应了父亲，小界也和我们一起登上了山。

在山中看月亮，真是别有风趣：月亮圆圆地悬在树的枝头，仿佛就要从沉甸甸的枝头坠落在你怀里。

三上和父亲走在一块，而我和小界远远地拖在后面。

“如果有奇怪的事发生，小界，你就先回去好了。”我说。

“回去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岂不是更可怕？”天国界反问我。

“倒也是。”我挠挠头，“那我们一起逃吧……”

“你们在打什么主意？”三上回过头来问。

“你少操心，还是看前面的路吧。”

我刚说完，三上就一头栽进一个土坑里。

“是谁？是谁在这里挖的坑？”三上气急败坏地在坑里叫。满地找他的眼镜。

看了半天，我终于认出这是我和小界建造的“无水人工温泉”。三上这小子运气真不好。

“今天天气真不错！月亮好亮呢！”我打着哈哈，无视三上在坑底又跳又叫，从他身边走过去。小界倒很好心地扶他一把。

“朗晴！你给我站住！”从土坑里爬出来的三上，叫嚣着向我冲来。

“你说站住就站住，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我反诘道。

“有本事就不要逃！”三上围着父亲追我。

“干嘛不逃？”我冷笑，“抓住了让你打啊？”

一时间，三上和我把整个山头折腾得鸡飞狗跳，有鬼的话，也会被我们吵死的。

“很热闹嘛！”一个人坐在高高的树桠上，把十六的月亮做背景。十分悠闲地看着我和三上在下面围着树干转。

应该说是一个鬼，他就是那天我和小界看到的年轻人。

“又是你啊。”我对他做鬼脸。但他好象只对我父亲有兴趣。

“久违了，天野云龙。”他从那么高的树桠上跳下来。却轻得象片羽毛，无声无息地飘落在地上。

只有那一刻，我才真的相信他不是人。

“你妹妹吗？”他指指我，“天野朗晴，蛮可爱的名字。不过你有妹妹吗？”

“我女儿。”父亲微微笑着说。

鬼吃惊的表情原来也这么好玩，看那家伙呆瓜的样子好痛快！

“你……”鬼也会口吃？他竟然看着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是天野云龙和日下佳佑的爱情结晶！”我勾着父亲的脖子做出亲昵的姿态向他证明。

“你竟然有女儿了？还是和佳佑的孩子？”他还是半信半疑地甩甩他的长发，仿佛要把月亮的光芒也甩下来一样。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女儿了，而且还长那么大了。”父亲苦笑，“否则，也会和你早早有个了结，去陪佳佑。”

“老爸你不要黄牛喔！”我连忙抓住这句话，替母亲换取幸福。

“看样子这是真的喽。”鬼先生垂下眼帘，很落寞的样子。

“很抱歉。终于要和你一决高下了。”父亲摆好作战的姿势，“今天你不会再躲避了吧。”

“也好！”对方抬起如星般闪耀的亮眸，象下了决心，“这一天早晚要来，我也盼了好久了。”

“怎么回事？他们要打架吗？”我悄悄问三上。

“是决斗啦！生死决斗！”三上好象很兴奋，“看好了！师父一定会赢的。”

他倒很放心。但对方是个连父亲都说很厉害的人。万一赢不了该怎么办？父亲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不用打，在气势上就先输了。

更何况，对方是鬼王哎！没看见他身后众多的灰色鬼影，都象要从树林的阴影里扑出来一般，算上小界我们也只有四个人，打群架也不会赢。

“准备好了吗？”他们互相点点头退开一点距离。好象马上就要动手了。

“停！”我凭着直觉站到了他们中间，“老爸你考虑好了没有，真的要决斗？”

没等父亲点头我又脱口而出：“就算你决定了，我也不会答应你用生命冒险的。如果你死在这里，就不能履行刚刚的诺言了，这样母亲岂不是很可怜？”我又转头对着鬼喊：“想和我父亲决斗，必须先过我这关，别忘了！我们还有笔帐没算呢！再说父债子还，我倒很想会会你……”

我说得滔滔不绝，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义薄云天的味道，却不妨小界在边上拉我的衣角，“朗晴……朗晴……”

“别烦我啦，没看到我很忙吗？……”我和她唧唧喳喳闹开了。

“这也是你女儿吗？”听我的一席话而听呆掉的鬼王问同样呆掉的父亲。

“你在查户口啊？”我不满地嘀咕，但还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她叫天国界。我的同居者哦！也就是说，是我的同学、伙伴、煮饭婆……”

我肯定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因为从来没看到过脸色这么差的鬼。我还没说完呢，难道他已经知道小界也是个吸血鬼？

“天国帝。你的表情不要象末日来临了一样嘛！”父亲难得这么幽默。“我知道你绝对没有妹妹的。”

这回听呆的人是我。天国帝？和小界一样的姓。父亲还说小界的姓很少见呢！原来他也认识一个。那么他和小界……

好象不必猜了，明摆着嘛：他的表情和父亲知道我身份时候一个样。

父亲节难道在六月吗？这两个凭空冒出来的父亲：一个是除鬼的；另一个干脆就是鬼。

“你……我……”鬼王又开始结巴，“野口爱她……”

“母亲好得很，不用你担心。”小界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竟一点感动都没有。在这方面她好象比我硬汉。

“真的？……”天国帝脸红红的，不知道皮肤下流动的是不是血液？

“当然。她又找了三个丈夫。现在大概在正和第四任丈夫度新婚蜜月。”小界平静地说，“她过得比你好多了。”

她母亲和我母亲做的怎么截然不同？看她温顺的性格一点都不象有个花心的母亲。

当然，从我身上也看不到母亲的影子。

我相信小界不是有意气她父亲的，但看样子，鬼王受的刺激还不小。

“你是我女儿？是人鬼的混合？你和天野的女儿是同居者？……”做父亲的也许都有一大堆的疑问。这个怎么看都不象有女儿的吸血鬼，却和我父亲一样唠叨。

“看样子，我和你之间的矛盾在子辈解决了啊。”父亲很轻松地说。

天国帝还在和小界在嘀嘀咕咕，品尝初为人父的喜悦。

“你们不会再打起来了吧。”我明知顾问。

“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上在边上凑热闹。他也看了一出亲情喜剧。

“你知道吗？”三上故作神秘地对我说，“在C大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不同寻常，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异族呢……”他没说完，就被我赏了一拳。

小界是个异族并不太奇怪，但她是鬼王的女儿就有点意外了，看她和天国帝站在一起的样子，象姐弟。听说鬼都很长寿，说不定等她七老八十了，她父亲还年轻英俊呢！

不过，谁去管她父亲呢？只要小界和我成长的速度是一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慢慢地变老。好浪漫哦！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要我和小界好好相处，他为什么会放过天国界。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天国帝决斗，只是天野家长男的身份让他不能平衡。他想让我和小界成为真正的、毫无隔阂的朋友，以圆他们两人的梦想吧！

“小界对与人类的食物还习惯吧，吸血鬼不能在阳光下呆太久，这点你要注意……”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和鬼族相处的经验。而另一边，天国帝好象在教小界吸血的技巧，怎样才能让对方不太痛，最好毫无知觉。我希望她能好好学。

“你们真奇怪哎！”三上在旁边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搞不懂人和鬼的界限。

六月十六的夜晚，的确是个团聚之夜，天野云龙和天野朗晴；天国帝和天国界；除魔去鬼的和妖魔鬼怪；在加上个学艺不精的三上。大家都平平静静又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一夜。

鬼的聚会结束，九泉枫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小界和我认认真真地开始做最后的复习。小界的父亲回去统治他的世界了。我的父亲被我踢回了水城，这回他一定得和母亲重修旧好，否则我不会饶轻易过他。三上本想忠实地当父亲的跟班，为了不让他当电灯泡，我们买了一张洲际旅游的车票，把他远远地打发走。

现在整个九泉枫山就只剩下小界和我，一个半人了。就象我们是这里的王一样。小界和我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同居生活。静等高考的日子。

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我们终于找到了第八个泉眼，就在寺庙长廊的一间房间里。

那是一间浴室整个大浴池就是一个天然温泉。找了半天竟然又回到出发点。

九泉还只找到八泉，不过幸运的是：我和小界挖的两个人工泉眼，有一

个已经开始蓄水了，就是三上掉下去过的那个坑。是不是三上的重量压破了土层，让水冒出来的呢？他好厉害！

还有一个好消息：小界吸血的技巧在我的训练下，果然大有提高，也许是她父亲教导有方，我都不觉得痛了。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她伏在我身上，有点怪。但为什么她平日的时候还晕血？

虽然我和小界都“捡”到了一个亲生父亲，而且父亲们都没给我们什么见面礼，但六月之旅是父亲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它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人生是那么完整和幸福。都知道了对方并非完人，但会是永远的朋友。

因为我们凝聚了两代的缘。九泉枫山是最好的见证。

山中的生活差点让我想和小界就这么隐居下去。

偶尔有一两个胆子稍大的凡夫俗子闯入庙里，会问：“现在山里还有鬼吗？那个天野师父呢？”

“老的天野师父退休了，新的天野师父刚上任。”我点点自己的鼻子，然后看看小界说，“鬼嘛，还有半个。”

对方总是莫名其妙、然后落荒而逃！

多精彩啊我们考前的日子。

city 留言：看到这篇留言，大概都知道《天堂鸟 II》已经结束了。不过好象没有大结局的感觉！那当然，因为还有《天堂鸟 III》嘛。

city 是否很麻烦？一部好好的《天堂鸟》非要分成三篇来写。因为第一篇写了 70 多 KB，第二篇写了 80 多 KB，至少还有两个故事没有写完，为了不让第二篇太长，所以我就另起篇幅搬出第三篇喽！还有其他等等的原因，就不要再问了，city 我当然有自己的歪理。

《天堂鸟》零零碎碎加起来也不少呢！我准备单独存盘，编个专集。是张红色的 Maxwell。这个系列的主色调都是红色的，因为有一种名为“天堂鸟”的花就是血红色的，灵感来自于它吧。

感谢你都看到《天堂鸟 II》了哦。等个圆满的大结局吧。就算是个俗套的结局，city 也祝你有个好梦！

ps：有人说 city 的留言写得好烂，也有人说愿意看。哈！哈！哈！我管它！

City

天堂鸟 III

爱一个人不会太轻松，但我保证：对你会有始有终。

@万流归宗

猜猜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已经十月啦！

我嘛，当然和小界在一起，在 C 大。大学好象不是很难考嘛！（不过说

大话是要挨小界批的。)其实只要在最后一段日子里,有父亲的关心,三上口才的调节,和小界尖尖的牙齿,一切都变得好办多了。

唯一难办的是竟然和三上是校友了,他还自持是学长呢!这个连我都打不过的家伙,在学校里还是蛮威风的,处处以学生会干部的身份监督我。当初应该送他一张环游世界的机票,让他回不来最好。

我和小界都搬到了京都,在外租到了房子,继续我们幸福的同居生活,只是三上不识时务的打扰,让人有些烦。

总之大学生活还是很开心的,只是我和小界不是同系,她读管理,我读装潢。每天小界都会在上学前把早饭端上餐桌,替我安排好一天的时刻表。她习惯早早地到校,而我则总是在校园的大道上末路狂奔的一族。

今天也不例外。就在我东南西北地找教学楼的时候,很不幸地被三上看到,而且还是一头撞到他怀里,想溜都溜不掉。

“朗晴!又碰到你噢。”他幸灾乐祸地干笑。

这家伙是不是第一节没课,会这么闲的在校园里晃荡?又在找让他看不顺眼的异族吗?

“咦?你脸上为什么要贴那么多OK绑啊?”三上对着我的脸横看竖看,都挡住了我的视线。

“要你管?!”我把他从眼前扫开。真急死了,不知道实验楼在哪里,C大没事造这么大干嘛,在我眼里所有的楼又都差不多。

“噢!我知道了你又和别人打架了对不对?怪不得每次都来得那么晚,你就不怕小界知道,不给你饭吃。”

“你再挡着我,我现在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三上很识相地往边上跳开两尺说:“我怎么敢挡你的路?现在谁不知道天野朗晴第一天报到就拳打脚踢地打遍C大无敌手……”

他说得太夸张了点,那一次只不过教训了几个对小界口出不逊的混混。我还惊讶象C大这样全球闻名的大学,竟然也有不良份子。三上作为学生会的干部,不自我检讨工作不力,还有脸来教训我?

“那次又不怪我……”我为自己的清白声辩。“都是那些不良的家伙先动手的啊,连小界都说我很勇敢呢。”

“人家只不过是C大的不良因素,但你是C大的危险人物,半斤八两!”三上很得意地说,“更何况,你今天打得面目全非,不又是别人先动手吧!回去该怎么和小界交代呢?说你又摔了一交?你哪有那么多交好摔?”

三上好象说得很有理,看他自我陶醉的样子象个辩论家一样。

“就说……就说我被你撞得这样子的。”我马上拿他当垫背。

“喂!你不要害我……不过要我帮你圆谎,得贿赂我噢!”

“没问题!”反正一顿午饭就能打发他。

于是,中午三上和我坐在了一个餐桌上,一半是贿赂他,另一半是答谢他最终给我指明了到实验楼的路,让我赶上了老师的点名。

“和你一起进餐有种很高级的享受!”三上说。

“为什么?”我吮吸着番茄汁,乘小界不在,我要好好品尝这美味。

“因为……”三上环视一周说,“因为你周围三尺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的确,前后左右几个餐桌都空着,从高中起就这样子,我都习惯了。别人都用眼角打量我们,和他们对视时又远远地躲开。除了当初那个迟钝的天国界,至今没人敢在我进餐的时候打搅我。其实我又不吃人!

“朗晴！”小界端着食盘过来，我慌忙把手中的半杯番茄汁甩得远远地。不知道这回会甩到谁身上。

“三上也在啊。”她和他打过招呼，立刻就注意到了我的脸。

“这是三上撞的！”我抚摩着鼻梁上的OK绑，不打自招。

虽然事先打过招呼，但三上还是险些把饮料呛到肺里。

“但是你满脸都是伤哎。”小界怀疑地看着我。

“那当然，五个对一个……”我有点说漏嘴。

“什么五个对一个？”小界看看我，又看看三上。

“啊……就是……我抱了五个盒子，她……撞了上来。”三上结结巴巴地履行他的义务，我都能看到撒谎时额角的冷汗。

“哦……所以你脸上又是裂口又是淤青的。”小界似懂非懂。我和三上连连用力地点头。她也就不追问了。跑去给我取冰块。

“喂！”三上凑上来悄悄问，“你真和五个人对打？”看他的眼神，我脸上的伤口还算轻的。

“别看我很惨，对方也倒了三个，两个重彩呢。”想想早上拦住我去路的A大五个人，个个是人高马大的男生，不过打得还算道义，一对一，如果五个人一起上的话，我也不必花那么多时间摆平了，但也许不能安然无事地坐在这里。

看着小界忙碌地为我拿冰块，觉得小界好可怜！骗她有罪感。

“嗨！朗晴，我就想到，我能在这里碰到你。”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除了小界谁还敢这么粘乎乎地叫我？而且还不要命地靠得我这么近？

一转身，就看到对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苏·纳尔逊。

“你不是应该坐在日下企业第一把交椅上的吗？或者乖乖呆在你的‘行宫’里花天酒地，来这里干什么？”

“来读书啊！”苏说得大义凛然，并且大大咧咧地坐到了我对面，“我来进修金融管理。”

“那是小界的位置！”我从桌子下边把他踢开，“看你的样子，就是外祖母派得来的间谍。”

“不是我！”苏被我踢得躺在地上哇哇乱叫，一点都没有了刚才贵公子的风度。

“那就是有别人喽？”我乘势追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吧。”苏好象很老实。我能相信他才怪！

“这个……”三上用筷子点点苏，等我引荐。

“你们自我介绍不就可以了。”

苏先伸出了说：“我叫苏·纳尔逊，从直系血统来说，是朗晴母亲的母亲的妹妹的孙子。”

“三上，天野云龙是我师父。”

两个麻烦的家伙一见如故。但谈论的都是我在日下家族和在九泉枫山的丑事。让人头疼。

“你好！”小界端着冰袋回来，正巧看到苏狼狈地从地板上往椅子上爬，她一定想起在水城的时候见到过他，“你就是朗晴租来的表哥？”她的确没有忘记当初苏自我介绍的一番话。

“你看她对我不客气的样子就知道了。”苏离我一尺远远地坐开。

“小界，冰袋可以给苏用。”我看着苏痛苦不堪地坐在椅子上，刚刚那一交有够厉害。他千金贵体的屁股，一定饱受折磨。

“朗晴，刚刚我看到以前的教师高庙增了。”小界说得有点神秘。

“不可能啊。”自从上次他送C大的模拟考卷以来就没和他有过联系。虽然他也是C大毕业的，来母校缅怀青春吗？

“朗晴！”就在我认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个彻底属于高庙增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随后，高庙增以一个老师的姿态自傲地站在我面前。

“我没看到！”象鸵鸟一样，我把脸别向一边。

“可惜啊，我可清清楚楚的能看到你。”高庙增用力把我的头扭过来。

今天真不走运！接二连三地碰到不想见到的人。

“哈！哈！哈！原来是高庙先生啊！久违，久违。您来此地有何贵干呢？”既然躲不过，只好硬起头皮面对喽，我满脸推笑和他“寒暄”。

面对态度180°转变的我，和尚还能泰然自若，依然神气地挺着胸脯说：“我来教书啊！象我这么好的师资，C大怎么可以放过呢？我来教授哲学！”

哇噻！这个生活颓废，心理健康不完全，以处罚学生为乐的人，竟能在C大谋求到职位？而且教授哲学？

“从高中教师到大学讲师，升职了嘛！恭喜啊。”我熟稔地拍拍他的肩，“我保证绝对不会选你的课！”

“不要这么打击我的自信心嘛，朗晴。”高庙增苦笑一声，“好歹你还是我的得意门生呢！”

“我不承认！”

小界看到我嘟着嘴，而高庙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出来打圆场。

于是，平时只有我和小界的“领地”，被多出来的三个人挤得满满。周围好管闲事的人自然斜眼象这边看：一个花花公子，一个落拓学徒，一个半瓶子水准的哲学教师，奇怪的组合！笑！

自从苏和高庙进校以来，我总能时不时碰上这三个人，就象一粒弹珠在三角架里面弹来弹去，生活的空间大受妨碍，和小界相处的时间，他们都会轮流来做“电灯泡”和“三夹板”。不过这让我和别人打架的机会也大大降低，争执率更是快为零。

只是没想到在安定的生活中，会有人来捣乱。危机发生就在小界身上。

礼拜五的下午，我特意逃课出来，摸索到管理学院。目的只是为了要和小界单独去度个周末。我才不要在周六周日的黄金时间，有三个大食客驻扎在家里挥之不去。

但是，小界的教室为什么会三楼呢？有点高度噢。确定没有人跟踪，我往上爬，蹑手蹑脚地趴在教室的窗上。原来爬三楼的窗户也不是件困难的事嘛！正自鸣得意，却发现在课堂上有道很不寻常的目光一直盯住天国界的背影，监视般的，很不友善。顺着目光寻找到它的主人一个坐在后排的男生，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但眼睛却不倦怠地只瞄准小界一个人。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哦，竟然发现了自己被注视，立刻把目光准确无误地投向窗口。而我连躲都没地方躲。

伴随着他大幅度的动作，全班的人都开始看窗外，为了不让小界太尴尬，我直接往下跳，真幸运没有摔断腿！希望大家把那个一下子就从窗口消失的影子当作幻觉就好了。

坐在楼下的草地上，抱住全身淤青的身体，想得却是刚刚那人的眼光，

短暂的，却又锐利无比，象能穿透大脑的思维一般，倘若我没有在外祖母的眼光下训练了那么多年，肯定会当场被吓得一头栽下来。

好不容易熬到快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等小界出来，顺便活动活动被摔得快散架的筋骨。第一个跑出来却是讲课的教师，衣领上沾着厚厚的粉笔灰，戴着浅色的眼镜，使人一眼望去只能看到面颊上两片亮白。

“恩。刚刚是你在窗口那边吗？”老先生一边拍着衣服，一边看着我。

“您看错了吧。”我抡动着酸痛的手臂，扯着撒谎的笑容，“谁会不要命的爬三楼的窗呢？”

“哦。”他识相地点点头，不知是否意会的笑了笑，走了下去。

小界在磨蹭了大半天之后才出来，那个男生仍然在座位上盯着她，看到我的时候，很讽刺地牵动了一下嘴角。

“朗晴，今天我们教室窗口飞来一只大鸟哎。”小界比画着。

“鸟？”我把手臂想象成翅膀，在身后扇动着，“有多大？”

“恩……象你这么大。”

“……”

小界和我的确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想象三上满街找我们的样子，一定会很好笑。

倘若没有浑身的酸痛会更快乐一些。只是心里多了一个结，那双北极冰的眼光，总在我最泄意的时候冰镇我的大脑。

另一周又接着开始。三上在餐厅找到我，扔给我一份我要的东西。

“朗晴，为什么穿高领的衣服？天气还没冷到这种程度啊。”他伸手拉下我的衣领，对着血管上的牙痕而发呆，“……看样子，小界的水平还是不高嘛。”

我苦笑，只管低头看宗卷。

攫冢护。就是他喽？盯上小界的人。一行一行地往下看，都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学生会的干事、特能社的副社组长，……三年级的他本事好象不小嘛，是那种一贯的好好学生。但是好学生会会有那种狩猎者的目光吗？

“特能社是什么？”我问。

“特异能力社团啊，里面的组员都或多或少有一点别人没有的能力呢，他们曾经还邀请过我的加入。那个攫冢护是攫冢世家的接班人，通俗地说是阴阳师的后代，历史使命和你们天野家族很相似呢！该不会你惹到他了吧？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小角色哦，他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强……”

“攫冢护？阴阳师？……”磕击着台面，我自言自语，“……遭了！”

“我奉劝你与他和平相处吧。”三上依然无所谓地笑着。

“他盯上小界了。”我抬起头，三上的笑，瞬间冻结在眼里。

“不会吧……好……惨……。”

“对啊，小界有危险。”

“我不是指小界，而是说他会很惨，怎么会撞到你的枪口下？”

我们正谈论着对策，三上拍拍我的肩，回过头，那个攫冢护正随着一批人走进餐厅。

怀有敌意的我，觉得他在一群人里面好刺眼。

“都是‘特能社’的人呢。”三上告诉我。

“真的假的？怎么会有这么多拥有能力的人？”我不信地搔搔头。

“很多都是他们的崇拜者啊。”三上我指出为首的那个人，神秘兮兮地对

我说，“他们的社长和你有点关系呢。”

社长？那个穿着新制服的？还是个一年级的新生嘛，他凭什么当社长的呢？不过他好象很有气魄的样子，这种人天生就象是要穿制服的，C大很不起眼的校服穿在他们身上，立刻把那种笔挺、整洁、传统、可亲近不可接近的力度穿着了出来，而我的校服呢？很惭愧团团糟地塞在某个我也记不太起来的角落，反正又不一定要穿，干嘛要贴招牌一样，显示自己是“好学生”？……

“你在想什么啊？”眼前晃动着三上的手掌，耳边却清晰地传来他的声音，“我刚才说了，他的名字叫作天野百慕川。”

“那个一年级的？”我指指已经坐下的那群人，突然回过神来，“你说，他叫天野什么？”

“天野百慕川。”三上得意地摇头晃脑，“天野家族第七十四代族长……朗晴，你噫到了吗？……”

“……差一点点。”

我扳着手指数数，祖父是七十一代的族长，直系到父亲这代是七十二，父亲在还没生下我的时候放弃了这个位子，那么由旁系继位，到了刚刚那个家伙怎么变成七十四代了？七十三代的老头子死了吗？

“你的算数做完了吗？”三上好心地问。

我偷偷一笑，不管怎么算，我都比那个人长上一辈。正得意，小界来到餐厅找我，我以这辈子都没试过的速度把她拉到身后藏好。

“朗晴你在干什么？”小界迟钝地问。

“没有啊。”我把她挤到角落里，警惕地望向那边，很不幸，又看到那双让人不舒服的眼光。攫冢护好象在汇报着什么，但他的社长，很不在意地向这里瞟上一眼。

“那个天野，并不厉害嘛。”我断言。

“什么啊！他这么年轻就能当上社长呢！连攫冢护这种强人也要在他的手下，告诉你，我很崇拜他呢！虽然只是一年级的学弟。”三上两眼放光，很陶醉的表情。

是吗？我看他只不过是凭天野家族的名气才得到会长这个位子的。而天野家族的声望不是由父亲振兴出来的吗？

“你崇拜他啊？那父亲呢？”我准备为难三上。

“师父……师父不太象是个厉害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可貌像。”

“噢……？”我斜眼看他，真该一脚把他踢出九泉枫山的破庙。

“你们在谈什么？”小界问。

“在谈如何保护你啊。”我清清嗓子，扮出护花使者的样子。

“是吗？”小界皱皱眉，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换了一个话题，“今天晚上吃什么？回去时可以到超市买足原料。”

“我要吃小界做的烤肉！”三上连忙喊了起来，两眼发光。

“没你的份！”在桌下踹他一脚，“我要吃‘爱心’套餐。”

所谓的“爱心”套餐就是把我喜欢吃的东西煮成一大锅，然后我和小界各端一盆坐在电视前面海阔天空地边聊边吃。饭后还有甜点：冰激凌和我贡献的100cc的血。

“噢~~又要吃那种猪食了。”三上手臂上爆起了鸡皮疙瘩。

“你活腻啦！什么叫‘猪食’？”

“就是嘛！粘粘的一锅大杂烩。”

“我喜欢，又没求你吃，根本就是你自己赖上门乞食的。我还舍不得分给你呢！”

“我才不要……”

“好啦。”小界隔在我们当中，“今天晚上就涮火锅吧，苏和高庙先生也会来。”

“好棒！”三上兴奋莫名。

我却拉着脸嘟起嘴：“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小界，这不公平！”

“不要这样嘛。”天国界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晚上我把时间补偿给你。”

这样还差不多，就让三上他们洗碗，不肯的话，当心我在火锅里下巴豆。

我们计划着晚餐的步骤，小心地护着小界走出餐厅，走过特能社一伙的时候，我看到天野百慕川的午饭是菠菜和荷兰豆，精致清淡，他是素食主义者吗？哼！今晚桌上的菠菜都是我的！我要吃得比那个天野族长还要强。？

虽然我不以天野这个姓氏为荣，但要当好小界的守护神，天野朗晴这个名字正合适。

谁也不会想到天野家的人会守护一个异族吧，哈、哈！不久之前我也没想到过。

我更没想到：攫冢护在我们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主动找上了我。

“请问，你的名字是叫天野朗晴吧？”这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时，我正坐在草地上快攻几何学，每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是最拿手的。

正在急功近利的当头，一抬眼就看见他高人一等地站在我面前，并不魁梧的身躯挡住了太阳的光线，不必看脸，光凭这来自地狱般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时刻准备拘魂似地攫冢护。

“有意思。”我嘀咕一声，这么快就到了针锋相对的时候啦？而且他直接找上了我。

很有胆量嘛，偷偷对小界下手才不算什么本事。

“你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呢？”他已经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但问出来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

“……啊？”我偏偏头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动手……什么？”

“就是对你身边的那个鬼，什么时候除去呢？”

“大概……下辈子吧。”我实话实说，摸摸鼻子看他的反映。

他倒沉得住气，环顾一下四周，慢条斯理地说：“那就由我来吧，会做得让你放心的。”

我会放心？才怪！按耐不住的我，一下子从草坪上跳起来，“你指天国界吧。正巧你送上门来，警告你：不要动她一根寒毛！！”

也许是我和他差不多高的身材给了他压迫感，攫冢护后退了两步，但嘴角不屑地向上抽动一下：“看得出来她很强哦，既然你的能力制服不了她，那不如让我来，由我攫冢氏继承人的出马，并不丢你们天野家的脸啊。不要死拽着猎物不放。”

猎物？他指小界？……我渐渐懂他的意思了，在攫冢护的眼里，我和其他天野家族的人一样，是个驱魔除鬼的猎手。难怪他一开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你知道我是谁喽？象你们这种有特异能力的人，看别人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的身世吧？”我问。

“……不。是从学生会的电脑……”

噢！我怎么忘了，象他如此优秀的学生怎么会不在学生会里当个差呢？只可惜，他的调查还不完全，电脑上自然体现不出我和小界的关系，也不会对我的来历显示得一清二楚。光凭姓氏就推断我的身份，这就是他不幸运的地方了。

“攸冢护，你看，我也知道你的名字呢，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清清喉咙对他申明，“听清楚天国界是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这样说好象太霸道了点，那就换个方式，“也就是说，我是她的守护者。对啊，守护一个异族，就是你所说的鬼，这在天野家族里也不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嘛，……干嘛表显得那么惊讶？”

攸冢护的表情有点不伦不类，带着十足的讽刺意味：“那你是天野云龙的跟随者喽？”

“那当然！”他是我老爸嘛，理所当然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你们天野家族真奇怪。”攸冢护好象在悲天悯人，“一个、一个都当了鬼的俘虏，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吗？连天野云龙都会舍弃族长的位子。那个天国界又是用什么迷惑住你的呢？”

“你说她的态度放尊敬点！”我开始在背后捏紧了拳头。说老爸也就算了，他竟然敢这么说小界？

“一个鬼罢了，要你这么紧张吗？他们在人间道只会贻害众生而已，你难道不知道保护的是个祸患？”

“小界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说。

“那当然。”攸冢护冷冷地一笑，突然转过身拉下我的衣领，“因为她有你这样一个牺牲品，天野氏的血看样子很美味啊。”

“喂！你在干什么？”从草地那头匆匆跑来一个影子。高庙增那个和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过来救驾。不管我怎么看，C大的教师服套在他身上都觉得碍眼。现在他就这么碍眼地冲了过来。

“同学，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盯住攸冢护拎住我衣领的手。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

“很抱歉。”攸冢护放开了我，“我们有点误会。”

他退了几步准备走开，却不怕死地回头说：“嘿！你相信我能轻而易举地制服她吗？”

“相信！”我把回答和拳头同时抡到他脸上。

攸冢护很夸张地被甩到一边，倘若不是他太无能，就是我下手狠了点。看他象虾米一样蜷缩在草地上，好象还流了血的样子，就不再上前补给他一顿老拳。高庙增很识相地在一旁东张西望。

乘此机会我蹲在攸冢护耳边重复刚才的话：“记住：我也能轻而易举地制服你。不服就直接来找我，不准你打天国界的念头！”

抱着书本，我离开了草地，为了不让高庙增太难做嘛。他最后还扶攸冢护去医务室了呢。

“什么？你打了攸冢护？！”三上以激光炮般的声吼穿透我的鼓膜。

“……”

“……攸冢护是谁？”苏，小界的头同时探上来。

“……”

“对啊，那个差点被你打断鼻梁的人到底是谁？”高庙增盘根问底。

“……”

“朗晴，你又打架了啊。”小界好象对我很失望。

“……”

“那家伙一定罪极恶深。对吧，朗晴。”苏在为我开脱。

“……”

“他很强的！”三上看着我，“把他惹毛了会很麻烦。你不知道他使用能力有多可怕，但你除了拳头硬之外还有什么本事？你这样怎么保护小界？……”

“……你们很烦哎！！”撇下四个目瞪口呆的人，我独自进了房间。三上的话盘旋在我耳边，端详自己的手、微微突起的指节，想着他最后那句话“你除了拳头硬之外还又什么本事？这样怎么保护小界？”

对啊，我怎么保护小界，怎样才能保护她呢？我只有这点能力吗？我没有父亲的能力，却夸口要保护别人，很傻？是吧。

门外好象乱了一团锅，唧唧喳喳的，有人在敲门，小界要求我出来，三上也喊道：“朗晴，我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啊，句句都是实话。“实话最伤人。”这样说是因为那人太脆弱了吧。我才不要自己是那种人！

第二天，我就翘课来到九泉枫山。

父亲还是很悠闲地呆在山上守着他的花鸟鱼虫，母亲时不时也会上山来看他，他们倒相敬如宾得十分默契。

“朗晴，今天有空吗？难得你上山来，……不过，好象有心事喔。”父亲真是神算。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变强吗？老爸，我怎样才能发挥天野家的能力呢？”

“咦？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父亲不顾我急不可耐的样子，依然慢条斯理的，“小界出事了吗？”

“还没有……不过也快了。你回答我呀，老爸！”

“你真的很急啊，朗晴，不大能看到你这种表情呢。”父亲终于直视我，切入正题，“但你并不弱啊。”

“什么意思？”我皱起眉。

父亲也学我的样子皱皱眉：“就是说，你并非是这个世界上的弱者啊。”

“但我想更强啊，光靠暴力是不行的。”

父亲笑了：“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暴力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喂！老头子，不要说得我象个暴力分子嘛。”我抗议。

“不是吗？”父亲斜眼看我。

“人家已经被三上那小子贬得够伤心了，你就不要再气你的女儿了。”

“那你认为怎样才算是强者呢？”

“象老爸你啊，拥有独一无二的力量。”

“那么芸芸众生都是弱者了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世上本没有强弱之分，只有……”

“停！”我马上让老爸打住，“你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正邪啊、是非啊……我现在不想懂。好啦，我只想知道怎样才能发挥自我潜在的能力？你不是说凡是天野氏血统的人都有能力的吗？我也能看到异族了啊。但我想做得更

多。”

“靠意念。”父亲简短得回答我。

“怎么这么悬？”我眨眨眼。

“通俗的说，就是靠你的愿望，你能做到你所期望的一切。”

“不会吧。”我怀疑，“伤心的时候，我还希望整个世界都毁灭呢。”

“意念、努力、自知之明。我要求的并不多啊，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毕竟你是我女儿啊。”

“老爸，不要给人家压力嘛。”我们都浅浅地笑着，山里的空气仍然清新得醉人。

祖父好象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守卫的意思就是：牺牲、试炼以及无悔的爱。”现在我好象有点懂了。

“不快点回去吗？现在回去还能赶得及下午的课。”父亲平静地说。

妈呀！他简直能看透我嘛，连我翘课的事都算得出来，而且不生气，不咆哮。有一个当天野族长的父亲真可怕。

“那我走了！”摆摆手冲向下山的石阶。回头，父亲立在庙门口，嘴角的微笑散开在和煦的暖风里。

“我不一定要做个最强的人，但我要保护小界的承诺，一定会做到！”

这是我甩给三上的话，差点没让他在吃饭的时候噎死。随后，我决心去找天野百慕川，我要和他谈清楚我和樱冢护的界限。

这样的房子好象在哪里看到过，高高的围墙竹制的屋檐，门口钉着“天野”的铭牌，简直和祖父的旧居如出一辙。外祖母的家就和这么古典的房型不一样，开放式的花园、欧式的几栋别墅，真看不出来在这迥然不同两个环境里成长的孩子，现在是夫妻了，而且还有了我这么个怪物。不过说自己是怪物好象不太好噢……。

我正在胡思乱想，半掩的门口赫然走出一个人来。

“你这个孩子在这呆了很久了呦。”说话的是个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很和善的样子。“有事吗？”

“我来找天野百慕川。他，在吗？”

“应该在吧，你何不进去看看？”对方为我开了门，做出请的动作。

“恩……你是门卫吗？”我有点贸然地问。因为每次去祖父家，都是门卫开的门。

“差不多吧。”他笑笑，他的笑容竟然和父亲一样有淡淡哀愁的味道。“你是他的同学吗？”

“……就算是吧。”我含糊其词，因为和天野百慕川没有什么交往，但我们的关系应该不算远，只是我不会承认自己隶属这个族长手下。

戴眼镜的中年人带我来到一间大房间，没有桌子，我只能坐在地板上，他走出去不久，天野百慕川就踏了进来。

“咦？……是你啊。”虽然用了一个感叹词，但他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样子，依然一张扑克脸。大概是刚刚做过大量的运动，宽松的衣服和头发上都湿湿的，离得他很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冒出来的热气。

“你能不能坐下来？”我可不想抬着头看他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刚训练完，这里是我静思的地方，请你将就些。”他终于还是坐下来了，并不比我高，但腰杆挺直、临危正座，和我象个大虾米般蜷缩的样子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受什么训练啊，好象空手道一类的。能力这么强的人，也

需要学格斗吗？

“听樱冢说，你正在围狩一个猎物。”他奇怪地皱皱眉，“但第二天就听说他被你打伤了。怎么回事？”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啊，他凭什么要管我的事？”

“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

“对我是没有，但他想伤害天国界。”

“……看来是真的啊……他说你想保护她。”

这时有人送来了茶。百慕川亲自端起了茶具。

“你要不要香片？”他对茶道很有研究似的。

“我不要茶……有没有番茄汁？……但不要冰过的。”

百慕川抬头看我一眼，做了个手势，下人鞠了一躬退下去。立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淡淡茶香。百慕川替自己沏上一壶水，动作幽雅而又熟练。真是气死我了，中学里我也有上选修的茶道课，可惜没及格。

“我不是想保护她啊。”我把话题继续下去，“而是一直都在守护她。所以说，如果樱冢护、你、或者你们特能社里其他任何人想动天国界的话，首先得过我这关。”

百慕川没反映，一点也不惊讶，或觉得好笑，让我怀疑他脸部的肌肉是不是僵化了。

“你的番茄汁来了。”过了很久他终于开了口，不过是说的是别的事。

“谢谢。”好棒哦，看这颜色就知道是新鲜番茄榨的汁，过滤得一点杂质都没有，比学校里卖的好几十倍，看来以后要多来这里“逛逛”。

“这是我父亲亲手种的番茄。”

“呃？！”

“就是带你进来的那位。”

“啊——”他父亲？一点都不象嘛，那么温和的人有这么古板的儿子？不过话又说回来，老爸和我也不是很象啊。

“你是天野家族第几代呢？”他好象准备话家常了。

“恩……我在七十二代以后，应该算七十三代吧。你好象应该叫我阿姨喔。”

百慕川嘴角一牵，这也算笑吗？

“父亲和天野云龙是堂兄弟，我不会比你小一辈吧。”

“你父亲？”

“他是七十三代的族长。”

“咦？是他？”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他好象不太老嘛，也不是体弱多病的样子，而且不象心如死槁。怎么会由你来继承家业呢？该不会是你篡位的吧？”

“……父亲对家族的事业没有兴趣，只做了几年的族长。”

他们这一辈的人倒很有趣，族长宝座象烫手山芋一样，扔来扔去的。

“所以说。”百慕川突然正色道，“我从三岁起就继承天野家族族长的职位，对族规了如指掌，并且有监管族人的义务。我，不会放纵你胡来的。”

绕了一大圈，原来又回到了起点。我不喜欢他这种说话的方式，直接一点不是更简单？

“我也知道族规的内容啊。”我又不是没研究过，“上面好象没有强迫族人一定要和什么鬼怪厮杀，再说，对异族网开一面，又不是没有先例。”情

急的时候拉老爸来当垫背，虽然损了点，但也没办法。

“你指天野云龙吗？”百慕川颌首道，“倘若没有他的修为，就没资格做那样的事！”

咦？他好象对老爸很崇拜的样子。哼、哼、哼！有机可趁。

“如果我放弃天野的姓氏呢？”我考虑了一下这个紧急措施，父亲这里应该没什么障碍，但什么姓配上“朗晴”这名字会比较好听一点？

“那随你的便。”他无动于衷。这个族长当得并不怎么样嘛。

“那么……我告辞了。”我起身告退。百慕川起身替我开了门。

“我自己走出去，你还是去练你的功吧。”我回头说，“不过，不要忘记我对你们的警告。这才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可惜，我无权干涉别人的行动。”他说。

“说得正好！你也别来干涉我，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很强。”

“……对了……我听说，你因为干架的频率之高，而在C大闻名。”

“我不太主动和别人打，希望不会找上你。不过，你真的态度坚决地反对族人保护异族吗？”

“……这是立场的问题……”好半天，他才回答我。我点点头。

但这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得坦白一点吗？

走出去的时候我又遇见了那个中年人，现在我知道他是百慕川的父亲了。他正在给一盆盆景西红柿修枝叶。

“伯父，你好象有很多事要做啊。”要当园丁，又要当门卫。但他们家好象并不缺佣人的样子。

“原来是你，百慕川这孩子没有送你出来吗？”他父亲有点惊讶。

“……我哪敢劳族长的驾……”

“对了，听百慕川说，你也是天野家族的人呢。”

“是啊，天野朗晴，没听说过吧。”

“我叫天野世人，你也没听说过这名字吧，大家彼此彼此了。”没想到百慕川的父亲竟然还是个幽默的人，和他儿子有天壤之别。

“和百慕川谈点什么呢？”他父亲很好奇。

“恩……啊……没什么……这西红柿好漂亮！”我没话找话说，总不见得告诉他我是和他儿子在吵架吧。

“刚刚那杯番茄汁口感怎么样？就是用这种西红柿榨得呢。”

“棒毙了！”大概这和吸血鬼喝到上好血液时候的快感相同吧。

“那就送给你，放着给人看，还不如让它做点贡献。”

“好……谢谢。”

“很久没有看到象你这么有活力的孩子了。”天野世人在包扎盆景的时候对我说，“百慕川这孩子体质不太好，既然你们是同学，又是同族的人，以后要多受你照顾了。”

“啊……您太客气了。”体质不好？但他刚才还运动得很激烈的样子，一副臭屁的表情好象世界上他最伟大似的。

“也很久没能看到这么清澈的眼眸了。”

“指我吗？”我点点自己的鼻子。清澈？大概最近没打什么架，不太肿。

“对啊，有没有人说过，你的眼睛很象我堂弟天野云龙呢？”

“有啊。老爸和老妈都说过好几遍了。”

“……？”

“不过女儿和父亲相象，理所当然的事嘛。”

“……！”

他为什么这种表情？我说错了什么吗？

“原来，原来你是云龙的孩子，怪不得初见面就觉得眼熟。”百慕川的父亲在怔了好久之后才笑这说，“你父母还好吧。”

“还不错。”

“哪，这是包好的西红柿，当心会碎啊。叫你父母有空来玩。”

“当然好。”我对他摆摆手，这里有那么美味的番茄汁，我也会来玩。

在天野世人一路的叮咛中，我终于离开了天野家，这才发现一个大问题，怎么把这盆西红柿带回去呢？小界会吓坏的。

和天野百慕川见面的日子过了不久，就在校园的大道上又遇见了他。

“他妈的，你没告诉我你的父亲就是天野云龙！”跑得来气势汹汹的。

好学生也骂人？一点都没有在家里心平气和的神态。

“听到吗？我要见他。”在喘息了良久之后，他总算平静了下来，又恢复神气的口吻。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是族长的命令。”

“嗤……”我转身就走，让他一个人去当孤家寡人的族长吧。我就不相信他跑得过我，看他跑了没几步就脸白气喘的样子，才真的相信他体质够差劲。

“朗晴，真巧又看到你哦。”这很十三的声音就发自三上的那张嘴，我一转身就看到他竖在身后。

“什么叫‘真巧’？每天都能看到你在我后面当尾巴，累不累啊，你！”

“呀！天野百慕川！”三上完全没把我的话听进去，看到我身后的那家伙却象看到偶像一样扑过去。

“你好！我叫三上义，天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如果前几年特能社的社长是你的话，我就入社了，……我是天野云的弟子哦，唯一的，你知道天野云龙吧，不过我也很崇拜你哦，虽然你是学弟……”

乘三上大力巴结的当头我乘机偷偷溜走，但百慕川的一句话把我绊住了。

“带我去见天野云龙，你不是他弟子吗？知道他住哪里的吧，再远我也会跟你去。”

真不知道他对父亲有这么崇拜。

“其实也不远，现在去，很快就到了。”三上这个傻瓜！

于是我回过头来挡住他们的路，对三上说：“如果你敢那么做，我就让老爸和小界一起饿你两个礼拜！”

“……为什么？”

“我高兴！”

“你对我的成见可真够深的。”百慕川在那里惨笑。

“明明是你先说不放过天国界的，那我为什么要带你去见我老爸。别忘了父亲也对异族网开一面过，再说他好歹是我父亲，他也不会帮你什么，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朗晴，你怎么一说到小界的事就停不下来？”三上在边上嘀咕。

“哪象你，看到别人就不知道自己几两重！走啦，用跑的！”

三上果然和我一起跑了起来，我就知道，他怕老爸和小界都不给他饭吃。

“干嘛跑那么快，他会追上来吗？”三上问，还不时回头。

“他哪有那么好的体力？”我自信满满。体验风在耳边呼啸的感觉。但三上一下落在后面不见了。

“你不想和我一起回去吃小界的点心了？……三上？人呢？”

“朗晴！……他……晕倒了。”三上在百米之后对我挥手。

咦？百慕川吗？再跑回去看他，的确脸色白得象再生纸。

“怎么办？把他抗回去吗？”三上轻轻托住他的头，确定有没有脑震荡。

“把他扔在医务室算了，他这么有名，不会有人见死不救的。”我建议。

“朗晴，你好冷血！”三上拿看大灰狼的眼神看我。

“干什么！就算他是你的偶像，你也不能把他抗到我家，我才不想让小界和这么恐怖的人接触。”

“他哪点恐怖？”三上抗议。

“他是捉鬼的！”我和他吵，但好象有人对这里好奇起来。

“不妙！你去叫车，还是把他送到九泉枫山吧，便宜他了。”我建议。

三上立刻飞快地跑出去，但还不放心的回头看。

“我不会谋杀他的啦。”我踹他一脚。把天野百慕川抱起来，他竟然比小界还轻。

这是吃菠菜的缘故吗？以后我不吃了。

“小界，我在老爸那，有点事……大概不能回家吃饭了……三上也在，事情还是他惹出来的呢，恩……反正明天是双休日，今天不陪你了……早点睡啊……Bye。”

“你还真罗嗦呢，除了小界，还没看到你对第二个人细声细语的。”三上他竟然在我身后偷听我打电话。

“我对大家都不错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老爸呢？”

“在替你们的族长看病。”

“什么病？”我好奇得把头探进房间里。父亲很认真的样子，对百慕川看护得很仔细。

“老爸，他是绝症吗？”我问，如果是真的话，我以前对他就过分了一点。

“没有。你在想什么啊，只不过血色素太低，还有血压不稳，贫血，体质弱，机能不协调罢了。”

“这么多毛病还叫没事？”

“只是小毛小病，你以为人人都象你这么健康？”三上在我身后大发不满。

“闭嘴！我心情不好还想虐待你呢！”

“你已经在刻薄人了。”

“我哪有？”

“虐待我也就罢了，天野百慕川是个病人你还这么对他。”

“他是你三上义的什么人？要你这般卖力的为他说好话？”

“路见不平……”

“哼！你少来！……”

“好啦，拜托你们不要在这里吵。”父亲双掌合十，一幅求我们的姿态，“病人还在睡哎。”

从没见过三上这么听话，乖乖地跑到院子里去吹风。

不过我才没那么乖，把父亲的话当耳边风，趴在床沿边看他为百慕川忙碌。

“老爸，我来看护他好啦，你该去休息了。”给父亲带来这个大麻烦已经很拖累他了，我不想看到他为我讨厌的人服务。

“那也好，等他醒了就叫我。”

“知道啦，睡眠不足会影响你容貌的噢。”

“你说什么？”父亲回头问。

“没什么。”我把他推出去。现在房间里只剩下天野族长和我两个人了。

看我怎么整他！

桌子上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药水，每个我都尝了一点点确定没有毒，就找来一个大瓶，把所有的药都倒进去，然后学着红茶馆里的酒保把它摇一摇。再倒出来的时候，药水已经混合成酱油的颜色，很美味哦！？如果我用吸管强行把这“药”给百慕川灌下去，他大概不会再生什么病了吧。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喂！吃药啦。”管他是不是病人，踹他一脚。

但他动都不动，是我踹得太轻了吗？俯下身想在他耳边大叫一声，但意外的发现百慕川脸上都是汗。

咦？很烫哎，是不是发烧了？要不要叫父亲？不必了吧，老爸已经很累了。这种情况我能应付。

冷静下来想一想，小时候我发烧的时候母亲会做什么？只是，只是我很少生病啊，连感冒发烧都很难得。

对了！冷水、冰块、毛巾。电视里面有这么放过，好象还要生姜，很多条被子这也是免不了的。

恩。毛巾用冰水镇过放在他额头上，上面再加个冰袋。给他盖上我能找到的所有棉被。但生姜是怎么用的呢？榨汁吧，就把它放在刚刚的药水里。

这一夜好忙哦！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就这么睡着了，而且山中又那么安静，难得做了一个长长的好梦。

当第一道阳光照到我眼睛的时候，我还以为小界没把窗帘拉好呢。翻个身，却觉得浑身又酸又痛，我不记得有和什么人打架啊？怎么会这样？不过，被子从身上滑下来了，我怎么跪在床边上睡？而且这床好象不是我的。揉揉眼睛，终于回忆起昨天的一切。

那么，谁能告诉我，百慕川在哪里？我几乎霸占了半个床铺，发高烧的他却不见了踪影。

“早安。”这是从床角发出来的声音，百慕川就端端正正地坐在角落的阴影里。好象很精神。

“早。”我歪着头问，“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半夜里在被你这么多条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的语气十分委屈，“不过，你倒趴在边上睡着了，还流了一床的口水。”

“你的病好象好了嘛！”我这才发现，他的脸色正常了，而且不象仍在发烧的样子。

“你指我发烧吗？每天晚上我都会这样，不必担心。”

“谁担心你！嘿、嘿、嘿，不过你还得吃药噢。”我马上把昨晚精心炮制

的药水端到 he 面前。

也许我笑得太奸诈了一点，致使他担心地往瓶子里看了一眼，但还是一滴不漏的把药水都喝完了。不过一点也不好玩，他脸上莫无表情的，好象刚刚喝的仅仅是白开水而已。

“老爸！你的病人醒了！”我直着嗓子对门外喊，又回头对百慕川说，“你在校园里晕倒了，是我救的你哦。你也太没用，还当天野氏族长呢，害我一起跟着没面子。不过我老爸马上就来，你可以看到天野云龙其人了，别说我不够意思……”

正说着门被拉开，第一个冲进来的竟然是三上。

“百慕川醒了吗？”他一脸的兴奋。

“你醒了啊。”父亲在其身后慢慢地走来。我把三上拉到一边，想看看天野族新旧两任族长的会面。

“晚辈天野百慕川，在此叩见云龙前辈。”第一次看见百慕川跪在床上向对方致意，觉得怪怪的。怎么象武侠小说里的场景和台词？

“不要这样客气嘛。”父亲也慎重其事地还了礼，“听朗晴说你是天野家族现任的族长，应该由我致意才是。”

“请不要这样说，我对长辈是很敬重的，且自知能力的浅薄，有辱族长之名。”

他们两人在干嘛？你一句、我一句的，但都是不说也可的废话。

终于两个人可以安静的面对面坐下，谈谈正事了。父亲却记起了房间里还有我这个姓天野的在。

“朗晴，你也来拜见一下族长。”父亲说道。

“我们见过了。而且，运气好的话，在学校里可以天天见。”我才不要象他们那样跪着行礼，腿不麻吗？“没事，不打搅你们了。”

我拖着三上走出来，他好象还依依不舍似的。

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合上，三上立刻把耳朵贴在门板上窃听。

“没人教你，偷听是很不好的吗？”我质问他。

“那你为什么……也在这里偷听？”三上反问。

“那是我们家的事哎！”我的耳朵也粘着门，但好象听不见什么，他们会谈什么呢？百慕川该不会向父亲告小界的状吧，那他是白费心机了。

“朗晴，你压到我了！”

“过去一点，我听不到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手很重啊？压着我的头了……”

“谁让你蹲在下面。”

“别挤啊……”

“轻一点！”

门就在这个时候被拉开，三上和我差一点就要跌进去。父亲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们说：“去给客人端茶。”

“三上，快去！”我踢他一脚，然后心虚地对着父亲傻笑。老爸摇摇头又关上了门。

过了一会儿又探头出来问：“想进来吗？”我连忙摇头。“那就别偷听！”这是父亲的警告。

他们会谈些什么呢？我真的很好奇，但是如果我也介入的话，也许百慕川就不能畅所欲言，他会隐瞒对小界的看法吗？父亲如果不知道他对小界的

动机，是否会很麻烦？我希望父亲能开导他，让他改变对异族的看法，他不是对父亲很崇拜吗？这应该不太难吧。

“朗晴，你干什么垂头丧气坐在长廊上？”这是小界的声音。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能说出来么？”这个声音是属于母亲的。

抬头看到这两张美女的脸，我心情才稍微好一点。挤出一丝笑容说：“我没事啦，倒是父亲有个客人在里面。”我边说边翻动她们带来的篮子，有什么好吃的吗？

“师母，小界。”三上终于端了茶过来，正巧看到她们，“朗晴，你在吃什么？……给我一半！”他竟然和我抢早饭。

小界抢救下三上手中危危可岌的茶碟，冒着冷汗说：“啊……那就由我端进去吧。”说着她就走进了房间。

“不要！小界！”我跟着冲进去，我才不要让百慕川看见我的天国界！

啊，晚了一步。房间里，小界正在给父亲和百慕川倒茶。他们之间很和睦，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倒是我横冲进去，破坏了彼此的宁静。

“有事吗？朗晴？”父亲和百慕川不动声色地端起茶碗问。

“没……没有。”我全身无力，尴尬异常。

“向你介绍，这是天国界，朗晴的同居者。”父亲还把小界介绍给百慕川。

“请多多关照。”小界和百慕川相互行了礼，大家相安无事。

“小界，我们就不打扰他们说话了。”我暗示她和我一起出来。

“但是……茶……”

“让他们自己倒！”我连拖带拽地把她拉出来。

呼……好危险！虽然百慕川并不象攬豕护一样气势汹汹，但我要保证天国界百分之百的安全。

“朗晴，对客人客气一点。”小界提醒我。

“你知道他是谁？”我对她做个鬼脸，“天野氏七十四代族长哎！万一他做出对你不利的事，你是不是想让我后悔一辈子？”

“但他看起来没那么可怕啊……不过……你饿不饿？我和阿姨去煮点东西，你父亲和客人也没吃早饭哎。”

对了，早饭！三上这小子在哪里？！他竟然敢抢我的早饭？我要他死得很难看！

就这样整个上午父亲和百慕川都没有出来，谈什么要谈这么久？

“咦？三上，你头上有个包哎，要不要涂点红花油？”母亲率先发现三上淤肿的脸，继而又发现我手臂上的乌青，“朗晴的手又是怎么了？”

“撞的。”我回答母亲，是和三上头撞的。谁让他抢我的早饭，那是小界特地给我准备的。

“三上和朗晴呆一块，总会出意外。”这是小界的经验之谈。好象都是我的责任一样。

我正想反驳，关了整整一上午的房门终于开了。父亲和百慕川相继走出来，后者带着大彻大悟的表情微微沉思着。

“老爸，你们谈点什么？”我好奇地问，不过好奇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大家都竖起了耳朵。

“也没什么，只是淡些做族长的经验，和治事之道而已。”

“就这些？”我不信。要谈那么久？

但想想，还好不是由我来继承族长的位子，光听说教就要听得我累死。

“开饭啦。”母亲宣布。在父亲的挽留下，百慕川也和我们一起品尝小界和母亲联手做的佳肴，好运气哦。

“朗晴不来帮忙？”三上一边把菜一盘盘端上桌面一边抗议。

“有你就可以了嘛，否则要你来干什么？”我心安理得地坐在桌旁，百慕川作为客人也不用动手。

“你真的没和父亲谈小界的事？”我乘这时悄悄问他。

“我说过，我无权干涉别人的事。”百慕川又恢复了扑克脸。

“是吗？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族长，一定不会让族人放肆等等的话嘛。”他的态度怎么一下子会有180度的转变，是不是父亲对他说了些什么？

“你父亲作为最优秀的天野氏族长，比我更有权力管教你。”

“哦？”我转转眼珠。原来他对老爸那么信任。可惜，父亲是个好族长，但并不代表他就会是个好爸爸。那么他就不会管我和小界的事喽？好幸福！马上胃口大开。

小界和母亲联合在厨房里的杰作，让每个人都看了流口水，可惜百慕川还是板着脸，大概对动摇自己的立场不高兴吧。母亲要我挟菜给客人，我把盘中用来点缀的黄瓜挟给百慕川。他竟然眼睛都不眨，一口把它吃下去了。看呆了全桌的人。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他盘里的大都是绿色蔬菜。

“男孩子应该多吃点噢。”母亲把他的食盘堆得满满的，大概会把他撑死吧。

“医生说，我缺少叶绿素和植物纤维。”百慕川推托着。

“我看你是大脑缺根筋吧，光吃这些，能活下去吗？”我揶揄道。

“对哦，你又不是大白兔。”三上在一旁帮腔。

“啊……你是偏瘦了点。”小界在我怂恿下发表了意见。

哈！一桌子人都和他为敌。偏偏父亲当了叛徒。

“百慕川很注重营养饮食呢。”父亲竟然在帮他说话，“天野家的孩子自小体质都不太好，当然，朗晴是例外。我小时候也被大人逼着吃什么维生素片，但不见什么效用。

百慕川……”

“是……”

“你还是该学学朗晴，什么都吃一点，平衡嘛。”

“好。”百慕川点了点头，但不见有什么行动。

“不要浪费好不好！”我把自己的那份和他的对调了一下。埋头往嘴里填菜。

“是啊！”三上又在感叹了，“有人吃猪食都长得很结实……哇啊！……”最后那声惨叫是因为我在桌下踩他的脚。

大概是家庭气氛感化了百慕川，他终于融化下冰点的表情开始动起筷子来。

连父亲都为他挟菜了，看他差点没感动得流泪。真吃不消！

但为什么，要我负责消灭剩下的胡萝卜、青菜？真当我是食品垃圾桶？

自从那次“家庭聚会”之后，我和百慕川总是跑错家，他喜欢没事找事地往九泉枫山跑，是继三上之后，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大的电灯泡。而我这时总会出现在他家，品尝天野世人亲手榨的番茄汁，我这个伯父还说要教我茶道呢。

于是，我以为从此将是太平盛世，在快乐祥和中进入了严冬。大家都在

筹备期末考、放假、和不久即来的新年。

我还决定要和小界两个人清净地过个年，要去一个有雪景但不会太冷的地方。因为一到冬天小界的体力就衰退很多，父亲说这是自然的现象，就象冬眠一样。还好小界不是纯粹的吸血鬼，否则冬天面对一个睡美人，会好无聊。

冬季的阴云就在这个时候悄悄接近了无忧无虑的我们。让我明白：雷雨之前真的会寂静很久。？

我们这个专业最后一门考试终于结束了，是考自由发挥作图。我看周围的人画的都是苹果、石膏像、风景……我想交一副毕加索派的抽象画，但不敢冒重修的危险，因为作图课的讲师总爱让我当模特，一节课下来关节肌肉都僵掉了，而且没有报酬，看到被画得很烂的自己，想打人。最后我交上去的是幅人物肖像，是小界的父亲哎！这个几面之缘的人（不，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蹦蹦跳跳地回到和小界同居的寓所，想马上把今天的杰作告诉她，我还可以再为她画一副，让她能缅怀一下她的父亲。

刚掏出钥匙的时候，就发现走廊上那盆西红柿盆景有些异常，它是天野世人送给我的，我没敢带进房间，但又舍不得扔掉，就吃光了枝头上所有的果实把它搁在走廊里了。今天，盆景里有点红色，是又结果了吗？有点近视的我俯下身才看清，那红的是叶脉的颜色，本应油绿的枝叶现在每条叶脉上都象流动血液一样喷薄着血一样的艳红。

吓了一跳的我一头载进门里，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头一件做的事，就是褪下上衣把盆景罩起来，希望小界不要看到它。

不过好象担心有点多余，小界还没回来，房间里乱得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样。冰箱里没有食物，连饮料都没有，厨房的锅都是空的，洗衣房取衣服的单子还塞在信箱里……这真是难得，连电话里也没有她的留言。

天！我该做什么？

索性什么都不做，坐在楼梯上等她回来。依赖她惯了，真有象这样的一天，对我来说就是末日。

今天的黄昏好象特别的美，好久没有这么独自欣赏了。太阳落山之前挣扎得天际一片火红，大地上的一切就被笼罩在这片热烈中。

“朗晴，你怎么坐在这里？”楼下的房东老太开门发现了我，“天国没回来吗？”

我点点头。

“我想今天楼上怎么这么安静呢。有点不正常哦。到我家吃饭吧，你一定饿了。”

不正常？对啊！心里有很不正常的感觉。集中思想，想让天野的能力告诉我哪里不正常，父亲不是说我想就能做到吗？但是，好象能力也饿了，大脑一片空白。

再抬头看看四周，太阳好象下山了，但周围依然一片火红。为什么会这样？

“朗晴？！你没事吧？”老婆婆过来扶我，“你脸怎么这么红？”

红？又是红色？我怎么了？“……失火了吗？……”我问。

“在说什么呢！”老人担心地问，“你发烧了吧！”

绝对不是！我的头脑清醒得很，会不会真的饿过头了？

于是，我听从了老人的告戒，在楼下勉强吃了点东西，感觉并没有好转，仍象戴着有色眼镜看四周一样，镜子里自己的脸红得象个西红柿。

小界呢？还是没有回来。

担心、不安、焦躁、甚至于恐惧。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复杂的感受。我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小界身边一定发生了什么。

“朗晴！你应该休息！”老婆婆在身后喊道。但我无法再接受她的劝告向天野家飞奔而去。

夜晚的古宅内竟然一片灯火通明。百慕川的父亲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

“朗晴！……你气血过剩！……”

“百慕川在吗？”这才是我想问的话。

“找我吗？”从房间里悠然走出来的天野氏族长漫不经心地问道。

“小界……她在哪里？”

“……”百慕川注视了我好久才说，“……在学校。”

“出事了吗？”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不妙。

“……也许吧……攫冢护也在那里……”他是事不关己的态度。

我恶毒地诅咒一声，转身向学校的方向跑。

“要我送你吗？……”

“你？”我看了一眼依在门框上的百慕川，“你能跟上我吗？”

“坐车总会快一点吧。”他摆弄着一串汽车钥匙。

“……”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车内我问他。

“是血咒。”回答我的却是他父亲，“那是阴阳师的法术：用植物吸取鬼的精华，倘若是吸血鬼的话，植物吸取的便是它的血液，并且，它要向曾经吸过血的人偿还血液……”

“……最后……会怎样？”我问。

“你应该知道的。”天野世人黯然道。

是啊，攫冢护怎么会对小界仁慈？怪不得我全身有血快满出来的感觉，难道小界的血都到我体内来了？毕竟她只吸过我一个人的血。

“但为什么会在学校呢？”

“那里有全市最古老的树木。”百慕川微微侧过脸。真没想到，弱不禁风的他竟然是玩方向盘的老手，车速一直保持在150，而且到现在虽然横冲直撞，险象环生，但没撞到一辆车和一个人。倒是坐一旁的天野世人脸色有点白。

最古老的树？我好象有点印象，是棵银杏吧，在草地的中央，一直给人挡风遮雨。

但它若是伤害了小界，我才不会管它是不是活化石，照样砍了它！

在百慕川的努力下，我们只用了五分钟就到了C大，夜晚的学校有点可怕。但在草地的中央果然有血光冲天的景象。

“你看得见吗？朗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种景象的。”天野世人看到我捂住了眼，便问。

“……我……希望……自己可以……看不见。”我的声音大概算是哭了。

小界被绑在树上，正确的说应该是树干把她的身体都包裹了起来，枝干和树的经脉把小界的手臂身体缠成了十字，饱吸血液的树枝泛出妖样的红

色，全支脉地奔淌着血流。

这奇异的景象好象只有漫画里才能看得到，现在却真实地表现在我眼前，并且是在蹂躏我最爱的人，她的血正不断地流回我的身体。

“停！停下来！”声音好嘶哑，这是我的声音吗？如果我现在能哭泣的话，淌的眼泪一定也象血一样的红。

“噢是天野家族的人啊。”揶揄的声音发自不远的另一边，樱冢护从黑暗里慢慢地走出来。刚刚只注意到小界，倒没想到他也在一旁看好戏。

“啧、天野朗晴，你的脸好红啊。看样子天国界在你身上吸了不少的血。”

“这和你无关！”

“怎么没有关系？樱冢世家也有责任守护这个和平的世界呢，我除去一个鬼，有什么错？你说呢。天野氏的族长？”

在他的注视下，百慕川没有回避也没有说话，难道他真的不准备插手这件事？不过事先就没能奢望有他的援助。

“看！你们的族长都默许了……”

混蛋！我真的生气了！但挥过去的拳头软绵绵的，手臂上清晰地暴露着血管。全身血液的增加反而使我的攻击力大大减小了。

“你这算什么打法，一点力气也没有。”轻而易举地被他抓住，抛了回来。

好逊！虽然小界看不到，但很没面子。于是索性把十几年来打架的招数经验都运用了出来。

只是头好晕哦，还很恶心。樱冢护好象变强了嘛，都能不费力的和我打个平手，以前好象小瞧了他。不过在过招中他还卑鄙地利用能力，而我方会用能力的两个“君子”正逍遥地袖手旁观。

“朗晴，已经过半夜了！小界支撑不到天亮的！”是天野世人的声音。他的拳脚功夫肯定不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什么？不是刚刚天黑吗？

“小界现在怎么样了？”我冲他们喊。

“……还好……”

“是吗……”我一放松，就被樱冢护踢到老远。好痛！

“还想打吗？”樱冢护抱起双臂以胜者的姿势站在那里问我。

正想回攻他几句英雄气概的话，冷不防在樱冢护背后窜出一个黑影一声不吭地向他进攻，有点卑鄙，但对付樱冢护这样的人就只能这样。只是……只是……他的动作杂乱无章，根本是在乱锤乱打一气。是哪种动物？

落下风的樱冢护很快就看出对方是外行，马上让他尝到了苦头。听那被教训得很惨的声音就知道是三上义。

三上在这里，那么老爸也不会离这很远喽。

“老爸。”我试探性地喊道。

“我在。”幽灵一般的声音就响起在我脑后。我哇地大叫一声，就差没落荒而逃。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瞪着一脸无辜的父亲的脸。

“来看看你有没有摔断腿啊。”

“我才没那么脆弱！倒是三上快要断骨头了。”

“好了，我去救他。”

“不要！先去救小界！”

“那……三上……”

“我去。”虽然全身酸痛。

“朗晴！我快被他打死了！”看到我走过去，三上呻吟得更加痛苦。

“你不是很奈打吗？我训练你这么久，又不是白干的……”我故意大声嚷嚷来吸引樱冢护的注意力，但对方并不笨，很快就注意到父亲在接近银杏树。

也许知道父亲是个不能轻视的敌人，他甚至都拿出了武器一把奇形怪状的剑。呼！

还好不是枪。

但三上和其他人看这剑的眼光却不一样，等我观察仔细时也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剑是长在手上的，由掌心长出来的剑柄让他运用自如。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御剑术？但这又不是在神话里。

老爸好象和他废话了好久，竟然和他徒手斗了起来。樱冢护的剑虽厉害但就是碰不到父亲的身体。

“老爸好帅哦！”我为他加油助阵。看他们两人飞来飞去、东一剑西一掌，哈、哈、哈，冒着冷汗，感觉就象在看科幻武打。

我知道现在不是笑的时候，乘三上和百慕川被两人的打斗吸引、而天野世人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悄悄地向银杏树爬去。

一点点近了！小界的脸色好白哦，和我的西红柿脸成鲜明的对比。但我要怎么割开缠在她身上的树枝呢？

正想着用什么利器，一把明晃晃的剑刃就逼到眼前。

哇！樱冢护的剑能自由伸长？眼看就要伤到小界了。我只能用手抓助刃口不让它刺向前。但是，一点也不痛哎！血从手掌上的伤口流出滴到草地上，草地上的草竟然都焦黄地蜷曲起来。我的血有毒吗？不象啊，仍然是鲜红色的嘛。不过体内血液太充足，浪费掉一点反而神清气爽。

正发呆的时候，又被樱冢护甩了出来。两振出局！

“她对你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樱冢护把剑抵在小界身上，笑得好阴森，“不过，听说吸血鬼被击穿心脏之后活不久的，况且是被阴阳师的剑击中。”

“你敢！”

“你说我不敢？我到底敢不敢呢？”他的剑更进去了一分。

“不要！……”我急了，这家伙是不是变态？

“这声音真好听，你的自信呢？你们天野家与生俱来的骄傲呢？……想要这鬼的命吗……跪下来求我！”

什么？我有没有听错？现在我肯定他心理不正常了。连外祖母都没有叫我跪着认错，虽然那时真的是我的错。

“不想跪吗？”樱冢护好象又在用力，小界在昏迷中都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的呼吸开始不均匀了，手掌上的血流淌得更快，地上已经有一大片草被烧焦。

“快！”樱冢护以命令似地大喝道。

腿好象都软了。

“我跪。”

这话不是我说的。在沉默中走出来的竟然是百慕川。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要的不过是扫天野家的面子嘛。”他的脸色不比小界好多少，“那我以天野氏七十四代族长的身份今天跪在这里。”

唔，我有没有听错，不过看大家都是打眼瞪小眼的样子，就知道这是真的。

现在唯一高兴就是攫冢护了，他大笑的脸在半片血红中狰狞得让我寒毛倒竖。

“真没想到，你会来出头。自从进校以来就一直高高在我之上的天野氏族长，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说啊！”

“……很……难受。”

“百慕川！”我对他喊道，他真的能这么做？

“闭嘴。”他小声地说，“我不能玷污你直系血统的身份。”

“直系血统？……笨蛋！这有什么重要？！”哇哇乱喊的我，不忘在他背后踹上一脚。

“你也给我跪下！”攫冢护这时用剑点了点我，“哦，还不能忘了天野云龙。”

“……你……太过分了！”沉默不语的百慕川一听到父亲的名字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时的他才有了天野氏族长的气魄，却惹怒了攫冢护。我相信他真的敢在众人面前杀了小界。提起的剑又一寸一寸地深入小界的肌肤，这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举动。

“住手！”我伸出手想阻挡剑的去势，真想让我所憎恶的一切都毁灭了才好。这树、这草地、还有攫冢护希望他们都想空气般的消失。

“守卫的意思就是：牺牲、试炼以及无悔的爱。”父亲和祖父的话从耳边穿过。我能做到吗？

手掌内的伤痕渐渐扩大，周身的血液又全流向了手臂，从伤口喷射出去。这象是一种力量的爆发，排山倒海地向目标席卷而去。

好象听到了爆破般的声音，周围一切都在摇动，我也摔在了地上，地震了吗？先前眼前的血红色变成了漆黑一片，继而又转为苍白，小界还好吗？现在的我好冷，如同流光了水的龙头一样，虚软无力。

听觉比视觉抢险恢复过来，有父亲的声音，三上的和天野世人的叫喊，隐约有百慕川的呻吟。长时间闭上眼再睁开的我，终于能看清周围的一切。

好象变了好多。

攫冢护不见了。奇怪的是银杏树也不见了，小界浑身是伤地躺在地上，还有一个受伤的是百慕川，他的手臂正往下淌血。咦~~又是血，看得我好晕。

父亲和三上跑了过来帮我扶起小界。

“快找医生，恩给鬼看病要请什么样的医生？”我问父亲。

“朗晴，你没事吧？”他们反而担心地看着我。

“废话！我有什么事？没人关心小界吗？”我横眉竖眼地瞪他们，好冷血！

“他妈的！你知道自己刚刚都做了些什么？”百慕川又在骂人了。

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考虑起来。

“好象是我救了小界哎！”攫冢护不是不见了吗？银杏树也消失了，整个草地几乎都烧焦了。这些和我所期望的一样，就是夸张了点。

“是啊，你是个英雄。”三上头一次正儿八经地看我。

“而且，还差点杀了我！”百慕川走过来，抱着受伤的手臂，扳着脸。全没了刚才跪在攫冢护面前的谦卑。

“刚才你从手心发出的气流弹，好强的威力，差点没毁了整个 C 大。百慕川离你那么近，只受这点伤，他的修行算不错的了。”父亲终于说明了百慕川气急败坏的原因。

“是哦。”天野世人马上过来补充，“你看我，离你这么远，也要好半天才能爬起来。”他额头上果然有两个包。

“那么攫冢护呢？”我挠挠头问。

“大概被震到大气圈以外了。”

“拜托你以后使用能力时，掌握一下分寸好不好？”百慕川还在大发不满。

这就是使用能力吗？原来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小界能看到就好了。对了！小界不要紧吧？

“应该没事，只是血伤了很多，要休息一断时间。”百慕川仔细检查了说。但他的话我不信！扭头看父亲。

父亲点点头，肯定了他的判断：“小界是鬼和人的混血，她不象外表那样柔弱的。”

如果是，那最好喽。看样子今天总算没白忙。

不过我还有点担心的，偌大一个 C 大，在我们大打打斗了一气之后也没有一个好事者来探究竟，这些书呆子们今天都学乖了吗？C 大今天好安静哦。

等我们走出校门才略知一二：沿着围墙停了三圈的“凯帝拉克”，头尾相接。还有一群看起来不象黑道，但很严肃的人把守着校门口的领地，至于领空嘛，进十架的直升机在附近徘徊监视着新闻记者机的侵入。看那机身的徽章有点眼熟。冥思苦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那不是纳尔逊的直升机亲卫队吗？恐怕是苏从他爷爷那里搬救兵来了。

不过还好有他的支援，天野家族的人才避免了抛头露面。

这个表哥还有点用。

小界的恢复力真是快，在新年到来之前她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看样子今年的年夜饭不用吃泡面了。有了这次的经验我更要把她看得紧一点。

媒介把那次动乱说成是地震，苏肯定发挥了他的影响力。而 C 大住宿的人都不知道真象，说是当天高庙增先生预先警告他们不要出来，竟也躲过了这场地震。听说高庙还被校长夸奖办事能力高呢！

自从上次用了能力以来，它再也没有出现过。蛮奇怪的，不过我也不太在乎，你看，象攫冢护那样能力满满的人，也不是个好人，我还是准备用一身拳脚功夫保护小界。

百慕川还是老往九泉枫山跑，这场混乱中只有他除了受点伤以外捞进了不少好处得到了父亲的的赏识。我承认他在攫冢护面前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做作了点。不过这也蛮好，他毕竟是天野家的人，当族人有危难的时候他就应该挺身而出，族长好象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百慕川的为人和他的名字差不多，不管河水流到哪里都要入海万流归宗嘛！

一切都恢复平静，这是某些人要守护，某些人要破坏，会让某些人感到无聊，但我会倍加珍惜的世界。

City 留言：《天堂鸟 III》算是结束了。City 的口气是否很颓废？活该

嘛，谁让这个故事拖到现在还未出现结局，（边上有人在踢我椅子，说我自作自受。）

本来对朋友们说是《天堂鸟》只有三篇的，现在结局却躲到第四篇里面去了。原因在于“万流归宗”实在太长，若再加上结局则是蛇头虎尾了。

纵览《天堂鸟 III》只有一个故事：那个从天而降的族长，和一次有惊无险的搏斗。

反正小界在其中惨惨的，喜欢她的读者肯定在家要钉 city 的稻草人了。其实小界若遭殃，祸当其冲的恐怕是朗晴的肚皮吧。（嘿、嘿、嘿！）

有人投诉，为什么朗晴一直是个幸运宝宝？city 对她小时候的故事为什么总是含糊其辞？她的孪生妹妹雨痕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些，《天堂鸟 IV》中都会有答案的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虽然 city 不爱吃豆腐。）

本来这些都是业余作品，倒最后竟然洋洋洒洒地开出四大篇来。“你该刹车了啦！”好心人这么提醒道。而 city 此时的写真是：紧紧攥着红色的 Maxwell 盘，鼓着嘴喊着：“要你管、要你管……”十足泼妇骂街的形态。

真是自我诋毁。？

好了，在此 city 慎重承诺：《天堂鸟》到 IV 结束，保证这系列不会太长，再怎么文思泉涌，也要刹车了，就让朗晴和小界安安静静地去过她们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让我们回到故事之外的现实世界里，扮演一个你所选定的自己吧。也许不得志、也许身不由己、也许有压力……但那是在现实世界里，唯一能表达自我感情、宣泄情绪的身体，请好好珍惜哦。

City

天堂鸟 IV

爱来之前，万里无云；爱到之后，雷霆万钧！

@雷霆万钧

假期总是过得比其它时间快。在我们还未从新年的祝福中陶醉过来时，学校开学了！

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每天只能在放学时才可以和小界厮守在一起；而且房间里铁定会多那么一两个“碍眼的”；我的三顿主餐，要有两顿受食堂的虐待；……平静的生活刹时波澜大起。

就象今天。闹钟嘶声竭力地大喊大叫，而且又蹦又跳地摔到床上。

前天我不是把它扔了吗？

趴在原地，我又静静躺了五分钟，在迫不得已、不能再晚的时刻一跃而起！

刷牙洗脸喝牛奶看小界的便条，只拣重点的看：“今天……书放在……”

要穿校服……微波炉……”拿书找校服。

所有的一切只用了四分半。我把书和校服团团塞在纸袋里，一脚踹开门，飞奔而去。

房子的对面就是个开放式的公园，穿过公园就能看到C大的围墙了，但要由正门进去，那还得拐个弯。很多时间就差在这个弯上面。

如果按公园大道走的话，就别想准时了，我就总在草丛和树林里横窜。今天就让我窜出后悔的事来。

在我急急往前冲的时候，被某样东西绊到了，如果不是我立刻扶住一棵树的话，铁定会摔得很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虽然大步流星，但我还是很看路的，因为摔一交再爬起来，很费时间。

等我低下头，马上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拌到有一只手正紧紧地拽住我的脚踝。

好怪异！

“救……救救……我们……”草丛里发出了怪声，那只手就是从草丛里探出来的。

“那你得先放开我！”边说边把草丛拨开。还能说话，表示我遇到的是个活人。不过就算真的是个鬼，也没什么大不了，最多是小界的同类罢了。

一人高的草向两边倒去，我的眼前顿时开阔起来。

那一小块空地，到了晚上是情侣们幽会的最佳场所：几盏半亮不亮的灯，一眼有气无力的喷泉，可惜蚊子太多，浪漫不起来。

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帮精力无处宣泄的蛮横少年，和几个躺倒在地上的牺牲者。

而且，更逊的是倒在地上的，都穿着C大的米黄校服。

“学姐……救救我们……”紧拽住我的人还不肯松手。他大概从纸袋边缘看到了滑出的米黄色校服和棕色的领结，才断言我是同校的。

观察力不错嘛，即使眼镜跌得粉碎也能看出这一点，不愧是C大的“用功宝宝”。

“是谁？不想死的就快走！”几个庞大的影子向我压来。

黑色的校服？A大的？他们不是一向很有纪律的吗？

“没听到吗？……咦？是个女人？”影子停住了，而且还后退一大步。

不愧是贵族学校出来的，在所有打架斗殴的人中，A大是最讲“礼数”的。看样子，是同校的不对了。

“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我踢踢叫我学姐的那人。

“贩毒，勒索，晚上还在这里劫色。”有人替他们回答了。

哇！一直以为，在C大我是个超级不良形象了，不过比起他们来，自己还是个大好人！

这么穷凶恶极的人，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而且对面A大的几个大个子也很陌生。也许，也许被三上他们几个看守得太严密，和世界隔绝了半年，天下就大变了。

正在黯然伤神，黑制服的几个不耐烦起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和他们同校的。”

“想救他们？”

“……有点想。”不是我硬充好人，按他们的“罪行”和A大等人的出手，大概会被活活打死在这里，到时候被警察封锁了公园，我上学就得绕弯路了。

“哼！想找死？”影子又开始往前逼近。

“……你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教训他们？”我友善地提议。

“多舌！”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我话里友善的成分，几个人竟然一同象我出手。

真不够道义，以多欺少。我是要奉陪到底呢？还是拔腿就溜，毕竟我快迟到了。

正在犹豫，身体却比大脑更快做出反应。很久没怎么活动的身体切实感受到了肌肉被拉扯开的酸痛。手肘、关节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对方的脸面。

我是不是很暴力？等自己回过神，眼前已没有对手了，黑色和米黄的校服交叉地倒成一片，煞是好看。其他几个A大的人和我，都因这场短促的交手而呆掉。时间、空气瞬时停顿。

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掌声，把凝固的空气撕裂了开来。

掌声来自对面的石椅上，一个人披着A大校服的人笃定地坐着。他是唯一一个坐着的人，其他人不是站着，就是不幸地躺着。

我呆呆地看着他，他的掌声好象也提醒了我什么事。

天呐！要迟到了！！

猛地惊醒，然后跳起来，不管有没有踩到人，我一心一意地向前冲，甚至脚不点地的跨过了喷泉，穿过公园前车水马龙的街道，看到了C大的围墙。

今天是不可能准时到校门口的，干脆就翻墙吧。好顺利，一越而过！

近了好多啊，教室就在眼前了，都能听到讲师点名的声音“天野朗晴”一次！“天野朗晴”两次！！“天野朗晴”三……

“到！”

为什么管理学院总是放得比较晚呢？我呼噜呼噜地吮吸着番茄汁，百无聊赖地等小界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

空了好大一片的餐桌，在拥挤的中午时刻真的很抢眼，但只有大胆的敢往这里瞟上一两眼。传闻说，有个美院的好事者把我独坐一角的姿态拍下来公然招贴，命名为“食堂一角”，还说要去评什么奖。当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传闻的结局，只知道食堂门口的准则莫名其妙地却多了一条不准带入任何形式的像机、摄影机入内。听说是为了安全。而那个拍照者再也没在食堂出现过。我想这不应该怪我，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好奇地问过一次摄影者的名字而已。

“朗晴！”远远的外围人流里冲进来一个人。看他毛手毛脚的样子，就知道是三上。

好，第一号电灯泡到了。

“今天有人来学生会找过你。”三上人未坐下，声音先到。

“哦？”到学生会找人？何必？在C大，随便拉个人来问问，都会告诉你天野朗晴是何方人物，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出现。

“他们说要找个，身高一七五左右、长发、今天早上没穿校服、可能迟到的女孩。”

“C大有近万人呐，这种人有一大把。你凭什么肯定是我？”

“但是……能半分钟内，打倒三个大汉；能一步跨过两米多直径的喷泉；能看都不看穿过高峰时的马路；能翻身一越就消失在围墙内的C大女孩不多见吧。”

“……你面前不就有一个人吗？……。”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知道早上这些

事的。

“仅此一个而已。”三上洋洋得意。

“那么是谁找我呢？”

“是群超级危险的家伙！”从边上又探出一张脸说。

电灯泡二号苏·纳尔逊。他现在也挤进学生会的圈子了。

“朗晴，凭我的知觉他们很危险哦。”苏也坐了下来。

“我的知觉告诉我，你再说，会更危险。”

“好啦！我来说。”三上清清喉咙。“听过‘御风’这个名字吗？”

我摇摇头，不耐烦地看看门口，同样是管理学院的，苏都到了，小界怎么还没来。

“认真听，朗晴！”三上敲敲桌子，“‘御风’是这一带的首领，就是暗势力的首领，你知道早上惹到谁了吗？御风已！御风家的少爷！！A大的头！”

“鱼粉丝？那是什么菜？”我看到小界了，对她招招手，等会儿问她会烧鱼粉丝吗？

“是‘御风已’，碰到他，你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玩！”

“小界，吃什么？我去帮你拿。”我殷勤地问，她的伤刚好，要多补补。

三上颓废地坐下来。并不是我不想听。只是在小界面前，不想杀风景，也不想让她知道早上我又打架了。

毕竟是亲戚，看到小界坐到我身边，苏立刻用菜封锁住三上的嘴，乖乖地低头大嚼特嚼。

“哇，你们已经开动啦！”高庙增快乐地出现在我们周围，“朗晴，早上好象有几个面目狰狞的人来……”

快乐的表情刹时变成痛不欲生。苏和我满意地松开踩住他的脚。

“吃饭的时候不要多话！”三上象在发泄刚才的不满。

于是，一桌人都闷闷地低头不说话。

“今天气氛不太好哦。”小界还是感到了不大对头。

“那么，小界我们换个地方吧。”我替她端起食盆。

“好啊。”四个人一起站起来。

“不包括你们！”狠狠瞪他们一眼，和小界两人去制造浪漫的进食氛围。

事后，我还是对御风已大有了解。三上、苏、高庙、三个人在我耳边如立体环声道一样，“滚动播放”他的事迹和生平。

今年上大三的他，不象个好孩子：整个A大都在他手下翻云覆雨。但却是老师眼里的模范学生：所有功课都能摘取顶级的分数，全年的奖学金非他莫属。总之是那种：功课好得一塌糊涂，打架也能得心应手的“传说人物”。我怎么会惹上这么一号家伙呢？

听他们的语气，幸灾乐祸比同情多。好象终于让我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而且输得很惨的一定是我。

“御风已？”在老爸那里遇到百慕川，他皱皱眉，念叨出这个名字，“很可怕哦，我不会想和他为敌。”

惨了、惨了！和樱冢护交手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说过。

“但不必担心他会拿小界来威胁你他不只那种人。”我有没有听错，百慕川的语气充满了敬重的味道。

“朗晴又闯祸了？”父亲倒很关心我，只是用词不当。

“我不知道！莫名其妙地飞来一个‘鱼粉丝’。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人人都希望我被他整死？”

“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的话，”父亲正视我的眼睛说，“就要检讨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了。没有人会期望，自己关爱的人受伤害的。”

百慕川在边上，对着茶杯用力点头。

“但我也相信，你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啦。”父亲转尔又安慰我，“别担心、要学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哦。”

这算天野云龙的预言吗？让我想起，雨痕死后母亲对我说的话，好想象啊，让心有被轻轻触碰过的感觉。我决定改变形象。

“我也相信，”百慕川微微侧过脸，“你不会死得那么难看的啦。”

依然改不了脾气的我，把手边能扔的都扔在他头上。

樱冢护已经不会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就算他没死，也应该躲得远远的。百慕川说，我们的族人在地球的另一头，曾看到过一个很象樱冢的男人，但这个名字已经对我失去了威胁力。

现在最大的不安就是御风已了只见过一次面，连长相我都没看清的家伙。象和我有血海深仇的，在C大的校园里传播着危险的气息。

但终于让我等到他向我“挑战”的那天。

“三点在校门口？”我抬头仔细地问面前这两个A大的人。

他们用力点点头，重复说：“他会在那里等你。”

“他”就是御风已了吧，终于找上门来了。A大的黑色校服在一堆米黄色中格外显眼。

他的手下竟明目张胆地闯进C大建筑系的这个教室里，都快成了被人围观的大猩猩。

“我会去的。”不想被人说成胆小，虽然一想起御风已的一桩桩“宏伟事迹”心里真有点发毛。

一得到我的保证，A大的两个人一阵风似地卷了出去，也许在上一回的干架中，他们也是躺倒在地上的几个。

下午三点差那么几分，天竟然下起雨来，还好不太大，奔到四号门口，所幸没淋成落汤鸡。

失望的是一个鬼影也没有！

看看表离三点还有三分钟。因为四号校门是全校的“黑暗通道”，所以，平常都不会有人在这里聚集。听说，在我还没有考进C大的时候，在这里的一次群架斗殴中发生了命案，自此没有什么人敢走四号门了，这里也成了大家解决冲突纠纷的绝佳场所。今天不知又会有谁血溅当场。

我抱膝蹲在门卫的屋檐下，再摆上一个破碗就完全是乞讨者的模样了。初春的雨缠绵不断，风冷得能吹到人骨头里去。四号门这里，只有我气呼呼的喘气声和门卫倒在房间一角的小床上、节奏分明的呼噜声。

三点、三点十分、三点半、三点三刻。

我想杀人！

果然有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不过是从校内走来的，不会是要等的人。

“冷吗？”一顶伞送到我头上，一个软绵绵的声音送到我耳里，差点让我窒息。

“小界，你，你你……”

“他们说能在这里找到你。”

“我，我，我我……”

“舌头打结了吗？朗晴？”小界拉拉我衣服，“我们回去好吗？”

“……好。”

我缩头缩脑地窝在小界的伞下，感觉好温暖哦。不断埋怨自己太傻，等不到人也不必死心眼地在那里蹲着呀，害得要小界冒雨来找我。抬腕一看表，乖乖！四点半！一个半小时的吹冷风，我会感冒吧。

离去的时候，门卫的呼噜声依然有节奏地响着。

“我以为只能赶得上替你收尸呢。”小界不温不火，但恶毒地诅咒我一句，“没想到看到你象被人遗弃的小狗一样蜷缩在屋檐下好可爱！”说到最后小界象对待小狗似地摸摸我的头，我回应她象宠物般的傻笑。

两人在雨中快乐地往家的方向走。御风已？远远地弹到一边去吧！

还是家温暖。厨房里咕噜咕噜地冒出香气；哗哗的热水流在浴缸里；电视里正放着儿童动画片；我把碗筷整齐地摆在桌上……

唔。晚饭好香，有很多我叫不出名来的菜。小界的厨艺快超出母亲了。流口水……

但这时，小界接了个电话跑来告诉我，楼下的老婆婆说，她的浴室渗水了，防水密封条却用完了，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她买些回来？

“好吧，我去！”披了件风衣，我冲出去。

“快点回来，你还没吃完饭呢。”小界塞给我一把大伞，叮嘱我说道。

“恩、恩、恩。”这么一点点路，十分钟就可以走一个来回了，而且我还是用跑的。

到那家便利店要经过 C 大的正门，往常那里总热闹得象个集市一样，今天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吧，我跑过去的时候，看到只有一个人依在门口等人。

好可怜哦，肯定是在等女友，而且她又放他鸽子。这种事在 C 大的门口见多了。大学的校门口总是失恋的最佳场所。

等我买好密封条回来时，那人还在等。

黑色的校服百无聊赖地靠在砖红的墙上，还有大雨……这一切搭配在一起是一幅很不错的风景画，画的主题就叫“静物”吧。

等等！黑色的校服？校门口？？我停了下来。看看四周：三四两高级轿车远远地停在学校对面，车内面目不善的人紧紧盯着门口那家伙，惟恐他会被雨点万箭穿心似的。

这个、这个、这个人不会就是御风已吧？我眯起有点近视的眼睛：长发、随随便便披在身上的 A 大校服、单脚依在墙上气势临人的神态……有点象。难不成他说的在门口等是在正门口！？

哦！不太妙！我小心翼翼地加快脚步，准备溜得越快越好。但腿象锈住了，走了几步就自动停了下来。

唉！做人得凭点良心。现在都快七点了，他等我都有三个多小时，再让他这么淋雨的话，晚上我会睡不着。

下了决心后，双腿就大步流星地向他迈去。

“喂！御风已！我是天野朗晴。”我把伞举到他头上，但好象是多此一举，因为他湿得就象水里捞起来一样，可见近四个小时的雨没白淋。

“我知道。”他轻描淡写地说，声音有点哑，被雨淋坏了吧。

“你知道？”我挠挠头。

“找你很不容易噢。”他甩甩往下滴水的头发苦笑着说，“但总算等到你

了，却看到你在我面前奔过来、跑过去……”

“谁知道你在这里等？！要打架就去四号门！我以为你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呢！被正门的门卫上告我一状，我在C大还有得混？……”

“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我头好痛！”

真的，淋雨到现在还能头不痛的话，那就是铁人了。看他的样子今天是不可能打起来了。

“你白痴啊！等不到人也不去车里躲躲雨？”我回头看身后的车，车内人个个紧张待发，“这样你才可以存点体力和我打喔……难不成，你想让手下来摆平我？百慕川说你不是这样的人嘛……”

“我不想和你打架。”这句话从御风已嘴里说出来好象不太真实，以至我的表情虚幻得象在梦里。

“听到了吗？我不想和你打架，只是纯粹的想见你而已。”

？？？搞什么？？？

“现在你见到了。”我摆个凶横的pose，“你可以回去了！”

“……真的……你和传闻中的一样……”

传闻？我知道外面关于我的传闻是什么样的：大灰狼、穷凶恶极、冷血、蛮不讲理……

狠狠吸一口气，我咆哮道：“御风已，你想找死！别以为口碑好就可以对别人冷嘲热讽，就以为我怕你！！”

我的声音肯定很有穿透力，门卫室的房门“吱呀”一声，探出一颗半秃的脑袋。御风已轻轻转过身，隔在了我和门卫的视线之间。

“砰”的一声门又重重关起，门卫象见了鬼一样缩了回去。

“退下！”御风已对着我身后低喝一声。

我回过头，这时才发现，刚刚在车内的一干人，都逼到了我身后。也许以为我会对他们的少爷动手。但按我现在的心情，再多一倍的人都不够我出气。

“我没有嘲讽你的意思……只是认为你很特别。”

特别？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说我不特别的。一些生活百无聊赖的人才会对“特别”这两个字着迷。

在确定了他真的对我没有敌意后，又想起小界要我早点回去。

“喂，你不走，我可要先走了，你想呆就在这里呆着吧，恕不奉陪。”

往前走了五十米，好奇心太重，又回头看了看。

天！他还在那里发呆！那么喜欢淋雨？不是已经淋得喉咙都哑了吗？

他到底想怎么样？我自问，别以为我会把伞借给你，反正你都湿得差不多了。有自虐倾向吗？

在原地磨蹭、磨蹭、磨蹭了一会儿，心地善良、本质淳朴的我，跑过去把伞往他手里一塞：“呸！拿着！老爸教我要对人友善。”

说完，没等他有反映，自己就先跑开了。这回心里只想着快点回家。雨真的下大了。

“朗晴，淋雨出去的吗？”把密封条送到楼下，老婆婆看到我脸上淌下的水问。

“……遇到一个……熟……不太熟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还好小界并不追问。我们就开始坐下来，继续吃着重新热过的晚饭。

“老爸！昨天我日行一善哎。”在校园里边走边用手机和父亲通话，“我很听你的话哦，要改变形象了。”

“是吗？~~”三上走在我边上，斜眼瞪我。他捧着我们两人的书，腰都快折断了。

今天是周五，我们要到九泉枫山聚餐。“我们”当然包括我、小界、三上、百慕川、苏和高庙增。

小界一下课就赶到那里去帮母亲的忙了。高庙增也到了那里。最近父亲竟然对高庙的哲学思想大感兴趣，希望他感兴趣不要感得太长就好。

在后门处，百慕川玩弄着车钥匙看着我们慢慢走过去。

乘百慕川的车有点危险，三上领教过那滋味，现在一看到百慕川玩钥匙就脸发白。

我正欣赏着三上变脸的可爱，却发现对面的百慕川挺直了脊背，有着危险的紧迫感。

他看到了什么？

也许是同族之间的心理感应，我立刻回过头。

有没有搞错？！象仪仗队似的两排人马簇拥着御风已走来。行人避让不及，三上看得眼镜都快掉了。

“我来还你的伞。”走到我面前御风已说。

哈，我是否应该说谢谢？不过他今天没穿A大的校服，看上去顺眼多了。

“你今天是否有空？”

“……恩？”我斜着头。

“他在约你。”三上在我飞快地耳边翻译道，顺便踢了我一脚。

“我没空！”我的反映还算快的，而且说得都是实话。

“那么……”

“明天也没空。”我脱口而出，“我想以后见到你的时候都不会有空的。”

也许是我的想象，御风的表情有点受伤。

“我不是说你不好。”傻傻的我，开始语无伦次地安慰起别人来，“只是、只是不想让你和我这么危险的人牵连上关系罢了……因为……因为……”

开始舌头打结了，本来想说自己不想和他牵连上什么关系的，因为身边危险的人够多了。

真不幸被我言中！随着由远而来的铃声和急迫的刹车声我整个人都摔在了地上。

苏跨在一部山地车上居高临下地说：“朗晴，我以为你能躲得开的！”

“你没事吧。”御风已把我扶起来问。

“她绝对没事。”三上为了向他证明，还捶了我一下。

“朗晴回来噢”苏气定神闲地踏在车上象叫魂，“她没事的啦。只是小时候被车撞过，有点后遗症而已。”

“……你……你在说什么？！”刹那间回过神的我，紧紧地掐住苏的脖子。

“朗晴、朗晴！你说过要改变形象的。”三上提醒我。

“……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百慕川站在边上看着我们连吼带叫，眉峰都不动一下，“到九泉枫山的话，只能赶着吃夜宵了。”

“听到吗？我真的没空。”对御风已点点头，我一头钻进车里。

“你真的出过车祸？”坐上驾驶座的百慕川回头问我，“那你还敢坐我的车？”

一踩油门，车子就象脱弦的箭向前驶去。飞速、但也掌握不了方向。

“朗晴，御风家的少爷要我告诉你，他不会放弃的。”三上是最后一个钻进车内的人。他带来了御风已的口信，涂抹了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告诉我。

我点点头，头脑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苏的自行车撞向我的时候，我真的躲不过去吗？那时候的自己象被钉住了一样，那一瞬间，有五官功能全失的感觉。

“朗晴，今天的菜不对胃口吗？”

“对哦，难道筷子的味道比菜还要好？你不要咬着它不放嘛。”

“肯定是百慕川的车开得太快，连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气来呢。”

“怎么又是我的事？”

“不会吧，凭朗晴的体质，会晕车是不是太逊了一点。”

“那一定是你把她给撞笨了。”

“哪有，她连块皮都没擦破！”

“我知道了，朗晴是不是第一次碰到男孩子追啊。御风已这个人，撇开家世不说，还不算是个大坏蛋哦。”

“朗晴，那你怎么对小界交代啊，啊？啊？？啊？？？”

“别闹了，她的脸色真的不好。”

.....

我只能感受到，他们开始的一些对话，和几双手攀上了我的额头。

“没什么温度嘛。”苏在我眼前晃荡，就象又要骑车向我冲过来。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

冲进浴室，我开始大吐特吐。打开淋浴头，在温泉的水中，我的头烫得异常，这是种脑浆沸腾的感觉。这种感觉，十几年来，终于又出现了一次。

等我知觉恢复的时候，身上披着浴巾，小界也站在浴室里，还有母亲，她们以独有的形式来安慰，莫名其妙、歇斯底里的我。

而男子汉们都醉得七倒八歪，除了父亲和百慕川，其他人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

庆幸，没有人问我不舒服的理由。连我自己都有意淡忘。

“你说你怕被车撞？”医务室的隔壁是心理诊所，和我预约的心理医生正和我交谈。

“对。”我很虔诚地望着他，期望他能给我有效的建议。

“正常人都怕被车撞。”

“我不是指那个。我是说，被车撞过之后，即使没受伤，我也会魂不守舍好久。”

“那以前有没有被车撞过？”

“.....可以说有，只是我没被撞到，但别人却死了。”想到雨痕的过世，我本能地哆嗦一下。

“.....那可能.....是小时侯的这件事情的后遗症。”医生摸摸下巴，很肯定地说。

“但当时我看过心理医生了，也治好了那时对车的恐惧症。”

“你是说，只是最近对车产生了恐惧？”

“不是对车，马路上车来车往，我一点也不怕，只是害怕任何车辆直冲过来的那一刻，还有被撞了以后的感觉。”

“好了，我知道了。”医生点点头，“你最近还发生过什么事？”

什么事？我身边发生的事还挺多的，打架算不算一件事？

“一些特别的，你平常不大能碰到的事。”医生提醒我。

“……恩……那个……最近有个男孩子在追我……”

“但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医生好象能洞察我一样，这就是心理医生的恐怖的地方。

在他面前彻底服输的我点点头。

“那么，大概是因为有极大的矛盾感使你恐惧感觉有了复苏。你不说最近被车撞过吗，而且你又碰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小时候不愉快的记忆这时候又觉醒了。但只要你能配合治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有过治愈的记录。”

医生好象很伟大，几句话就明确了我的病根。接下来的几天，治疗并不难，我只是想找人倾吐一下撞车后的恐惧罢了，因为这牵涉到小时候的记忆，我连对父亲都不愿多说，更别说是去吓小界了。但心理医生却是最好的倾吐者。

不到一个礼拜，我自认为不在有心理障碍了。因为苏再骑车向我冲来时，我能敏捷地把他扫荡在地上。

于是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自从御风已说他“不会放弃”以后，就有了很多机会能在身边看到御风家少爷的影子。但不是他未走近，就是我已逃开。我才不想做他一时性起的感情牺牲品。为他我已碰到过不少麻烦。

在我的世界里，一个天国界已填补了我所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恩爱的父母，活泼的朋友，贤淑的同居者……任何一项都让我知足。

但是上天却仍要惩罚并不贪心的我……它让我知道对过去不愉快的记忆，也许一辈子也难以磨灭。

那天，我依然在校园里匆匆忙忙地赶路，午休的时间早过了，难得下午我没有课，也难得三上不跟在我身后。更难得的是我在 C 大的校园里遇到了父亲。

他的身边是三上和母亲，身后好象还有个影子，正悠闲地一起走过来。

“老爸！老爸！”我站在原地，努力地向他们挥着手。这时候却偏偏听到御风已在身后叫我的声音。

回过头，我不耐烦地皱皱眉：“你要不要把学籍转到 C 大，这样可以光明正大地在校园里纵横。”

大概看到了我父亲，他很有风度地转身走了。但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却向我们大喊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根本没听清楚他在喊什么，转过头时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身后站着的人外祖母！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和外祖母会在这里相见。看见她我比看到车子更加害怕。

本能的第一个感觉是逃跑，但心灵的另一个角落在给自己打气，侥幸地期待她不是来找我的。就在一来一往的犹豫中，耳边同时响起了几下不同的喊叫。凌乱的声音里我还能分辨出汽车的鸣笛声，继而一袭庞大的影子向我罩来。

在我还没能回头、还没能做出任何判断的时候，身体的每根神经却清晰地感受到剧烈的撞击。这感觉就象在打架中碰到了强劲的对手，而自己很逊地被他打飞了出去。

身体落地的同时，视线象被蒙上了一层网，但我依然能看到外祖母脸上

的表情那是种笑容。由衷的笑。每当这种笑容出现的时候，我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次输得很彻底，连挣扎着站起都做不到。随后那种感觉又来了五官功能全失。视觉、听觉、触觉……一点一点的都沉默。最后，有一双手把我硬生生地拉回了八岁的记忆。？

同样有很多人，在周围叫喊着，我在这片叫喊声中被抛了出来，却看见孪生的她被罩在铁轨的阴影中……视线一下子又切换到医院，外祖母在门外疯狂地喊着：“告诉我是谁活下来了？那个活下来的孩子到底是谁？！”

“冷静一点，夫人。”医生在半强制地安慰她，“你知道她们是双胞胎，我们分不清谁是谁？只有让幸存的孩子自己来告诉你。”

“她……死了吗？”我缓缓地转过头问病床边的护士。

护士过来替我理顺头发，尴尬地道：“对……你的姐姐？妹妹？……医生已经尽力了……不要太难过。”

门砰地一声被撞开，外祖母冲进来，失去了往日风度的她紧紧地拽住我的双臂。她一语不发地狠狠瞪着我，让我觉得好陌生。

我开始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在颤抖中慢慢吐出一句话：“我……我是朗晴……”

然后风暴来临了，外祖母几乎没有把我甩到地上。

她歇斯底里地大笑，又用尖刻的声音嚷道：“我知道就是你，你早就想除掉雨痕了，对吗？！你不是预谋要杀她吗？！你作文里面不是写道：如果没有了她，你会更快乐吗？！”

现在你如愿了！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好佩服你，你连自己的亲生妹妹也敢杀，你什么时候来杀我？！……”

真奇怪，看到外祖母几近疯狂的样子，我反而不发抖了，头脑变得异常冷静。好可怜的女人，雨痕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但偏偏活下来的是朗晴。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逝者如斯，我还是好好地活着，反正外祖母从没对朗晴热情过。十几年了，在日下祖屋里在外祖母冷不丁投过来的刺骨眼光下，在母亲的支持中，我长大了。

只是偶然揽镜自照的时候，会想：她若活着，也会和我一样吧。一样的五官和身材，但我保证个性却会是迥然不同的。这时候镜中的那张脸会露出嘲讽的表情，好象在说：“我好佩服你哦。”然后那种表情渐渐远去。

“别走！朗晴！”我大喊一声扑上前，触摸到的只是冰冷的镜子而已。“天……我在干什么啊。”

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象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现在所有的镜头都停止。睁开眼，小界就在我身边，伸手我能摸到她的脸，哇！这才是现实。

“你醒了。”平淡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小界莫大的喜悦，她眼中竟然闪出了连我都未曾见过的火花，“你都昏迷了二十多天了！”

“我听到你在叫我，当然要醒过来。”我连忙奉献上近一也月来都没说的甜言蜜语。

环视一下四周才发现这里是个典型的医院病房。

“你出了车祸……”小界刚要说个来龙去脉。

房间里呼啦一下涌进来一堆人。

“朗晴！你醒了啊！”三上扑到我的床上。他幅表情与其叫“惊喜”，不

如说是“失望”要来得更贴切。

“你知不知道你很重？！”待发现自己腿没受什么伤，干脆一脚把他踹下去。

“朗晴你没死啊……”

苏话还没说完就遭我横了一眼：“你是不是希望我最好成为植物人，长眠不醒？”

“我没这个意思……刚会说话就开始糗人。”

“那表示朗晴恢复得很好。”

“没人象她被车撞得鲜血四溢还能恢复得那么快的。”

“是哦，当时师父把她抱起来的时候，血从袖管里象流水一样蜿蜒而下。”
是吗？还好、还好、还好小界当时不在场。

“朗晴，我以为你要有王子的吻才能醒得过来呢。”高庙增指指身后的御风巴。咦？他也来啦？当时他就在我身后吧？

对了，引起这场车祸的罪魁祸首外祖母呢？我又想到最后看到的那张笑脸，还有梦境里她歇斯底里的样子。

这个念头一慌而过，继而，主治医生、护士、父母都进来了，病房一下变得拥挤起来。我的思维也渐渐地开始拥挤，把外祖母撇在了大脑之后。

因为经常受伤的缘故吧，我的伤好得很快。被这么大一辆卡车撞到，不到半个月我竟然能够站起来了，被三上说成是动物神经。我也知道外祖母只不过是来让母亲回去的。

哈！一贯顺从的母亲这回竟然决定留在父亲身边，爱情的力量真伟大。虽说血浓于水，但每个人都有寻找自己生活的权利，外祖母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尽管去统治她一个人的天下吧。

我一直期待出院的日子，每天在镜中视察自己的伤口。肩部裹着绑带的我，在镜子里面显得很臃肿。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我”，躺在棺木里的她，也被纱布紧紧裹着，他们说她几乎被地铁撞成了碎片，一个人就这么刹时灰飞湮灭，而外祖母在葬礼上痛苦欲绝。

“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母亲安慰葬礼上呆呆的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发生了些什么。

也许，真的是我“谋杀”了她。

“不是你的错！”镜子里的“她”好象也这么对我说。

“你真这么想吗？朗晴。”我问。

她笑笑，又渐渐隐没在我的影子里。

“别逃走！朗晴你回答我！”我捶着镜面，直至它出现了裂纹。

门在这时被匡然撞开，小界和高庙增冲了进来，风风火火的。

“你在干什么啊？！”她审查我差点被玻璃割开的手，嗔怒道，“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吗？”

“啊，我忘了。我已经习惯被你照顾了。”我对她做鬼脸。

高妙却严肃地问我：“你刚才对镜子在喊些什么？”

“没什么，发泄发泄罢了，你知道我闷不住的。”

“不是吧，你为什么对镜子里的人喊‘朗晴’？”

“镜子里的不就是我吗？”

“……”

我自信骗过了他们。但走出病房的时候，高妙却说：“好好休息，雨痕。”

“恩。”糊里糊涂的我竟然答应了。

“你真的是雨痕！”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肩大喊道，“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吓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透明，被别人深深看穿。而小界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却树起了耳朵。

同是从水城到京都的高妙自然知道我的历史，好象瞒不过他了。

“你……听错了。”我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朗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学不会怎样骗人。”小界说。

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吗？

“那……你把所有人都叫来吧……我……坦白。”

有个名字我放弃的十几年天野朗晴。

朗晴和雨痕，是日下族和天野家族各自传奇故事的产物。

朗晴的名字缘自于：久雨的春季突然放晴的日子母亲生下了她，紧接着而来的雨痕，是因为外祖母在久雨放晴的太阳下，发现天空中悬挂了一道彩虹。那是雨季留下的痕迹。

在我长大到能独立思考的年龄，却发现了一件事外祖母以截然相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姐妹俩。

我很困惑，虽然我一直是受优待的那个。但双胞胎不就是应该拥有相同的血缘、相近的外表、相似的名字……吗？但为什么外祖母就是不能平等的对待我们呢？

我想是因为截然相反的性格吧。

朗晴活泼、自信、开朗得近乎放肆。而晚生一点的我没有什么特色，只是很听大人的话而已。

外祖母偏偏对我很放心。说朗晴完全是佐依的翻版。那个从未谋面的阿姨听说很伤外祖母的心。但她不应该迁怒于朗晴啊。虽然对外祖母的做法不满意，而我却敢怒不敢言。

但我对姐姐的仰慕几乎到崇拜的地步。

我会的，她都会；她会的，一大半我不会。

她应该是世上最好的姐姐了，教我、宠我、还替我挡掉很多麻烦。其实私下里我也会叛逆，但罪责都是朗晴担当着罢了。

如果时间可以回朔，我决不让自己那么懦弱。

那一天就是因为我听信传说：地铁的车轨附近有会发亮的许愿石。才拖着朗晴躲开来接我们的司机，偷偷跑到地面地铁的车轨附近。

“那都是别人瞎说的。哪有什么许愿石”朗晴看我那么认真，好笑的说，“你有什么愿望直接对我说好啦，我来替你实现，保准比许愿石还要灵哦。”

“传说总有其原因的嘛！”我固执己见。

“随你。”她做个鬼脸，远远地蹲在一旁看我埋头大找。

大概很长时间过去了。

“喂！车要来了。”朗晴嘴里衔着草根招呼我。

“我还没找到呢。”况且也没有听到车笛声。

“待会儿，车来了别叫我救你哦。”

地铁从地底冒出来，毫无顾念气休休地冲过来。

我气定神闲地接着低头找。朗晴会在最后一刻把我推开的，她总有过人的运动神经。

车已经近了，她依然沉默着。预感不安的我抬起头。我和她，一个在车轨上，一个在路基旁面面相觑着，象在照镜子：双方都看到了各自脸上的不安和紧张。

朗晴会抛弃我吗？这个念头一瞬间在我脑海闪过，竭力又想把它忘掉。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象想回应我一般，朗晴向我扑来……随后车祸发生了。

她的速度毕竟快不过车子因为还要照顾到我。

最让我伤心的却是外祖母。醒过来听到的不是别人安慰的话，却是她在病房外追问孩子的身份。如果她知道活下来的人是我大概会无比开心甚至轻松吧。

但鬼使神差的，我告诉她：“我是朗晴。”

真的好希望能找到“许愿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时间倒流。

我会在朗晴象我扑过来的一刹那，紧紧拽住她，决不放手！如同在母体里一样，彼此相拥、彼此依偎。

就算不能共生，也决不独自苟活。

只是。

这世界上，没有“许愿石”。

那段路轨上的每块石头，都象被朗晴的血浸染过，在我眼里一片血红。

如果，我能乖乖地离开路轨；如果，我也能反抗外祖母；如果，我是早出生的那个；如果，……

但是，人不能一直活在“如果”里。

成为朗晴，让这个名字继续活着，就成了我赎罪的方式。

唯一的方式。

“你撒谎！！”

外祖母的一声厉吼，撕裂了病房里沉默的氛围。

“到现在你还在编故事？你害死了雨痕，过了十多年了，还要诽谤她？是不是当朗晴当腻了？想换个名字活活看？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你凭什么当雨痕！把雨痕还给我！”

如果……如果当初死掉的是你就好了……”

“妈妈！别这样！！”若不是父母紧紧拉着她，也许外祖母当时又要扑过来了。她的手向前虚空地抓着，象只被激怒了的猛兽，要把对手活活撕碎。

“我也希望，当初死掉的那个人是我就好了。”我往后靠在枕头上，第一次正视外祖母的眼睛，紧张得牢牢拉住小界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蕴涵着暴雨来临之前雷霆万钧的怒火。

她是我的外祖母吗？那个小时候时常抱我的老人吗？怎么看起来我和她有杀父之仇？

“你撒谎……你撒谎……撒谎……”

“别让她靠近朗晴！”御风已喊道。

“拉她出去……”

三上付之以行动，而苏苦口婆心地劝着他的姨婆，医生、护士也都拥挤住了门口，高妙正不知所措，百慕川冷眼旁观。

好乱的一切，和十几年前的场景很象。

我转过脸，镜子里有副欲哭不能的表情。

“热闹吧，朗晴。”我对着“她”苦笑，“你倒可以超脱这一切了。”

咔嚓一声巨响！突然来临、毫无警戒地插入乱成一团的人群里。

镜子，镜子碎成了无数片散在地上。是小界，她对镜子扔过去一个茶杯。

所有的动作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张大嘴，看着一脸若无其事的她。好象刚刚才发现她的存在。当然也包括我。

“我问你，”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端倪，一贯贤淑端庄的表情，“你到底是天野朗晴，还是天野雨痕？”

“当然是……”后半句噎住了。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但最后依然是一脸白痴的表情。

“我先声明哦，我所能接受的只有天野朗晴一个人而已。”她慎重地说，为了让一屋子呆若木鸡的人能听得更清楚，又重复道，“我只认识一个名叫朗晴的女孩，也只和她一起生活过……”

“朗晴，朗晴，我是朗晴！”我急吼吼地喊，惟恐被她遗弃一般。

“那么，什么事也就没有了，你还是你啊。”小界很满意我的回答，轻轻捋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没什么变动嘛：朗晴活着、雨痕死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场车祸还要拖到现在来议论吗？要我说，除了朗晴的身上多了几圈绑带以外，其他人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吧。至于这位夫人……”

小界看了外祖母一眼，斜过去的眼神有种邪气的美，这时候她象极了她的父亲。

“至于这位夫人，我记得你已和她脱离关系了吧，她是朗晴亦或是雨痕，干卿底事？”

“……”

一屋子的瞠目结舌！

“哇……小界你好伟大！……”还是我先打破了沉默。怎么没发现安安静静的她有这么好的口才？这是我的幸福呢？还是代表我未来的日子将不好过？

“你是她的什么人？！”外祖母挣脱了御风巴手下的束缚悻悻的说。

“她是我的所有！”

“肉麻！”头上挨了小界的一记爆栗。

“你大概还不知道，”外祖母整了整衣冠，用一种很阴森的语气说：“日下家的孪生子，长者都被诅咒过，和她亲近的人也会一生不幸！”

“妖言惑……”我的大声抗议又被小界打断。她今天话好多哦。

“朗晴已不是孪生子了，她现在是唯一的！”

“唯一？对你而言吗？”我紧盯不放地问她。

“对所有的人。”

啊？失望。

“哼……好吧。那么我只能为你祈祷了。”外祖母终于败给了小界。

“不要太相信诅咒，它只会套牢迷信的人。”对着外祖母离开的背影，小界“欢送”了她一句。

“小界，那你不信诅咒喽？”我问。

“我信啊！但你的性格简直百毒不侵，诅咒又有有什么用？”小界又恢复了以往乖乖的她，文文静静地笑着。

一想到刚才她那么的强悍，如今马上对着她的笑容可掬，怎么有种受骗的感觉？

“小界啊。”

“恩？”

“你刚才……好……漂亮哦。”

“是吗？”她又开始斜眼看我，就是这个表情啦，让我爱得要死。

“真的哦！真的哦！……”没被石膏封住的嘴受不住自己的看管，甜言蜜语再度泛滥。房间里的人渐渐地少了，不必找什么借口，都悄悄地溜了出去。

等到大家都走光了，房间里只有小界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满地的碎镜子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以前只有自己和镜中的两个“朗晴”，现在一地的“朗晴”对着我傻笑。

小界一边收拾一边安慰我：“思念总有期限的嘛。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

“期限？”

“对啊，就象所谓的诅咒也有期限一样。象你的外祖母就是看不破这一点才迷失于其中的吧。”

“那么……那么对一个人的爱会不会有期限呢？”

“那要看你爱的是什么人了。”

“唔……要是爱上的是个‘万寿无疆’的吸血鬼呢？”

“咦？！”小界诧异地抬起头。

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那……那份爱也会‘万寿无疆’吧。”

哇！好棒！

窗外一声惊雷。浓云密布、继而雷霆万钧、转眼大雨倾盆。

在云层的滚动下，依稀还能看到偶尔露出来的湛蓝天色。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我保证。

“这有什么稀奇！你偷听预报的嘛。”

“预报说什么？”

“明天万里无云”

完

City 留言：哇哈哈！《天堂鸟》终于杀青喽！City 我开心得想跳“土风舞”。哈哈，边上有人说跳舞不如跳楼过瘾，看在我心情大好的份上，不和他计较。故事基本上是写完了，至于细枝末节就去看《篇外篇》吧，假如有人觉得故事很棒，一定要告诉我哦！

City 我会拿来当最珍贵的回忆，等七老八十的时候去回想。但若有人觉得写得很臭，用头撞显示屏我也管不着。

好啦，留言就留到这里吧，我就知道没几人要看City的“吠话”，自吹自擂也要有个限度。抹脚-----溜啦！-----

City

